学校代码：10270　　学号：222200858

上海师范大学

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
——阿奎那与瑞登堡基督论之比较

学　　院：哲学与法政学院

专　　业：宗教学

研究方向：基督教专题研究

研究生姓名：周玉阳

指导教师：吴广成副教授

完成日期：2025年3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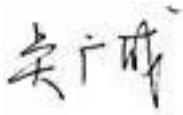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2025 年 3 月 28 日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暂缓出版的论文在公开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期：2025 年 3 月 28 日

摘要

基督教传统中对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关系的理解，自迦克墩会议(451 年)确立"一位二性"教义以来，始终是基督教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首次提出“本性合一"(unio essentialis)概念，通过比较分析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论与近代神秘主义思想家以马内利·瑞登堡的基督论思想，揭示基督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论文采用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方法，结合系统神学与历史神学的研究进路，系统梳理了基督论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发展脉络，重点分析阿奎那与瑞登堡思想的历史性承接关系。研究发现，"位格合一"强调神性与人性在单一位格中的静态共存，而基于瑞登堡思想提出的"本性合一"则通过动态的"荣化"(glorification)过程实现神性完全充满人性，从而深化了对基督复活后状态的理解。这一理论建构不仅反映了基督论思想从静态到动态的历史性发展，也对救赎论产生了新的理解：人的得救不再仅仅依赖于对基督代赎的信仰，而是一个效法基督样式、逐步转化的动态过程。此外，"本性合一"论彰显了神性始终保持独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征，为当代灵性实践和宗教间对话提供了重要启发。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在于首次提出"本性合一"(unio essentialis)这一原创性概念。该概念基于对瑞登堡基督论思想的系统研究，不仅揭示了基督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动态过程，也为理解基督论从"位格合一"到动态结合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这一研究不仅为理解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现代宗教研究、宗教实践和跨宗教对话（特别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本性合一、位格合一、基督论、救赎论、瑞登堡、阿奎那、跨宗教对话

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esus Christ's divinity and humanity in Christian tradition has remained a crucial topic in the study of Christ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451 CE) established the doctrine of "one person in two natures." This study introduc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ncept of "Essential Union" (unio essentialis)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ristolog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dieval scholastic philosopher Thomas Aquinas's theory of "Hypostatic Union" (unio hypostatica) and modern mystic Emanuel Swedenborg's Christological thought.

Employing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combined with systematic and historical theological approache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ology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ime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between Aquinas and Swedenborg's though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while the "Hypostatic Union" emphasizes the static coexistence of divinity and humanity within a single person, the "Essential Union" derived from Swedenborg's thought achieves the complete infusion of divinity into humanity through the dynamic process of "glorification," thereby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Christ's post-resurrection state. T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ristological thought from static to dynamic models but also brings new insights to soteriology: human salvation is no longer solely dependent on faith in Christ's vicarious atonement but becomes a dynamic process of gradual transformation following Christ's pattern. Furthermore, the theory of "Essential Union" highlights the perpetual unity and indivisibility of divinity, providing significant inspiration for contemporary spiritual practices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original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Essential Union" (unio essentialis). Based on a systematic study of Swedenborg's Christological thought, this concept not only reveal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union between Christ's divinity and humanity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ology from "Hypostatic Union" to dynamic models of union. This research not only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but also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odern religious studies, religious practice,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particularly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Christology, Hypostatic Union, Essential Union, Christology, Soteriology, Aquinas, Swedenborg,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目录

摘要 I
目录 IV
绪论 1
一 研究意义 1
二 研究方法 2
三 论文结构 2
四 文献综述 3
第一章 托马斯·阿奎那的“位格合一”理论 13
第一节 位格合一理论的历史语境与思想渊源 13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13
二 早期教会的基督论争议 14
三 经院哲学的兴起与基督论研究的革新 15
四 阿奎那的时代背景 16
第二节 位格合一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17
一 本性与本质概念 18
二 位格概念的界定 19
三 存在与附存概念 21
四 论证的哲学基础 22
五 论证的核心命题 24
第三节 位格合一论的系统论证 26
一 位格合一的可能性论证：形而上学、逻辑与实践的统一 26
二 位格合一的必然性论证：救恩、本体与目的的圆融 29
三 位格合一理论的辩护：系统回应与整体论证 30
四 位格合一理论对其它结合方法的系统批评 32

第四节 位格合一论的理论评价 38
一 理论的核心成就 38
二 理论的局限性 39
三 对新诠释的需要 41
第二章 以马内利·瑞登堡的“本性合一”理论 42
第一节 瑞登堡的神学背景与思想渊源 43
一 18 世纪欧洲思想文化语境 43
二 瑞登堡的思想发展历程 44
三 独特的认知方法论体系 48
第二节 本性合一论的理论构建 49
一 概念界定与理论渊源 49
二 理论基础的三重维度 54
三 理论的救赎论阐释 57
第三节 本性合一的实现过程 60
一 基督生平中的渐进实现 60
二 合一的离散层级发展 66
第四节 本性合一论的理论评价 70
一 理论的核心成就 70
二 理论的局限性 71
三 理论的发展前景 72
第三章 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 42
第一节 两种基督论的本质差异 75
一 思维模式的根本差异 76
二 认知方式的本质区别 78
三 救赎论视角的重要转变 79

第二节 基督论思维的典范转移 82
一　转移的历史进程 82
二　从对立到统一的转换 86
三 新范式的建构过程 91
第三节 范式转换的神学意义 95
一　理论突破与实践成果 96
二　神学思维的深化 98
三　当代神学的启示 104
结论 108
致谢 110
参考文献 111

著作缩写说明

一 托马斯·阿奎那的主要著作

缩写	拉丁文名称	中文译名	引用格式示例
ST	Summa Theologica	《神学大全》	ST III, q.2, a.8
SCG	Summa Contra Gentiles	《反异教大全》	SCG III, 25
DV	De Veritate	《论真理》	DV q.1, a.1
De unione	De unione Verbi incarnati	《论圣言的位格合一》	De unione, a.1
De trinitate	De trinitate	《论三位一体》	De trinitate q.1, a.1
De reddemptione	De reddemptione	《论救赎》	De reddemptione q.1, a.1
DEE	De Ente et Essentia	《论存在与本质》	DEE, c.4

二 以马内利·瑞登堡的主要著作

缩写	英文名称	中文译名	引用格式示例
AC	Arcana Coelestia	《天堂的奥秘》	AC n.19
AE	Apocalypse Explained	《启示录诠释》	AE n.35
CL	Conjugial Love	《婚姻之爱》	CL n.23
DLW	Divine Love and Wisdom	《圣爱与圣智》	DLW n.5
DP	Divine Providence	《圣治》	DP n.75
HH	Heaven and Hell	《天堂与地狱》	HH n.105
NJHD	New Jerusalem and its Heavenly Doctrine	《新耶路撒冷及其天堂教义》	NJHD n.1

缩写	英文名称	中文译名	引用格式示例
SS	The Doctrine of the New Jerusalem Concerning Sacred Scripture	《新耶路撒冷教义之圣经篇》	SS n.12
TCR	True Christian Religion	《正信的基督教》	TCR n.9

绪论

一 研究意义

基督论作为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议题，其关键问题——基督神性与人性关系的结合——贯穿了基督教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从早期教会的三位一体争论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系统化建构，再到近代神秘主义的兴起，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都试图从不同视角回答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一发展脉络中，托马斯·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1]和以马内利·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2]分别代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与近代神秘主义的两种典型进路。

托马斯·阿奎那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性框架，阐释了基督神人二性在单一位格中的共存，为中世纪基督论提供了逻辑严密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一静态的结合模式未能充分解释基督复活后状态的动态转化过程，其局限性也成为近代神学探索的重要起点。瑞登堡则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通过“荣化”概念提出了全新的基督论模式。他认为基督通过逐步驱除从马利亚继承的人性，最终穿上完全的神性，成为“神性之人”。这一动态的转化过程深化了对基督复活后状态的理解，也对传统基督论的静态框架提出了挑战。

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基督论从静态到动态的历史性转变，也反映了中世纪与近代神学在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深刻差异。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托马斯·阿奎那和瑞登堡基督论思想的单独研究，而对两者的系统比较尚属空白。本研究首次从静态与动态基督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多维度的比较分析，揭示两者在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异同，并探索其对当代神学研究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当代神学对基督复活后状态的动态理解、灵性实践的深化以及宗教间对话的理论支持方面，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1]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其《神学大全》系统融合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是天主教会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并不是阿奎那首创，而是他继承并系统化了这一教义传统。

[2] 以马内利·瑞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科学家和神学家，早年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后期转向神学思考。瑞登堡著作中并没有“本性合一”（unio essentialis）这一名称，但关于“神性本质与人性本质的结合”在著作中数百次提及（de unione Divinae Essentiae Domini cum Humana, et Humanae cum Divina）；本研究首次表述为“本性合一”概念。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维度的研究方法体系，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分析法：通过对托马斯·阿奎那和以马内利·瑞登堡原典的深入解读，提取其基督论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同时，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两种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争议，在此基础上揭示两者的思想背景和理论逻辑。

2.比较研究法：本研究从概念、方法论和本体论三个层次，系统比较阿奎那的“位格合一”与瑞登堡的“本性合一”两种理论，探索其在基督神人关系问题上的异同，特别是两者在复活后基督状态理解上的差异，为基督论的历史性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3.历史研究法：结合中世纪经院哲学与近代神秘主义的思想背景，分析两种理论的形成条件及其历史性意义。通过考察基督论从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轨迹，揭示基督论在不同时代的思想转型与方法论变革。

4.应用研究法：探讨两种理论对现代神学研究、灵性实践和宗教对话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动态基督论的构建和实践层面的潜在价值。通过对阿奎那和瑞登堡的思想进行现代诠释，为当代神学和宗教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三 论文结构

基于研究主题与方法，本研究按照以下结构展开论述：

1. 引言。明确研究背景、问题意识及研究意义，阐述研究方法与框架。

2. 文献综述。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基督论的研究现状，包括托马斯·阿奎那“位格合一”理论、瑞登堡“本性合一”理论及两者比较研究的不足，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3. 第一章：托马斯·阿奎那的“位格合一”理论。分析托马斯·阿奎那“位格合一”理论的历史背景、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探讨其逻辑体系与局限性。

4.第二章：以马内利·瑞登堡的“本性合一”理论。研究瑞登堡“本性合一”理论的神学背景、核心概念及其动态特征，特别是“荣化”过程的理论创新。

5.第三章：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从历史发展与理论比较的角度，系统分析两种基督论的异同，并探讨其现代意义。

6. 结论。总结研究成果，提出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并对未来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通过上述结构安排，本研究不仅展现了基督论发展的历史脉络，还为当代神学与灵性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四 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和学术意义

基督论作为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议题，围绕“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如何结合”这一问题展开[3]，直接关系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和神学体系的构建。自古以来，基督论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范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位格合一论（unio hypostatica）与18世纪瑞典神学家以马内利·瑞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的本性合一论（unio essentialis）[4]。选择阿奎那和瑞登堡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不仅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启蒙时代神秘主义的巅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理论体现了基督论从静态到动态、从理性到灵性的重要转变，为我们理解基督论的历史发展和现代意义提供了独特视角。

阿奎那继承并发展了迦克墩信经（Chalcedonian Definition，451）的传统，提出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在单一位格中“无混合、不改变、不可分割、不可分离”

[3] Rahner K. Current Problems in Christology [A]// Rahner K.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 Trans. Cornelius Ernst. Baltimore: Helicon Press, 1961: 149-200.

[4] "本性合一论"（unio essentialis）是本研究基于瑞登堡著作中对耶稣的神性本质与人性本质之结合（de unione Divinae Essentiae Domini cum Humana, et Humanae cum Divina）的系统论述而提出的学术概念。这一术语虽为本研究首创，但其内涵完全建基于瑞登堡的神学思想体系。

（inconfuse，immutabiliter，indivise，inseparabiliter）[5]。这一观点在《神学大全》第三部分得到了系统阐述（ST III, q. 2）。这一理论强调神性与人性在位格中的和谐共存，保留了两性的完整性。而瑞登堡则从神秘主义和启示神学的角度，提出通过荣化（glorification）过程实现神性对人性的逐步转化，最终达到完全统一。[6]基督论的发展历程不仅体现了对神性与人性结合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展现了从静态到动态、从理性到灵性的思想演变。阿奎那的“位格合一”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巅峰之作，其理性框架为后世基督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瑞登堡的“本性合一”则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通过强调“荣化”和“神性之人”（Divine Human），为基督论注入了动态过程的视角，形成了对中世纪传统的深化与超越。这两种理论的比较研究不仅能揭示基督论思想的历史演变，还能为我们理解现代神学中理性与灵性、静态与动态的辩证关系提供重要启示。通过深入探讨这两种理论的异同，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基督论的核心问题，并为当代神学对话提供新的思路。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具有以下重要意义：（1）填补学术空白：尽管学界对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和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已有一定研究，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阿奎那“位格合一”的理性框架分析，以及瑞登堡“本性合一”的神秘主义特征的探讨，但尚未对两者之间的历史性发展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在基督复活后状态的理解上，如何从阿奎那的“神性与人性并存”发展到瑞登堡的“完全神性化”，仍缺乏深入探讨。（2）推动系统神学发展：通过分析两种基督论模式的理论构架，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基督教思想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轨迹，也为系统神学的现代建构提供了重要资源。正如 Pannenberg（2004）所言，历史性神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对于构建现代系统神学具有重要价值。[7]（3）创新研究方法：本研究结合历史分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为理解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传统的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在探讨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基督论诠释方法的差异时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意义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现代神学对话的促进。本研究通过比较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与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在基督的神人关系这一核心问

[5] "不相混淆，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inconfuse，immutabiliter，indivise，inseparabiliter）出现在迦克墩信经中。参见 Tanner，Norman P.，ed.，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Vol. 1: Nicaea I to Lateran V (Washington，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0)，86-87.

[6] TCR n,104-105。瑞登堡在这些段落中详细阐述了主通过荣耀化过程(glorification)将其人性荣化为神性的过程；另见 AC 1603，2033，其中详细解释了这一过程是如何通过试探与得胜逐步完成的。

[7] Wolfhart Pannenberg.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1. London: A&C Black, 2004: 10-11.

题上，展现了两种神学传统的异同。这种比较不仅揭示了经院哲学与神秘主义传统在基督论上的差异，也为现代神学界提供了新的对话契机。例如，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阿奎那的理性主义方法与瑞登堡的启示神学视角之间的对话，可以为不同神学传统的融合与创新提供启发，从而推动当代神学界对基督论的更深入讨论。（2）中国神学研究的发展。对于中国的神学研究而言，本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一方面，中国学界对阿奎那的研究已有相当积累，但对瑞登堡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基督论的系统研究仍属空白。目前国内关于瑞登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科学成就和神秘主义[8]以及对应理论对文学艺术的影响[9]，对其基督论的专门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成果。另一方面，系统性比较两者的研究更属空白。本研究通过引入这一比较视角，为中国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深化对基督教经典神学传统的理解，并推动中国神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1）回应现代信仰挑战。在现代社会中，信徒常常面临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张力。本研究通过比较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与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为信徒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资源。例如，阿奎那的理性主义方法可以帮助信徒在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中找到平衡，而瑞登堡的荣耀化过程理论则为灵性成长提供了内在路径，启发信徒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实现信仰的内在统一。（2）推动跨文化神学对话。在全球化背景下，本研究通过比较阿奎那与瑞登堡的基督论观点，探索东西方神学传统在基督的神人关系问题上的异同。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传统与瑞登堡的启示神学视角之间的对话，不仅可以弥合不同文化传统的分歧，还能为基督教神学的全球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瑞登堡的神学思想体系，正如 Lamm 在其开创性研究中所展示的，通过将理性与启示、科学与信仰相结合的方式，为现代神学对话提供了独特的视角。[10]

（二）阿奎那位格合一理论研究现状

---

[8] 李珺平.波德莱尔应和论与斯威登堡通灵术——兼及康德[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30(05):1-5.

[9] 张鹏峰,詹树魁.论史威登堡神秘主义对布莱克诗学观的影响[J].文艺理论研究,2021,1(06):202-210.周伟驰. 史维登堡契合论与波德莱尔象征主义诗歌之关系[A]. 宗教文化出版社.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二十一辑）[C].: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11.

[10] 参见 Lamm, Martin. Emanuel Swedenborg: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Trans. Tomas Spiers and Anders Hallengren.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0, pp. 82-85，其中详细讨论了瑞登堡如何将理性思维与神秘体验相结合。

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doctrina unionis hypostaticae）是其基督论的核心，这一教义主要阐述于《神学大全》第三部（Summa Theologiae III，qq.2-15）和《反异教大全》第四卷（Summa Contra Gentiles IV，cc.27-49）。学界普遍认为，这两部著作代表了阿奎那基督论思想最成熟的阶段。阿奎那在这些著作中系统论述了位格合一的本质（natura）、方式（modus）和效果（effectus）。这一理论不仅展现了阿奎那对迦克墩信经（Chalcedonian Definition）和教父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更体现了他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的独特贡献。在位格合一论中，阿奎那致力于解决基督教神人二性基督论的核心问题：如何在基督的单一位格中同时保有人性和神性。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与偶性理论和教父传统的双重基础之上。他借用亚里士多德关于"实体"（substantia）与"偶性"（accidens）的区分来解释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中，实体（substantia）是独立存在的基础，而偶性（accidens）则依附于实体而存在。[11] 阿奎那创造性地将这一本体论框架应用于基督论，但对其进行了重要的神学转化：他强调神性位格（persona divina）与人性（natura humana）的结合方式既不同于实体-偶性关系，也不同于物质-形式结合。[12] 阿奎那将这一框架创造性地应用于基督论，提出神性是基督的本体性实体，而人性则通过"取用"（assumptio）的方式被纳入神性位格。Richard Cross 在其开创性著作《道成肉身的形而上学：从托马斯·阿奎那到邓斯·司各脱》中系统分析了经院哲学家如何运用形而上学概念阐释位格合一，认为阿奎那通过这种哲学框架，成功地为基督的神人二性提供了逻辑自洽的解释。[13]

"取用"（assumptio）概念的引入构成了位格合一论的核心。Gorman 在其早期研究中通过对《神学大全》的细致分析，揭示了阿奎那如何理解基督的复合性质，同时又保持神性的单纯性。[14]他在后续的专著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详细分析

---

[11] Aristotle, Categoriae, 2a13-2b7,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 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vol. 1, pp. 3-4; 参见 J. L. Ackrill, Aristotle's Categories and De Interpretatio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71-73.

[12] ST III, q.2, a.6, corpus: "Unio personalis non fit per modum accidentis, neque per modum partis."

[13] Cross, Richard. The Metaphysics of the Incarnation: Thomas Aquinas to Duns Sco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1-52.

[14] Michael Gorman, "Christ as Composite According to Aquinas," Traditio 55 (2000): 143-157, esp. 145-146。在这篇开创性的研究中，Gorman 详细分析了阿奎那如何通过复合性（compositeness）和单纯性（simplicity）的区分，调和基督的神人二性，从而维护基督位格的统一性和神性与人性的完整性。

了阿奎那如何通过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构建出逻辑自洽的基督论框架。[15]这一概念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意义，通过它阿奎那解释了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保留了两性的完整性和独特性[16]。在教父传统的继承方面，阿奎那深受迦克墩信经"二性一位"教义的影响。多米尼克会士 Gilles Emery 在其对阿奎那三一论的研究中指出，位格合一论与三位一体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神学联系。[17] 这一洞见对于理解阿奎那的整体神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揭示了基督论与三一论在救恩计划中的内在统一性。[18]阿奎那通过经院哲学的方法，使教父传统的基督论更加系统化。如 Cross 所指出，阿奎那对涅斯托留派和一性派观点的批判，展现了他独特的哲学-神学综合方法。然而，White 提醒我们注意到这种综合也面临着某些理论困境，特别是在解释位格合一的具体机制时。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系统论述了位格合一的必要性和本质。他首先指出基督降世旨在修复人类因原罪而失去的恩典，通过区分"本质"与"位格"，解释了基督人性如何被圣言承担而不构成独立位格（ST III, q.3）。相比之下，《反异教大全》则更注重理性论证，针对非基督徒特别是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系统捍卫基督教的核心教义[1920]。

关于神性简单性与基督复合性的调和问题，Gorman 指出阿奎那通过引入"关系的混合"概念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21]。Richard Cross 在其研究中（2002: 89-102）深入探讨了基督存在状态的问题，指出阿奎那在单一存在（esse）与双重存在之间的理论张力。这一观点得到了后续学者的广泛讨论，但也受到了质疑。如 Legge（2017: 145-148）就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框架[22]。Thomas Joseph White 进一步指出，虽然阿奎那的理论未能完全解决所有形而上学难题，但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与

---

[15] Michael Gorman, Aquinas on the Metaphysics of the Hypostatic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53, 73-74.

[16] 同上，35-36. 在这里阿奎那讨论了道成肉身的动机以及神性位格如何取用人性。

[17] Emery, Gilles.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St Thomas Aquin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9-195.

[18] 参见 Legge, Dominic. The Trinitarian Christology of St Thomas Aquin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3-156.

[19] Thomas Aquinas，Summa Contra Gentiles，Book IV，Chapters 27–55.

[20] Richard Cross，The Metaphysics of the Incarnation: Thomas Aquinas to Duns Scot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 89–102.

[21] Ibid.，pp. 53–54.

[22] Richard Cross，The Metaphysics of the Incarnation，part 4.

神学结合框架[23]。在系统神学研究方面，吉列·埃默里强调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与其三一论密不可分[24]。杰拉尔德·奥科林斯进一步阐释了位格合一论对救赎意义的深刻阐释[25]。在当代神学对话中，杜普依探讨了基督论与宗教对话的深层关联[26]，而德科斯塔则从托马斯主义角度发展了这一思路[27]。White 的研究指出，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通过精确的形上学分析，为理解基督一个位格中两性的关系提供了系统的思维框架。[28]

展望未来，阿奎那位格合一论研究面临几个关键方向：首先，如 White（2015: 175-180）所建议，需要深化与东方教父传统的对话；其次，按照 D'Costa（2000: 123-125）的观点，位格合一论在跨宗教对话中具有重要价值；第三，在后现代语境下，如何重新诠释这一理论以回应当代挑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如何运用位格合一论回应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应对现代性危机等议题，都是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通过多维度的深化研究和创新性的理论整合，这一古老的神学智慧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为现代神学的发展贡献独特的洞见。

（三）瑞登堡本性合一理论研究现状

瑞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是 18 世纪瑞典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之一，其本性合一理论不仅是其神学体系的核心，更对后世的神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神性与人性的探讨，他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基督论视角。这一理论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迦克墩信经与阿奎那基督论的回应与发展，将基督理解为神性与人性完全统一的体现。通过"荣化"过程，瑞登堡重新诠释了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动态性。与阿奎那的位格合一强调静态结构不同，瑞登堡提出了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性模式。这一理论创新反映了他对传统基督论的突破性理解。这一理论在瑞登堡的多部著作中得到了系统阐述，并在后世学术研究中引发

---

[23] Thomas Joseph White, The Incarnate Lord: A Thomistic Study in Christology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5), 467.

[24] Emery，Gilles.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St Thomas Aquin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 189-195.

[25] O'Collins，Gerald. Christology: A Biblical，Historical，and Systematic Study of Jes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 167-169.

[26] Dupuis，Jacques. Toward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us Pluralism. Maryknoll，NY: Orbis Books，1997.

[27] D'Costa，Gavin. The Meeting of Religions and the Trinity. Maryknoll，NY: Orbis Books，2000.

[28] White，The Incarnate Lord，175.

了广泛的讨论。在其晚年代表作《正信的基督教》（True Christian Religion[TCR]，1771）中，瑞登堡明确提出神性与人性在耶稣基督中的合一关系，并将其比喻为灵魂与身体的结合（TCR n.98）。这一观点强调基督不是神性与人性的位格合一，而是两者的完全统一。这种统一性不仅存在于基督的位格中，还贯穿于救赎的整个过程。在《圣爱与圣智》（Divine Love and Wisdom[DLW]，1763）中，瑞登堡进一步发展了本性合一的思想，提出"神性的人性"的概念，认为基督是神性智慧在人间的完美体现，神性通过人性显现为具体的行为与爱。《天堂的奥秘》(Arcana Coelestia[AC]，1749-1756)作为瑞登堡的早期神学著作，其中本性合一理论的雏形已经显现。他通过对圣经的象征性解读，揭示了神性与人性统一的必要性。这一时期的瑞登堡思想仍具有较强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已经开始向系统神学的方向发展。在《天堂与地狱》(HH n.59-67)中，瑞登堡将其神性的人性（上帝是一个神性之人）的概念与宇宙结构联系起来，认为天堂的构成反映了神性之人的投射。

根据瑞登堡在《瑞学要义》[29]中的阐述，神性与人性的统一是通过“荣化”(glorification)这一渐进过程实现的。"耶稣持续不断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被荣化时，才将纯粹的人性分离并脱去"。这一过程并非瞬时完成，而是贯穿整个生命历程："主的人性本质与神性的结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逐步实现"。这一统一最终在十字架受难时达到完满：“荣化在十字架受难中得到完全实现”。瑞登堡认为，Divine Human 是理解上帝的唯一途径："无限本身只能通过神性之人来显现"。这一理解对天堂和教会具有根本意义："整个天堂和地上的普世教会都建立在对上帝的正确认识之上"。在救赎论方面，瑞登堡强调三个核心维度：制服地狱、重建天堂秩序、为新教会做准备。这一救赎只能通过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实现："救赎非得通过道成肉身的上帝不可"。

西方学界对瑞登堡本性合一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早期的教义研究（1850-1950）、中期的比较研究（1950-1990）、以及当代的跨学科研究（1990至今）。Ernst Benz 在其重要著作中提供了对瑞登堡基督论的深入分析，特别关注其对传统基督论的重新诠释[30]。Wilson Van Dusen 从临床心理学视角探讨了瑞登堡

[29] Samuel M. Warren 编著，原名 A Compendium of the Theological Writings of Emanuel Swedenborg，中文译作《瑞学要义》，笔者已译成中文，书中内容皆取自瑞登堡原著。

[30] Benz，Ernst. Emanuel Swedenborg: Visionary Savant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 Nicholas Goodrick-Clarke. West Chester，PA: Swedenborg Foundation，2002，pp.382-385.

的精神体验，认为这些描述与现代深度心理学的某些发现具有相似性[31]。N.C. Burnham 则从结构性角度详细阐述了瑞登堡关于神性化身和荣化过程的理论[32]。在哲学研究方面，学者们特别关注瑞登堡思想与德国观念论的关系。Ernst Benz 指出，谢林对瑞登堡著作的阅读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33]。Friedemann Horn 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揭示了瑞登堡的对应理论如何影响了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的形成[34]。Inge Jonsson 的研究则展示了瑞登堡早期的科学研究如何为其后期的神学思想奠定了基础[35]。在比较宗教学领域，Wouter J. Hanegraaff 的研究对瑞登堡思想的定位具有开创性意义[3637]。Robert Kirven 指出，瑞登堡的本性合一理论与蒂利希的系统神学在理解神圣与世俗关系方面存在深层对话的可能性。Rose 在《天堂的抄写员》(Scribe of Heaven)中指出，瑞登堡对神性与人性关系的独特理解，为现代神学话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影响了后来众多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思考。[38]。

中文学术界对瑞登堡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一方面，虽然国内学界对阿奎那研究已有相当积累，但对瑞登堡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其基督论研究仍属空白领域。目前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开展：其一是对瑞登堡科学成就和神秘主义思想的考察，如李珺平对其瑞登堡通灵术与康德思想的比较研究[39]；其二是探讨其对应理论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如张鹏峰、詹树魁对布莱克诗学的研究[40]，以及周伟驰

---

[31] Van Dusen，Wilson. The Presence of Other Worlds: The Psychological/Spiritual Findings of Emanuel Swedenborg. New York: Swedenborg Foundation，1974，p.75, 89.

[32] Burnham，N.C. Discrete Degrees. Philadelphia: The Academy of the New Church，1821，pp.113-157.

[33] Benz，Ernst. Schelling: Werden und Wirken seines Denkens. Zürich: Rhein-Verlag，1955，pp.124-126.

[34] Horn, Friedemann. Schelllings 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 in ihrem Verhältnis zu Swedenborg. Zürich: Swedenborg Verlag, 1954, pp.85-87.由于语言限制，本研究无法直接阅读此德文原著，此处观点的理解受到局限，仅能通过现有英文学术文献中对瑞登堡与德国哲学思想的讨论来间接把握。

[35] Jonsson，Inge. Emanuel Swedenborg: A Drama of Creation. Trans. Tore Rosén. West Chester，PA: Swedenborg Foundation，1999，pp.178-180.

[36] Hanegraaff，Wouter J. Swedenborg，Oetinger，Kant: 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Secrets of Heaven. West Chester，PA: Swedenborg Foundation，2007，pp.67-69.

[37] Hanegraaff，Wouter J. New Age Religion and Western Culture: Esotericism in the Mirror of Secular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pp.424-429.

[38] Rose, Jonathan S. Scribe of Heaven: Swedenborg's Life, Work, and Impact.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5, pp.78-82, 212-215.

[39] 李珺平.波德莱尔应和论与斯威登堡通灵术——兼及康德[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30(05):1-5.

[40] 张鹏峰詹树魁.论史威登堡神秘主义对布莱克诗学观的影响[J].文艺理论研究,2021,1(06):202-210.

对波德莱尔象征主义诗歌的分析[41]。这种研究取向表明，瑞登堡在中文学界的接受更多停留在文学批评和神秘主义层面，而对其神学思想体系，尤其是基督论的专门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将瑞登堡与阿奎那进行系统性比较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未来瑞登堡研究的深化发展面临多重任务：首要是建立系统的研究方法论体系，整合文本分析、比较研究和现象学等多元方法，同时推进数字人文技术在文本研究中的创新应用；其次是加强跨文化对话，深化与东亚神学传统的交流，探索瑞登堡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点，以期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东西方宗教对话范式；再次是拓展当代实践维度，探讨其思想对现代神学议题的启示，考察本性合一理论在当代宗教对话中的应用价值，并研究其神学思想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回应意义；最后是推进学科交叉研究，促进瑞登堡研究与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深度融合，开拓新的研究范式。通过这些多维度的深入探索，瑞登堡思想对当代神学和人文研究的价值将得到更全面的彰显和更深入的开掘。

（四）两者比较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阿奎那与瑞登堡基督论的比较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当前关于阿奎那与瑞登堡基督论的比较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三个维度上仍存在显著不足。在理论层面，现有研究缺乏对两种理论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对基督论从静态模式向动态模式转换的分析尚不够深入。特别是在核心概念的比较研究方面，如"位格"、"本质"等概念的深层对比分析仍显不足，例如对瑞登堡"神性之人"（Divine Human）概念与阿奎那"位格合一"理论的辨析未能深入展开，理论创新点的提炼也不够清晰。这种理论层面的局限性直接影响了比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方法论层面，现有研究的比较视角相对单一，多局限于教义层面的对比，缺乏多维度的方法论分析框架。跨学科研究视角的缺乏尤其明显，无论是哲学人类学的视角、现象学方法的运用，还是解释学传统的整合，都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运用现代诠释学方法解读两位思想家的文本时，缺乏系统的方法论框架支撑。这种方法论上的局限不仅制约了研究的深度，也影响了比较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41] 周伟驰. 史维登堡契合论与波德莱尔象征主义诗歌之关系[A]. 宗教文化出版社.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二十一辑）[C].: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11.

在实践应用层面，现有研究对两种理论在现代神学实践中的指导意义探讨不够充分。 例如，如何将瑞登堡的本性合一理论与阿奎那的位格合一理论整合应用于现代宗教对话实践，这一问题在跨宗教对话的应用研究方面尤其薄弱，与当代灵性实践的联系也有待加强。在后现代语境下，如何创新性地诠释这两种理论，使其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建设产生积极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这种实践层面的局限性使得理论研究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明显断裂。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这些问题恰恰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本研究将致力于建立系统的比较分析框架，深入揭示基督论从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脉络，并着重探索两种理论在现代语境下的实践意义。通过多维度的深入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两种理论的理解，更能为当代神学发展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同时为跨宗教对话和现代灵性实践开辟新的可能性。

第一章 托马斯·阿奎那的〝位格合一〞理论

第一节 位格合一理论的历史语境与思想渊源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基督论研究中，"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42]理论是理解基督神人二性关系的核心理论之一。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中对这一理论的系统阐述，代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巅峰成就。作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迦克墩会议确立的正统教义[43]，更通过融合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概念工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框架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神学发展，至今仍是天主教会理解基督论的重要基础。

阿奎那的学术贡献深深植根于其独特的生平经历。他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在本笃会修道院接受早期教育后，不顾家人反对加入了更重视学术研究的多明我会。在其导师阿尔伯特·马格努斯的影响下，阿奎那致力于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相融合。这种综合的努力在其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在《神学大全》第三部对位格合一的论述中[44]，他展现了将哲学概念与神学传统相结合的非凡才能。

近年来，国际学界对阿奎那位格合一理论的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一方面，传统的教义史研究持续深化，学者们更细致地考察了这一理论的历史脉络和概念演变。另一方面，现代神学家开始从当代视角重新诠释这一理论，试图回应现代思想的挑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方法在这一领域的运用，为理解位格合一提供

---

[42] "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一词源于希腊语ἕνωσις ὑποστατική（henosis hypostatike），拉丁语译为 unio hypostatica，中文常译为"位格的结合"或"本位的结合"。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著作中，后来成为基督论的专门用语。

[43] 迦克墩会议（451 年）确立的信经明确宣告：基督是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在一个位格中的结合，"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inconfuse, immutabiliter, indivise, inseparabiliter）。这个定义为后世基督论的发展确立了基本框架。

[44] 参见《神学大全》第三部第二题第一至六节，阿奎那在此详细论述了基督位格合一的本质、方式和效果。这部分内容构成了他基督论的核心。

了新的视角。相比之下，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仍有待深化，尤其是在现代诠释方面。

本研究将以《神学大全》第三部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阿奎那的位格合一理论。研究将首先梳理这一理论的历史语境，继而分析其核心概念和论证过程，最后探讨该理论对当代神学的启示。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基督论核心问题的理解，也为现代神学与传统教义的对话提供了重要参照。通过对阿奎那位格合一论的系统研究，我们既能准确把握其核心主张，也能为后续与瑞登堡本性合一论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

二　早期教会的基督论争议

基督论作为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议题，其发展历程反映了教会对基督身份与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早期教会时期，围绕基督的神性、人性及其关系的争议此起彼伏，推动了教义的逐步完善。这些争议及其解决过程不仅形成了丰富的神学遗产，也为后世神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早期教会的基督论争议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首先是关于基督神性的争议。在尼西亚会议(325 年)之前，亚流主义对基督完全的神性提出质疑，认为基督是受造物而非与圣父同质同荣。尼西亚会议确立了基督与圣父同质(homoousios)的教义，强调基督完全的神性[45]。其次是关于基督人性的争议。阿波利拿流主义否认基督具有完整的人性，认为道取代了人的理性心智。君士坦丁堡会议(381 年)则重申基督具有完整的人性，包括理性灵魂在内[46]。最具深远影响的是关于神人二性关系的争议。这一争议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二性如何结合，二是结合后的关系如何。涅斯托利主义主张二性分离，强调马利亚只是基督之母而非上帝之母。以弗所会议(431 年)则确认了"上帝之母"(Theotokos)的称号，强调基督位格的统一性[47]。迦克墩会议(451 年)是早期基督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会议制定的信经确立了"一位格二本性"的正统教义：基督具有完整的神性和人

[45] 尼西亚信经使用"同质"(homoousios)一词来表达基督与圣父的关系，这一用词在教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6] 阿波利拿流主义的挑战促使教会更深入地思考基督人性的完整性问题，为后世理解基督完全的人性提供了重要基础。

[47] "上帝之母"的争议实质上涉及基督位格的统一性问题，对后世的基督论产生深远影响。

性，二性不相混淆、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在一个位格里结合。这个定义为后世的基督论发展奠定了基础。[48]

表 1：早期教会基督论争议发展时间线（325-451 年）

年份	会议	争议焦点	主要对手	核心成果
325 年	尼西亚会议	基督的神性	亚流主义	确立基督与圣父同质(homoousios)
381 年	君士坦丁堡会议	基督的人性	阿波利拿流主义	确认基督具完整人性
431 年	以弗所会议	基督位格的统一性	涅斯托利主义	确立"上帝之母"(Theotokos)称号
451 年	迦克墩会议	神人二性关系	一性论	确立"一位格二本性"教义

这些争议及其解决过程形成了丰富的神学遗产，为中世纪神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特别是迦克墩会议"一位格二本性"的定义，不仅确立了正统教义，更为经院哲学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经院哲学家们在这一框架下，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概念，对位格、本性、实体等核念进行了更精确的哲学分析。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正是在这一传统基础上，结合经院哲学的方法，对基督论作出的系统阐述。

三　经院哲学的兴起与基督论研究的革新

12-13 世纪的西欧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知识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神学研究的方法，也为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的基督论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工具。经院哲学的兴起体现在三个密切关联的历史进程中：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发现、大学制度的建立，以及信仰与理性关系的重新思考。通过阿拉伯哲学家的译本和注释，特别

[48] 迦克墩信经的措辞十分谨慎，通过四个否定词("不")来界定二性的关系，这种表达方式显示了基督论命题的复杂性。

是伊本·西那（Avicenna）和伊本·洛世德（Averroes）的工作，亚里士多德的完整著作重新进入拉丁世界，为讨论本质（essentia）、实体（substantia）、位格（persona）等基督论核心概念提供了丰富的哲学资源[49]。与此同时，以巴黎大学（Universitas Parisiensis）为代表的新兴学术中心的建立，为神学研究提供了制度化的场所。"经院"（schola）一词正源于这种新型教育机构，在这里，辩证法和逻辑分析成为标准的教学方法，"论题"（quaestio）的形式得到充分发展[50]。面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带来的挑战，神学家们必须回应信仰真理与理性认识如何协调的问题。安瑟伦提出的"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原则为这一时期的神学研究指明了方向[51]。

在这一背景下，基督论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经院哲学家们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对传统基督论概念进行更精确的界定；采用"论题"形式，通过严格的逻辑步骤探讨基督论问题；在保持对传统教义忠诚的同时，强调理性论证的重要性[52]。彼得·伦巴德的《句集》（Libri Quattuor Sententiarum）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句集》第三卷专门讨论基督论问题，系统地处理了基督的位格、降生、功德等主题，采用问答式的论证方法，不仅系统整理了教父观点，更提供了深入的辩证性讨论。《句集》为后世的基督论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其方法论对整个经院哲学传统产生深远影响。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正是在这一传统基础上，通过引入更多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概念，构建了更为精密的基督论体系。特别是在位格合一理论的论述中，阿奎那继承了《句集》的问题意识，但通过更严密的哲学分析，使论证更为精确和系统。

四　阿奎那的时代背景

13 世纪是经院哲学的黄金时期，也是阿奎那（1225-1274）开展其神学工作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神学环境具有鲜明的特点，对阿奎那的位格合一理论产生了深远

---

[49]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范畴论》对基督论中本质、实体等核心概念的讨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50] "论题"形式包含提出问题、列举反对意见、确立立场和论证回应等环节，这种严格的方法论深刻影响了基督论的研究方式。

[51] 这一原则强调理性对信仰的辅助作用，表明经院哲学家们追求对信仰内容的理性理解。

[52] 这种方法论在阿奎那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神学大全》中的基督论讨论采用了这种严格的论证方式。

影响。作为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中心，巴黎大学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神学思想。在阿奎那执教期间（1252-1259，1269-1272），这里正经历着两个重要的神学论争：一方面是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争议。大学当局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态度经历了从禁止到开放的转变，1210 年和 1215 年两次禁止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直到 1255 年才完全解禁。阿奎那在这一背景下致力于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教义，他在《神学大全》中明确将哲学定位为"圣道学的婢女"（ST I, q.1, a.8）。另一方面是世俗派与托钵修会的冲突，世俗教师对托钵修会（如多明我会、方济各会）进入大学教学体系持反对态度，这场冲突既涉及制度问题，也反映了 13 世纪神学教育的深刻转型。

作为多明我会士，阿奎那的神学工作深受会内传统的影响。多明我会特别重视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这与该会的传教使命密切相关。阿奎那的导师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为他提供了研究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范例。阿尔伯图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系统研究和注释工作，为阿奎那建立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同时，多明我会的学术网络为阿奎那提供了广泛的知识交流平台。在与其他神学流派的互动中，阿奎那始终保持对奥古斯丁传统的尊重。虽然他引入了亚里士多德思想，但他对奥古斯丁著作的大量引用和诠释形成了独特的综合。以波拿文图拉为代表的方济各会学派坚持更传统的奥古斯丁主义立场，这种张力促使阿奎那更清晰地阐述自己的立场。

在《神学大全》第三部分中，阿奎那系统地论述了基督位格的问题（ST III, qq.2-6）。他的位格合一理论呈现出鲜明特点：既保持教会传统，又善用新的哲学工具；既强调理性论证的重要性，又注重概念的精确界定和逻辑推理，从而建立起系统而严密的神学体系。通过拉丁译本，阿奎那也接触到了伊本·西那等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这些思想资源进一步丰富了他的神学视野。在《论存在与本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影响的痕迹（DEE, c.4）。

第二节　位格合一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建立在一系列精确定义的核心概念之上。这些概念既传承了教父传统的思想精华，又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分析方法，通过系统的整合

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在位格合一论的诸多概念中，本性(natura)与本质(essentia)、位格(persona)、存在(esse)与附存(inesse)这三组概念最为关键。它们分别回应了第一节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各自具有何种本质规定性（本性与本质）、这两种本性在何种主体中结合（位格）、以及它们如何在这一主体中和谐共存（存在与附存）。要理解阿奎那如何解决迦克墩信经所确立的"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离、不能离散"的教义难题，就必须首先厘清这些核心概念的确切含义。

一　本性与本质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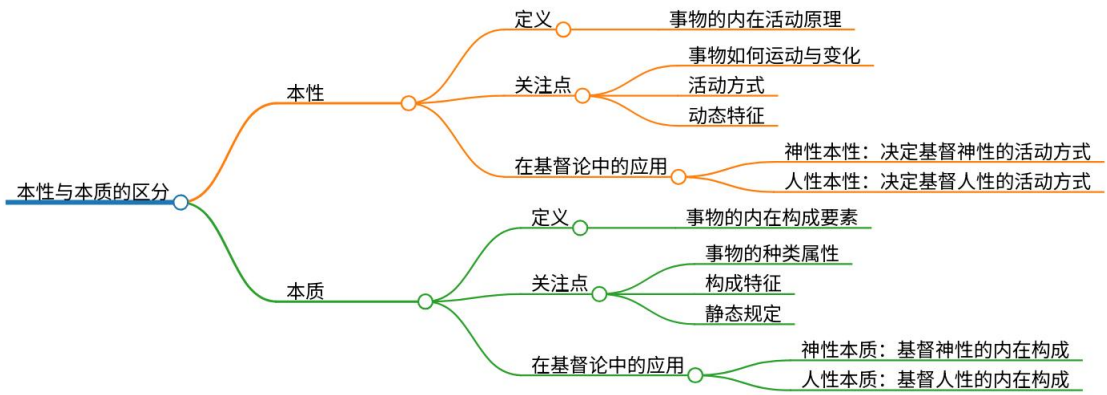
在位格合一论中，本性与本质这对基本概念构成了理解基督二性的认识基础。要准确把握这两个概念，需要首先回溯其哲学渊源，继而理解其在神学语境中的特殊内涵。亚里士多德传统中的本性概念：本性(natura)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将本性定义为"事物运动和静止的内在原理"[53]。这一定义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其一，本性是内在原理；其二，这一原理决定事物的运动与静止。阿奎那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解，在《神学大全》中进一步阐明："本性是使某物成其所是的内在原理，这原理既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也规定了其活动方式。"（ST III, q.2, a.1）在基督论语境中，本性概念获得了特殊的神学内涵。阿奎那强调，当我们谈论基督的神性本性和人性本性时，指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存在和活动方式（Cross, 2002:51）。这种理解既保持了哲学概念的精确性，又适应了神学讨论的需要。

本质概念的特殊规定：本质(essentia)虽然与本性密切相关，但有其特定的含义。在阿奎那看来，本质指"使事物是其所是的规定性"(quod quid erat esse)（DEE c.2, n.3）。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而非其活动原理。在《论存在者与本质》中，阿奎那详细阐述了本质概念的三重含义：首先，本质是事物的形式因；其次，本质决定事物的种属特征；最后，本质构成事物的可理解性基础（Gorman, 2017:45-46）。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本性与本质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图示来把握其在不同层面的区别与联系：

---

[53] Aristotle. Metaphysics[M]. Trans. W. D. Ross//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1015a13-19.

图 1：本性与本质的关系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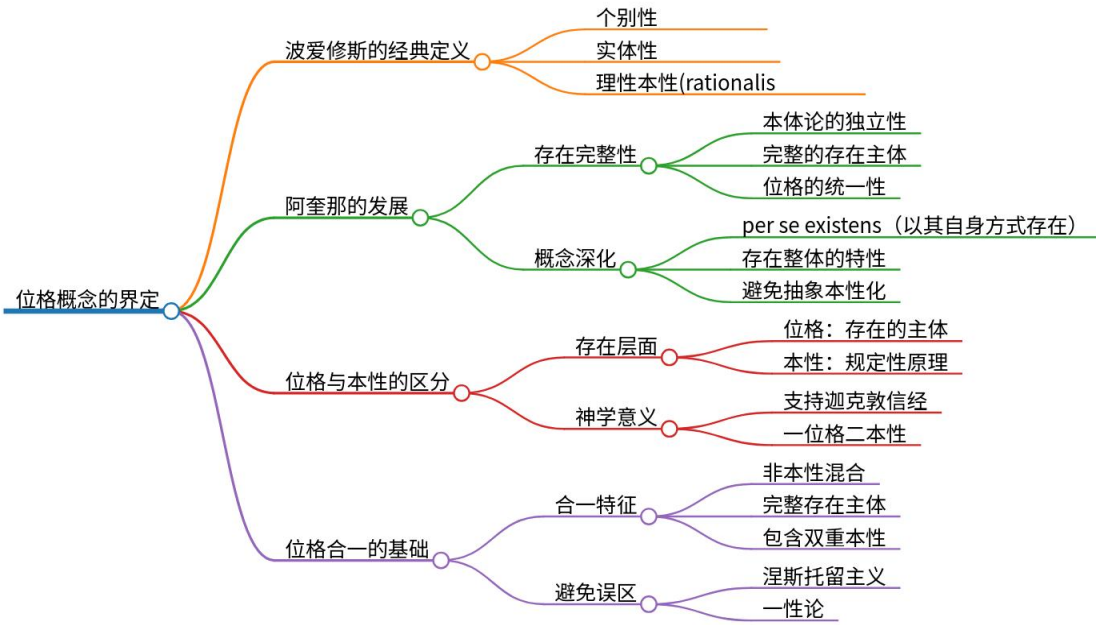
在基督论中，本质概念主要用于说明神性与人性各自的完整性。阿奎那特别强调："在基督里，神性本质与人性本质都是完整的，各自保持其固有的规定性。"（ST III, q.2, a.4）这一立场既反对了涅斯托留将二性分离的倾向，也避免了一性论混淆二性的错误。

本性与本质的关系：本性与本质这两个概念虽然有所区别，但在阿奎那的思想中形成了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在存在层面，本性关注事物的实际运作，本质关注事物的形式规定；其次，在认识层面，本性体现在具体活动中，本质体现在抽象理解中；最后，在神学层面，这种区分在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时具有重要意义。如阿奎那所言："本性指向存在的动态原理，而本质则是这一原理的静态规定。"（SCG IV, c.35, n.3）就本性而言，强调神性与人性作为活动原理的区别；就本质而言，确保两种本质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在位格合一中，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存在结构（Gorman, 2017:46）。

二　位格概念的界定

在讨论位格合一之前，必须首先明确位格概念本身的内涵。这一概念的发展经历了从波爱修斯到阿奎那的重要演进，其定义的每一个要素都对理解基督的位格合一具有关键意义。

图 2：位格概念框架



波爱修斯的位格定义及其影响：位格(persona)概念的界定在基督论中具有核心地位。中世纪神学家普遍采用波爱修斯(Boethius)的经典定义:"位格是理性本性的个别实体"(persona est rationalis naturae individua substantia)[54]。这一定义强调了三个要素:个别性(individua)、实体性(substantia)和理性本性(rationalis naturae)。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详细分析了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含义（ST I, q.29, a.1.）。

阿奎那对位格概念的发展：阿奎那在波爱修斯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位格的存在完整性。在《神学大全》第三部分关于基督位格的讨论中，他特别指出位格不仅是理性本性的个别实体，更是"以其自身方式存在的完整实在"(per se existens)（ST III, q.2, a.2.）。这一补充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强调位格具有本体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其次，它为理解基督位格的合一提供了概念基础；最后，它避免了将位格简单理解为抽象本性的倾向。[55]

位格与本性的区分：基于上述对位格概念的理解，在基督论语境中，位格与

[54] Boethius. Contra Eutychen et Nestorium[M]. c.3，n.4.

[55] Emery，Gilles.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St Thomas Aquina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02-103.

本性的区分就显得尤为重要。阿奎那强调:"位格是存在的主体，而本性是使主体成其所是的规定性原理。"（ST III, q.2, a.3.）这一区分直接关系到迦克敦信经所宣认的"一位格二本性"的教义理解。正如当代学者 Marilyn Adams 指出:"阿奎那通过精确的概念区分，为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提供了哲学工具。"[56]

位格合一的基础：正是通过以上对位格概念的深入分析，阿奎那为理解基督位格的合一性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在《反异教大全》中指出:"基督的位格合一不是本性的混合，而是在一个完整的存在主体中包含了两种本性。"（SCG IV, c.41, n.5.）这种理解实现了三重目标：首先，保持了神人二性的完整性和区分；其次，确保了基督位格的统一性；最后，避免了涅斯托留主义和一性论的双重危险。[57]

三　存在与附存概念

在对位格合一基本概念的讨论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阿奎那如何运用形而上学概念来深化对这一奥迹的理解。存在(esse, to be)与附存(inesse, to be in)这对概念的引入，不仅为理解位格合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工具，更展现了理性与信仰对话的范例。存在(esse)的概念在阿奎那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他在《论存在者与本质》中明确指出："存在是一切实在性的现实化原理"（DEE c.4, n.6）。这种理解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倾向，强调了存在作为实在性根源的首要地位[58]。正是这种对存在优先性的强调，为理解基督位格合一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之相对的附存(inesse)概念则指向一种依附性的存在方式。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解释说："附存是在另一事物中存在的方式，它依赖于其所附存的主体"（ST I, q.28, a.2）。这一概念的引入解决了前文所提出的关于人性地位的问题：它既说明了人性如何在上帝圣言位格中存在，同时也保持了人性的完整性，避免了将人性理解为独立位格的错误（ST III, q.17, a.2）。阿奎那创造性地运用这对概念来阐释基督的位格合一。在《反异教大全》中，他指出："在基督内，神性具有固有

---

[56] Adams， Marilyn McCord. Christ and Horrors: The Coherence of Christ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124.

[57] Tanner，Norma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M].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90:86.

[58] GILSON E. Being and Some Philosophers[M]. 2nd ed.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2002: 63-64.

的存在方式，而人性则以附存方式与上帝圣言位格结合"（SCG IV, c.49, n.7）。这种理解框架不仅回应了前文提出的理论难题，更具有深远的神学意义：它同时解释了神人二性如何在一个位格中共存，维护了神性的首要地位，并保证了人性的真实完整性（Torrell 2005: 144-145）。

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也反映了基督位格内部的存在层次。如阿奎那所言："在基督内，存在具有统一性，但表现为不同的存在方式"（ST III, q.17, a.2, ad 3）。在O'Collins 的分析中，阿奎那的基督论贡献体现在他对本体论概念的精确运用上。通过对存在(esse)与位格存在方式的细致区分，阿奎那成功地构建了一个既维护基督位格统一性，又能充分解释神人两性差异的理论框架。这种哲学上的精妙平衡使阿奎那的基督论避免了早期教会中常见的各种极端立场[59]。阿奎那对这对概念的运用展现了独特的方法论价值，它不仅显示了如何恰当地运用哲学概念来阐释信仰真理，更为后续的基督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然而，阿奎那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理解的限度。在《神学大全》中，他谨慎地提醒道："位格奥迹终究超越人的理性理解，这些概念的运用应当谨慎"（ST III, q.2, a.9, ad 3）。这种谦逊的认识论立场同时揭示了概念工具的有限性、信仰奥迹的超越性以及理性探讨的必要界限（Kereszty 2002: 268-269）。通过对存在与附存这对概念的分析，我们不仅理解了阿奎那如何运用形而上学概念来把握位格合一的奥迹，更看到了一种平衡理性与信仰的范例性方法。这种方法论既为本研究后续讨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基督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　论证的哲学基础

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是基督论中最核心的教义之一（Cross 2002: 1-15）。阿奎那对此的系统论证建立在多重理论基础之上。要理解这一论证的深度和创新性，必须首先厘清其理论根基。本节将从亚里士多德哲学、经院方法论、中世纪神学背景以及教父传统四个维度，分析阿奎那位格合一论证的理论基础。

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证首先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基础之上。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第一实体（substantia prima）和第二实体（substantia

[59] O'COLLINS G. Christology: A Biblical,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Jesu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8-209.

secunda），这一区分为理解位格（persona）与本性（natura）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60]第一实体指具体的个体存在，如"这个人"；第二实体则指种的本质，如"人性"。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第一实体具有独特性和完整性，而第二实体则表达普遍性的规定。[61]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采用了波爱修斯的经典定义："位格是理性本性的个体实体"（Persona est rationalis naturae individua substantia）（Contra Eutychen III.1-3）。这一定义虽源自波爱修斯，但其理论基础明显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在讨论偶性（accidens）与实体（substantia）的关系时，阿奎那特别关注了"存在方式"（modus essendi）这一概念，为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如何在不失其本质的情况下结合提供了重要工具。他在《神学大全》中论证道："在基督内的合一不是偶性的合一，而是按照位格的合一"（In Christo unio non est accidentalis, sed secundum subsistentiam sive personam）（ST III, q.2, a.6, c）。这一论述表明，阿奎那突破了亚里士多德实体-偶性的简单二分，通过引入"存在方式"的概念[62]，解决了传统实体-偶性框架难以完全解释的问题。经院哲学的方法论对阿奎那的论证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辩证法（dialectica）的运用、概念的精确界定以及系统化的追求等方面。阿奎那的神学思想延续了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的原则，这一原则集中体现于《为何为人成》（Cur Deus Homo）的序言部分（Praefatio），但更强调理性论证的系统性。在论证过程中，他采用了经院哲学典型的"问题"（quaestio）形式，通过提出异议（obiectiones）、确立权威（sed contra）、展开论证（respondeo）的结构，系统地探讨位格合一的各个层面。这种方法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更反映了一种深层的思维方式：通过严格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将信仰真理置于理性思考的框架之中[63]。

在中世纪神学背景下，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证深受当时基督论争论的影响。12世纪巴黎学派和伦巴底学派关于基督人性地位的争论（Assumptus-homo theory）为阿奎那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素材（Nielsen 1982）[64]。他特别关注了基督人性的完整性

---

[60] ARISTOTLE. Categories[M].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Ed. BARNES J.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a11-14.

[61] OWENS J. 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M]. 3rd ed.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1978: 137-154.

[62] Jean-Pierre Torrell,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ume 1: The Person and His Work, trans. Robert Royal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147-148.

[63] M.-D. Chenu, Toward Understanding St. Thomas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4), 86-96.

[64] 由于文献获取困难，具体页码未能核实，此处引用基于相关研究的二次文献整理。

问题，强调基督的人性虽然被圣言所取用（assumpta），但并未失去其本质特征。在《神学大全》中，他明确指出："基督的人性虽然在位格上与圣言结合，但保持了其本性的完整性"（ST III, q.2, a.5, ad 2）。这一立场既避免了涅斯托利派将基督分为两个位格的错误，也避免了单性论抹杀基督人性的偏差。教父传统，尤其是迦克墩大公会议（Chalcedon）的教义表述，构成了阿奎那位格合一论证的神学基础。迦克墩信经强调基督是"不混淆、不改变、不分离、不隔断"（inconfuse, immutabiliter, indivise, inseparabiliter）的神人二性的合一（DS 302）。阿奎那在此基础上，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概念，特别是实体与本性的区分，为这一教义提供了哲学解释。他指出，在基督内的合一是在位格层面（in persona），而非本性层面（in natura）的结合，这使得神人二性既能保持各自的完整性，又能实现真实的合一（ST III, q.2, a.1-2）。通过以上分析可见，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证是建立在多重理论基础之上的系统工程。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工具，经院方法论确保了论证的严密性，中世纪神学背景提供了具体的问题意识，而教父传统则确立了正统的教义界限。这些不同层面的理论资源在阿奎那的思想中得到了创造性的综合，形成了一个既忠于传统又富有创新的位格合一论证体系。

五　论证的核心命题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第三部关于基督论的论述中，围绕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展开了系统性论证。其论证结构可归纳为三个核心命题：位格的唯一性、本性的完整性以及合一的实在性。这三个命题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共同阐明了位格合一的本质特征。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III，q.2 中系统论证了基督位格的唯一性。其论证从本体论层面展开，通过对存在（esse）、本性（natura）和位格（persona）三个概念的精确区分，确立了位格唯一性的形上学基础。在这一问题中，阿奎那首先指出："存在属于本位，因为本位是具有存在者；而属于本性，是因为某物藉本性而有存在……因此，既然在基督内有两个本性而只有一个本位，必然只有一个本位性存在"（ST III, q.2, a.2, c）。这一论证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位格的唯一性提供了形上学基础。在位格概念的分析上，阿奎那特别强调了理性本性的个体实体（rationalis naturae individua substantia）这一定义。他指出："位格不仅表示个体实体，更指向其独特的存在方式"（ST III, q.2, a.2, ad3）。阿奎那进一步指出："在基督内除了永

恒的位格或本位外，并无其它位格或本位"（ST III, q.2, a.3, c）。这一论述直接否定了涅斯托利派关于基督具有双重位格的主张。阿奎那通过存在与本性的区分，为位格合一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在确立位格唯一性的基础上，阿奎那转向对两个本性完整性的论证（III，q.4-5）。这一论证的关键在于说明：位格的唯一性并不损害两个本性各自的完整性。阿奎那强调："圣言取了完整的人性"（ST III, q.4, a.3, c）。这一论述表明，基督不仅具有完整的神性，也具有完整的人性，包括理性灵魂和肉身。在论证人性的完整性时，阿奎那特别强调了理性灵魂的重要性："理性灵魂和有机的身体属于人性的完整性"（ST III, q.4, a.2, c）。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点，阿奎那引入了"工具因"（causa instrumentalis）的概念："基督的人性犹如神性的工具"（ST III, q.7, a.1, ad 3）。在工具因理论中，阿奎那区分了两种工具：无生命的工具和有生命的工具。基督的人性属于后者，这意味着它既保持自身的能动性，又服务于更高的目的。

在《神学大全》中（ST III, q.2, a.6），阿奎那论证了位格合一的实在性质。他明确反对将这种合一理解为纯粹的关系性结合或道德性联系："圣言降生的合一不是仅仅通过关系的，就像人通过爱德或恩宠与上帝结合那样，而是按照自存性或本位而言的"（ST III, q.2, a.6, c）。阿奎那强调位格合一的实在性具有多重维度：在本体论层面，这种合一涉及存在的共享；在认识论层面，它影响我们对基督的理解；在救恩论层面，它决定了救赎的可能性。这种合一的实在性体现在三个层面：存在层面上，两性共享同一位格性存在（esse hypostaticum）；本体层面上，合一发生在位格层面，而非本性层面；功能层面上，人性成为神性的工具，但保持其完整性。阿奎那特别强调："这种合一不在本性中，而在位格中"（ST III, q.2, a.8, c）。

通过这三重论证，阿奎那建立了一个既忠于教会传统又具有哲学严密性的位格合一理论。这一理论成功地调和了基督位格的唯一性与两性的完整性，同时确立了合一的实在性质。这三重论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理论的完整性，更在于它为理解基督论提供了一个综合的视角。位格的唯一性确保了基督的同一性，本性的完整性保证了救赎的有效性，而合一的实在性则为整个基督论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第三节　位格合一论的系统论证

阿奎那在论证位格合一时，创造性地将其自然神学中的论证方法应用于基督论研究。这种方法论借鉴了"五路证明"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从结果到原因的推理（via causalitatis）、否定不完善性的方法（via negationis）以及类比推理的运用（via analogiae）。通过从结果到原因的推理，阿奎那考察位格合一在救恩历史和信仰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以此推导其本体论基础；借助否定不完善性的方法，他通过排除各种不完善的理解方式，逐步接近位格合一的本质特征；而在类比推理的运用中，他在承认神学奥秘超越性的前提下，谨慎地运用自然理性可理解的类比，阐明位格合一的合理性。基于这一方法论框架，阿奎那建构了一个系统的论证体系。这个体系首先通过可能性论证，证明位格合一在形而上学、逻辑和实践层面的可能性；其次通过必然性论证，阐明位格合一对于实现救恩的适切性；最后对可能的反对意见，特别是其他结合方式的理论进行系统的批评与回应。这种多层次的论证结构，不仅展现了阿奎那思想的严谨性，也为后世的基督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范式。

一　位格合一的可能性论证：形而上学、逻辑与实践的统一

位格合一作为基督教基督论的核心命题，探讨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位格中的结合问题。这一命题不仅涉及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基础，也关乎逻辑的内在一致性和实践的具体实现。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系统地论证了这一命题的可能性，其论证体系涵盖形而上学、逻辑和实践三个维度。这种多维度的论证方式体现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特征：既注重理性论证的严谨性，又尊重信仰实践的特殊性，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寻求平衡与统一。

1.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形而上学层面的论证旨在证明位格合一这一概念的本体论基础。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明确指出："Persona divina potest sibi assumere naturam creatam... quia in persona divina non impeditur assumptio naturae creatae neque ex parte virtutis activae... neque ex parte ipsius personae"（神性位格能够取用受造本性……因为在神性位格中，无论从主动能力方面……还是从位格本身方面，都不存

在阻碍其取用受造本性的因素）（ST III, q.2, a.1）。这一基础论断为位格合一的形而上学可能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其论证主要展开为三个层面：

阿奎那首先基于存在（esse）与本质（essentia）在受造物中的实在区分（ST I, q.3, a.4），阐明了人性如何能够被赋予新的存在方式而不失去其本质规定性。这一区分使得人性作为本质可以在保持其本质属性完整性的前提下，被神性位格所承担。这为理解位格合一提供了本体论基础，说明了本性的可被承担性（assumptibilitas）。在此基础上，阿奎那进一步指出位格作为存在的完整主体（suppositum），具有承担本性的本体论开放性（ST III, q.2, a.2）。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一个位格可以在保持自身同一性的同时承担多重本性。例如，圣言位格承担人性并不改变其神性本质，而是通过位格的统一性实现了神人二性的结合。阿奎那论证道，即使在基督复活后，这种结合仍然保持完整："复活的基督具有完整的神性和完整的人性，二者皆不减损"（ST III, q.54, a.2）。

最终，阿奎那强调，位格合一的终极可能性源于圣言位格的无限性（ST III, q.2, a.1）。由于圣言位格具有无限的存有能力，其能够完全承担人性，使之获得更高的存在方式，同时保持人性本质的完整性。这种合一既避免了混淆论的错误，又克服了分离论的片面性，实现了神人二性在位格中的完美统一。

2.逻辑的可能性：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证明了位格合一在概念上的内在一致性。他的论证始于一个基本原则："Non est impossibile personam divinam incarnatam esse... quia omne quod non implicat contradictionem, est Deo possibile"（神性位格降生成人并非不可能……因为凡不包含矛盾的事，对上帝都是可能的）（ST III, q.2, a.4）。这一论证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概念层面的相容性论证。阿奎那指出，位格与本性虽有区别但并不互斥。位格作为存在的完整主体（suppositum），具有承担多重本性的本体论开放性（ST III, q.2, a.2）。这种开放性使得圣言位格能够在保持神性本质完整的同时承担人性，从而在位格的统一性中实现神人二性的结合。其次是命题系统的整体一致性论证。阿奎那证明了"圣言位格同时具有完整的神性和完整的人性"这一核心命题与基督教教义体系中的其他基本命题（如神性的单一性、位格的独特性等）之间的逻辑相容性。特别是在处理神性单一性问题时，他指出道成肉身并不影响神性的单一性，因为承担人性的是圣言位格，而非整个神性本质（ST III, q.2, a.4）。这种论证确保了基督论在整体教义系统中的逻辑自洽性。最后是可能性的类比推理。阿奎那运用"从大到小"的论

证方式，指出神性既然能够创造人性，就更能承担人性（ST III, q.1, a.2）。这种推理虽然超越了人类经验的局限，但仍严格遵循逻辑规律，为位格合一的可能性提供了理性基础。这种多层次的逻辑论证，不仅展现了阿奎那思想的严谨性，也为理解位格合一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

3.实践的可能性：实践维度的论证立足于救恩历史和信仰经验，从具体的历史实践和教会传统中，进一步证明了位格合一的实际可行性。这种论证不仅关注理论层面，更着重于在实践中验证和体现位格合一的真实性。

首先，从救恩论需求来看，位格合一满足了救恩实现的双重要求——救赎者需要同时具有神性的能力和人性的适当身份[65]。阿奎那指出："Conveniens fuit ad finem humanae salutis Deum incarnari"[ST III, q.1, a.2]（为了人类得救的目的，上帝降生成人是适宜的）。只有同时具备神性和人性，基督才能在神与人之间充当中保，完成救赎的使命。这种双重身份的必要性在教父传统中得到了广泛的确认。其次，从历史性考量来看，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生平展现了神性与人性和谐统一的实际样态[66]。例如，耶稣在行神迹时展现神性能力，而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和十字架上的受难中则完全体现了人性。早期教会的信仰实践和殉道者的见证也为位格合一提供了历史支持。这些历史见证不仅记录了基督的双重身份，更展示了这种合一在历史中的实际运作。最后，从信仰实践的角度看，教会传统中的礼仪实践，特别是圣餐礼，以及信徒的具体灵修经验，都验证了位格合一在实践层面的可能性[67]。在圣餐礼中，信徒通过领受基督的身体和血，实际参与到神性与人性合一的奥秘之中。这种礼仪性的参与不仅是对位格合一的纪念，更是对这一奥秘的实践性体验和确认。

通过形而上学、逻辑和实践三个维度的论证，阿奎那构建了一个完整而严谨的位格合一可能性论证体系。这一体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论证的完整性，从形而上学维度确立存在论基础，证明位格合一不违反基本的存在原理，从逻辑维度保证概念的内在一致性，显示其与其他神学命题相容，从实践维度则通过

---

[65] 参见《神学大全》III, q.1, a.1. 阿奎那在此详细论述了救恩论对位格合一的必要性。

[66] 关于福音书中基督神人二性的具体表现，参见《神学大全》III, q.9-15，其中系统讨论了基督在地上生活时表现出的神性与人性特征。

[67] 圣餐礼与位格合一的关系，参见《神学大全》III, q.75-77，阿奎那在此阐述了圣餐礼如何体现和传达基督的双重本性。

救恩历史和信仰经验提供具体验证；其次是方法的创新性，阿奎那成功地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传统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哲学概念来阐释神学真理，既保持了理性思维的严谨性，又尊重了信仰奥秘的特殊性；最后是影响的持久性，阿奎那的论证方式体现了信仰与理性的统一，为基督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这种将哲学与神学结合的方法，不仅维护了教会传统的正统性，也为后世的神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典范。这一论证体系的建立，代表了中世纪神学思想的重要成就，展现了理性与信仰在探讨终极问题时可能达到的和谐统一。

二　位格合一的必然性论证：救恩、本体与目的的圆融

位格合一的必然性并非逻辑意义上的绝对必然，而是基于上帝智慧和救恩计划的适切性必然（necessitas convenientiae）。阿奎那在论证这一点时明确指出："虽然上帝能以其他方式拯救人类，但圣子降生确是最适宜的方式"（ST III, q.1, a.2）。他进一步论述道："圣子位格降生最为适宜"（Convenientissimum fuit personam Filii incarnari）（ST III, q.3, a.8）。这种必然性可以从救恩论、本体论和目的论三个维度来理解。

从救恩论的角度来看，位格合一满足了救赎的普遍需求。阿奎那继承了圣亚他那修在《论道成肉身》中的核心思想，强调救赎者必须同时具备完整的神性和人性[68]。在《神学大全》中，他系统阐述了这一立场："为了完全的满赎，行动者既需要有神性尊位所赋予的无限价值，也需要具有与人类同质同性的本性"（ST III, q.1, a.2, ad.2）。作为中保，基督需要与神人双方建立本体论层面的真实联系，通过位格合一同时满足赎罪的充分价值（正义）和同质同性（慈悲）的要求。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位格合一体现了受造存在与无限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圣奥古斯丁的"参与"理论，阿奎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指出受造存在本质上指向无限存在，人性具有向神性开放的本体结构（ST I, q.12, a.1）。他强调："人的理智本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为认识上帝而被创造的"（ST III, q.9, a.2）。这种存在论的指向构成了位格合一的本体基础。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看，位格合一实现了创造的终极目的。阿奎那明确指出："通过可见之物显示上帝不可见的事物，这是最为适宜的"（ST III, q.1, a.1）。这一论述与迪奥尼修斯的等级思想相呼应，展现

[68] 亚他那修：《论道成肉身》，刘小枫主编，何光沪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78-82 页。

了可见与不可见实在的圆融统一。位格合一不仅体现在个别人性上，更彰显了整个创造秩序的终极意义："通过降生奥迹，受造物达到了与造物主最完美的结合"（ST III, q.1, a.3, ad.3）。

因此，位格合一作为实现上帝救恩计划的最适切方式，不仅满足了救恩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存在的本体要求，同时实现了创造的终极目的。这种三重维度的必然性论证，展示了位格合一在上帝计划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阿奎那的理论虽然强调神人两性的实体结合，但对于复活后基督的转化状态着墨较少。这一理论缺口在瑞登堡的著作中得到了补充，特别是通过其"荣化"（glorification）理论，详细阐述了神性如何逐步转化人性的过程（这一理论缺口在瑞登堡的著作中得到了补充，特别是通过其"荣化"（glorification）理论，详细阐述了神性如何逐步转化人性的过程（Lord n.29-35; TCR n.126-127））。

三　位格合一理论的辩护：系统回应与整体论证

基督论历史发展中，位格合一理论面临了多层面的质疑和挑战。阿奎那在其著作体系中，特别是在《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中，对这些质疑提供了系统而深入的回应。他的辩护工作不仅展现了严谨的学术特征，更为位格合一理论建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形而上学层面，阿奎那首先处理了有限与无限关系的根本问题。针对"有限与无限不能结合"的质疑，他在《神学大全》第三部分提出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他指出，位格合一并非本性层面的结合，而是在位格层面的结合："Unio non est in natura, sed in persona."（ ST III, q.2, a.1）。这种区分避免了直接处理有限与无限本性结合的困难，同时保持了结合的真实性。在《反异教大全》中，他进一步论证道："神性的完满不排除与人性的结合，反而使这种结合成为可能，因为完满的存在能够以更崇高的方式与他者结合。"（SCG IV, c.41）[69]这一论点通过存在的类比原则，展示了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可能性基础。关于神性单纯性的问题，阿奎那提供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在《论真理》中，他首先澄清了单纯性的真正含义，指出单纯性并非意味着与他者关系的不可能。相反，正是由于神性的完满单纯性，才使得它能够以最完美的方式与人性结合。他强调，位格合一并不增加或改变神性本身，而是通过提升人性来实现结合（De Veritate, q.20, a.1）[70]。这种理解

[69] "Perfectio divinae naturae non excludit, sed magis includit possibilitatem unionis cum natura humana, et hoc modo excellentiori."

[70] "Non fit mutatio ex parte naturae divinae, sed solum ex parte naturae assumptae."

既保持了神性的绝对单纯性，又解释了真实的结合如何可能。在《神学大全》中，他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强调位格合一是一种独特的结合方式，不能用自然界的任何结合方式来类比。通过详细分析自然界中各种结合方式的局限性，他展示了位格合一的超越性特征。

阿奎那还特别关注了教父传统中的位格合一思想。他指出，虽然早期教父们使用的术语可能有所不同，但位格合一的核心思想在教父传统中有着深厚的根基。他在《神学大全》中系统梳理了从亚历山大学派到迦克墩会议的神学发展，展示了位格合一理论如何在教会传统中逐步明晰化（ST III, q.2, a.6）。在逻辑层面，阿奎那处理了看似最具挑战性的矛盾律问题。他在《神学大全》中通过精确的概念分析，区分了"本性的主体"和"位格的主体"（ST III, q.17, a.1）。这一区分表明，同一位格可以在不同本性层面上具有不同的属性，而不违反逻辑的矛盾律。例如，基督可以按神性是永恒的，按人性是时间中的，这并不构成真正的逻辑矛盾。对于本性与位格关系的问题，阿奎那在《论受道成肉身》中提供了创新性的解答。他指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本性都构成独立的位格，但在特殊情况下，一个本性可以被提升到更高的位格存在方式中（De Unione Verbi Incarnati, a.2）[71]。这一论证既回应了涅斯托利派的关切，又避免了其理论缺陷。通过详细分析位格的本质特征，他展示了为什么两性一位不仅在逻辑上可能，而且在神学上是必要的。在救恩论层面，阿奎那的回应展现出特殊的深度。对于救恩有效性的质疑，他在《神学大全》中论证道，正是通过位格的合一，基督的救赎工作才能具有普遍性意义（ST III, q.48, a.2）。因为在位格层面的结合使得基督既完全代表人性，又具有神性的普遍效力。这一论证不仅回应了救恩论的质疑，更揭示了位格合一在救恩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关于中保功能的问题，阿奎那提供了平衡的解答。他在《论真理》中指出，正是因为位格合一保持了两性的完整性，才使得基督能够真正履行中保的功能（ De Veritate, q.29, a.3）。这种理解既维护了中保角色的真实性，又确保了救恩工作的有效性。他特别强调，中保的功能恰恰要求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这正是位格合一理论的核心主张。在实践层面，阿奎那对礼仪崇拜问题提供了详细的指导。他在《神学大全》中解释道，对基督的崇拜是对其位格的崇拜，而这位格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ST III, q.25, a.1）。这一解释为礼仪实践提供了神学基础，同时避免了崇拜对象的混淆。他进一步提供了具体的礼仪指导，说明如何在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表达这种崇拜。

---

[71] "Natura humana non constituit propriam personam, sed trahitur ad personam divinam."

对于信仰理解的可及性问题，阿奎那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他在《神学大全》中指出，虽然位格合一的完整理论确实需要相当的神学训练才能完全把握，但其核心真理可以通过适当的类比和解释为普通信徒所理解（ST III, q.2, a.9）。他提供了多个日常生活中的类比，帮助人们理解这一奥秘。在圣经诠释层面，阿奎那展现出深厚的解经智慧。他通过"属性交流"的原则来处理看似矛盾的圣经描述（ De Unione Verbi Incarnati, a.5）。这种解经方法既尊重文本的字面含义，又维护了教义的完整性。他特别关注了那些描述基督受苦和死亡的经文，展示了如何在位格合一的框架下正确理解这些描述。阿奎那的这些辩护工作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展现出系统的思维方法和深刻的神学洞见。他不仅在逻辑上驳斥了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理论框架，使位格合一的教义得到合理的阐释。这些辩护的特点在于：首先，准确把握反对意见的实质；其次，运用严密的逻辑进行反驳；最后，提供积极的理论建构。尽管阿奎那的位格合一理论辩护体系如此完备，但在动态过程的阐述上仍有待补充。这一理论缺口在瑞登堡的著作中得到了创新性的发展。瑞登堡通过其"荣化"（glorification）理论，详细阐述了神性如何通过试探与胜利，逐步提升和转化所取的人性（Lord n.29-35）。在《正信的基督教》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过程的具体阶段和意义（TCR n.126-127）："耶稣通过逐步的荣化过程，使其人性与神性结合，这一过程涉及持续的试探与胜利，直至完全的合一。"这一补充性视角不仅丰富了传统的位格合一理论，也为理解神人结合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使位格合一理论与实践神学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

四　位格合一理论对其它结合方法的系统批评

在《神学大全》第三部分的开篇，阿奎那不仅系统论证了位格合一的合理性，还详细批评了其他解释基督神人结合的理论模式。这些批评工作对于确立正统的基督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这些不同理论的批判性分析，阿奎那进一步凸显了位格合一说的优越性，同时也展现了他严谨的神学方法论。

1.早期教会中的结合理论争议

早期教会在理解基督神人结合的方式上经历了长期的争议和探索。阿奎那在《句读评注》中系统地总结了这一历史过程："关于道成肉身的方式，有些人偏离了信仰的真理，提出了多种错误的理解。[72]这些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维护基

[72] "Super Sent., III, d.2, q.2, a.1: "Circa modum incarnationis errantes, quidam a veritate fidei deviaverunt."

督位格统一性的同时，又恰当地解释其中神人两性的关系。在尼西亚会议（325年）确立基督的完全神性之后，教会面临着如何理解神人结合方式的重大挑战。正如《信理汇编》所记载，会议明确宣告："我们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与圣父同性同体。"[73]这一基本信仰宣认为后续的神学发展奠定了基础。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强调："道成肉身的方式涉及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因为救恩的实现取决于对此奥迹的正确理解。"（ST III, q.2, a.6）君士坦丁堡会议（381年）进一步确认了基督完整人性的教义，使得两性关系的问题更加突出。在迦克墩会议（451 年）之前，教会中主要形成了三种解释基督神人结合的理论进路，每种理论都反映了特定的神学传统和哲学背景：

表 3：早期教会中的神人结合理论分析

理论类型	主要主张	代表人物	神学传统	哲学基础	主要问题	历史影响
偶性结合说（unio accidentalis, ἕνωσις κατὰ συμβεβηκός）	神人关系为偶性结合，两性各自独立	涅斯托利（386-450）	安提阿传统	亚里斯多德范畴论	无法解释真实结合，危及救恩论	影响东方景教发展
道德联系说（unio moralis，ἕνωσις κατὰ σχέσιν）	神人之间仅存在道德性联系和意志统一	狄奥多禄（350-428）	希腊理性主义	斯多亚伦理学	割裂位格统一性，弱化救赎功效	影响后世人格理论
本性混合说（mixtio naturarum, κρᾶσις）	神人两性混合形成新的单一本性	欧迪凯（378-454）	亚历山大传统	新柏拉图混合论	损害两性完整性，违反形而上学原理	导致单性论争议

这些理论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当时的两大神学传统。亚历山大学派，以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376-444）为代表，强调基督的统一性。西里尔在其著名的

[73] DH 125: "Et in unum Dominum Iesum Christum, Filium Dei unigenitum... consubstantialem Patri."

十二条谴责书中明确宣称："若有人不承认圣言所取的肉身与圣言本身在位格上真实结合，……当受诅咒。"[74]而安提阿学派，以狄奥多禄（Theodore of Mopsuestia）和涅斯托利为代表，则更注重保持两性的区分。这种神学张力在 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期间达到顶点。会议的核心争议集中在对"上帝之母"（Theotokos）称号的理解上。西里尔在给涅斯托利的第二封信中严正指出："我们不能将一个基督分为两个子，这既不符合正统信仰，也违背了使徒传统。"[75]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迦克墩会议（451 年）最终确立了"一位格两本性"的正统教义。会议宣告基督是"在两个本性内被认识，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分离。"[76]这一定义既保持了两性的完整性，又确保了位格的统一性。阿奎那在评析这些早期理论时，不仅从教义传统出发，更运用了严密的哲学论证。在《神学大全》中，他指出："在考察道成肉身的奥迹时，我们必须避免两个极端：既不能将两性混合，也不能将位格分离。"[77]这种平衡的立场为他后续批评这些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2.对偶性结合说的批评

在早期教会关于基督论的争议中，对偶性结合说（unio accidentalis）的批评构成了重要的神学发展脉络。这一理论虽常被归于涅斯托利（Nestorius），但正如 Frances M. Young 指出，将其简单地归于涅斯托留是一种历史性的简化[78]。事实上，这种理解方式反映了更广泛的安提阿学派在基督论上的某些倾向。托马斯·阿奎那在其系统神学著作中，对这一立场提供了最为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他的批评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1）本体论层面：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明确指出，如果神人的结合仅仅是偶性的，这将无法解释基督真实完整的人性（ST III, q.2, a.6）。这一批评的核心在于：偶性结合无法构成存在的本质性规定。Grillmeier 在其研究中指出，这一论证反映了迦克墩信经中"真实完整的人性"这一核心教义要求

---

[74] DH 252: "Si quis non confitetur, carnem Domini vivificatricem esse... anathema sit."

[75] DH 250-251: "Non oportet dividere unum Dominum Iesum Christum in duos filios... neque secundum scripturas neque secundum traditionem Patrum."

[76] DH 302: "in duabus naturis inconfuse, immutabiliter, indivise, inseparabiliter agnoscendum."

[77] ST III, q.2, a.6，corp.： "In consideratione incarnationis duo extrema cavenda sunt: et commixtio naturarum，et separatio personae."

[78] Young, Frances M. From Nicaea to Chalcedon: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第 2 版. 伦敦：SCM 出版社，2010。Young 在书中第六章详细探讨了早期教会基督论争议，特别是涅斯托留相关的争议（第 288-293 页）。

[79]。（2）逻辑层面：从逻辑角度来看，偶性结合说面临着严重的内在矛盾。如 Davis 指出，这种理论无法同时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教义要求：基督具有完整的神性和人性；基督是单一的位格[80]。这一矛盾在迦克墩会议的正式文献中得到了明确的处理。根据迦克墩信经："一个且同一的基督、主、独生子，应该被承认在两性内，不相混淆、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分离。"[81]（3）救恩论层面：最具决定性的批评来自救恩论的角度。如 McGuckin 所指出，早期教父们普遍认识到，救恩的实现需要中保者与人类有本质性的联系，而非仅仅是外在的关联。阿奎那在这一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救恩的有效性取决于神人结合的本质性特征。

这些批评最终指向一个核心论点：真正的降生（incarnatio）必须是本质性的结合（unio substantialis），而不能仅仅是偶性的附加。这一立场在迦克墩信经中得到了规范性的表达："在两性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的情况下"（DH 302）。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些批评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展现了基督论发展中的重要神学洞见。这场争议推动了教会在理解位格概念上的重要发展。这些讨论为后来的神学发展，特别是在理解位格结合（unio hypostatica）方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3.对道德结合说的批评

道德结合说（moral union）最著名的代表是涅斯托利派的立场。他们主张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之间存在的是一种道德性的联系或意志的结合，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合一。这种观点试图通过强调意志的和谐来解释基督的统一性，同时避免对神性的"污染"。阿奎那（Thomas Aquinas）对这种理论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首先，阿奎那指出道德结合说无法真正解决位格的统一性问题。在《神学大全》中，他论证道："如果神性与人性仅仅通过意志或爱的结合方式联系，那么基督实际上就成为两个位格，只是这两个位格在意志上保持一致而已。"（ST III, q.2, a.7）[82]这种批评直指道德结合说的核心缺陷：它实质上割裂了基督的同一性，使基督成为两个彼此

[79] Grillmeier，Aloys.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Vol. 1: From the Apostolic Age to Chalcedon (451). 2nd ed. Trans. John Bowden. London: Mowbray，1975.

[80] Davis，Leo Donald. The First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 (325-787): Their History and Theology.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1990.

[81] TANNER 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Vol. 1: Nicaea I to Lateran V[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 86.

[82] 阿奎那在这里使用了"secundum affectum aut voluntatem"（按照情感或意志）的表述，明确指出这种结合方式的不足。这个论证在整个基督论争论中具有核心地位。

协调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位格统一体。其次，阿奎那认为这种理论在救赎论上带来严重问题。他指出："若基督神人之间仅存在道德性的联系，那么道成肉身就失去了其本质意义。因为救赎要求的不仅是意志的一致，更需要存在的实在结合。"（ST III, q.2, a.7）在这里，阿奎那强调救赎的实效性必须建立在更深层的本体论基础之上，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或心理层面。这一论点与教会传统的救恩论理解密切相关。 第三，从圣经诠释的角度，阿奎那指出道德结合说无法充分解释圣经中关于基督的诸多表述。他在《反异教大全》中论证："如果仅仅是道德性的结合，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说'道成了肉身'（约翰福音 1:14），因为这需要一种实在的、本质的结合，而不仅仅是意志的协调。"（SCG IV, 35）[83]这种批评显示了道德结合说与圣经见证之间存在的根本张力。第四，阿奎那从礼仪和敬拜的角度提出批评。他指出："如果基督仅仅是通过道德方式与神性结合，那么对基督的敬拜就会面临严重的神学困境，因为这样的敬拜可能导致对受造物的崇拜。"（ST III, q.25, a.1）[84]这一批评揭示了道德结合说在实践神学层面的不足，同时也涉及到了基督论与敬拜学的深层关联。最后，阿奎那强调道德结合说与教会传统的教导存在根本冲突。迦克墩信经明确反对将基督分割为两个主体，而道德结合说实际上就是在做这种分割，只是用意志的和谐来掩盖这种分割。这种理论最终无法避免涅斯托利主义的错误，即将基督分为两个实际的主体。[85]阿奎那对道德结合说的批评是多层面且系统的，涉及本体论、救恩论、圣经诠释、礼仪实践等多个维度。这些批评不仅揭示了道德结合说的根本缺陷，也为理解位格合一说提供了重要的对照。通过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教会最终确立了位格合一说的教义立场，并将其作为正统基督论的核心教义。

4.对本性混合说的批评

本性混合说（mixture theory）主张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在结合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复合本性，类似于物质的混合。这种观点在早期教会中也有一定影响，特别是

[83] 这里阿奎那援引约翰福音开篇的核心经文，特别强调"成了"（factum est）一词的本体论含义，认为这暗示了一种实在的、本质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关系改变。

[84] 这一论点涉及到基督教崇拜学的根本问题。如果基督只是在道德层面与神性结合，那么对他的崇拜就可能构成偶像崇拜（idolatria），这是阿奎那特别关注的问题。

[85] 涅斯托利主义在 431 年以弗所大公会议上被定为异端，主要原因就是其对基督位格统一性的割裂理解。阿奎那在此是在重申教会的传统立场。

在亚历山大学派中[86]。阿奎那对这种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既违背逻辑，又损害信仰。首先，阿奎那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批评本性混合说的不可能性。在《神学大全》中，他指出："任何混合都预设了构成要素的可分性和可变性，但神性是完全单纯的（simple），不可分割也不可改变的。因此，神性不可能与任何事物发生混合。"（ST III, q.2, a.1）[87]这一论证揭示了本性混合说在本体论层面的根本矛盾：它忽视了神性的基本属性。其次，阿奎那论证了混合理论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他说："在真正的混合中，组成部分都不会保持其原有的完整性。但如果神性失去了其完整性，它就不再是神性；如果人性失去了其完整性，基督就不再是真正的人。"（ST III, q.2, a.1）这种批评指出本性混合说无法同时维护基督的真神性和真人性。第三，从救恩论的角度，阿奎那强调本性混合说破坏了救赎的有效性。在《反异教大全》中，他论证："如果神性与人性混合形成新的本性，那么基督既不能真正代表神性，也不能完全代表人性，这样他就无法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SCG IV，35）[88]这一批评直指救恩论的核心问题。第四，阿奎那指出本性混合说与迦克墩信经的教导相悖。他写道："信经明确宣告两性'不相混乱'（inconfuse），而混合说恰恰主张了这种混乱。"（ST III, q.2, a.1）这种批评显示了本性混合说与教会正统传统的根本冲突。第五，阿奎那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批评。他指出："如果两性混合形成新的本性，那么关于基督的任何陈述都将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既不能说他是完全的神，也不能说他是完全的人，因为混合物总是不同于其组成部分。"（ST III, q.2, a.3）[89]这种批评揭示了本性混合说在语言表达和神学理解上的困境。最后，阿奎那还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进行批评。他指出自然界中的混合总是导致组成成分的某种程度的损失或改变，这对于理解基督的神人关系来说是完全不适当的类比。在《神学大全》中，他强调："自然混合的类比不能用于解释超自然的奥秘，因为这会导致对神圣奥秘的错误理解。"（ST III, q.2, a.1）阿奎那对本性混合说的批评是全面和深入的，涉及形而上学、逻辑学、救恩论、教义学和认识论等多个层面。这些批评不仅揭示了混合说的内在矛盾，也为正确理解位格合一提供了重要的

---

[86] 本性混合说在亚历山大学派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阿波利拿里（Apollinaris）和欧迪凯（Eutyches）的思想中，他们都倾向于强调基督神人二性的融合。

[87] 阿奎那在这里使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混合理论（mixtio）作为分析框架，指出神性的"单纯性"（simplicitas）与混合的本质要求相矛盾。

[88] 这一救恩论论证与迦克墩信经的"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四个否定词密切相关，特别是"不相混乱"（ἀσυγχύτως）的教义要求。

[89] 这涉及到基督论语言的逻辑问题。如果发生混合，则无法对基督做出清晰的本体论陈述，这违反了教会传统中的交通语言（communicatio idiomatum）原则。

反面教材。通过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教会必须坚持基督位格的合一性，同时又必须维护两性的完整性和区分性。

5.阿奎那批评的方法论特征

阿奎那对各种错误基督论理论的批评展现出三个主要的方法论特征：首先，哲学论证的严密性。阿奎那在批评过程中始终保持严格的逻辑推理，运用精确的形而上学概念，系统地揭示各种理论在本体论和逻辑上的缺陷。这种严密的论证方式确保了批评的说服力。例如，他在批评本性混合说时，严格运用了形而上学中关于"单纯性"和"混合"的概念。其次，救恩论的关注。在评估各种理论时，阿奎那特别注重考察它们对救恩教义的影响。他认识到基督论错误可能导致救恩论的偏差，因此将救恩论作为检验理论的重要标准。这一特征在他对涅斯托留主义和本性混合说的批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90]。最后，对教会传统的维护。阿奎那的批评工作始终立足于教会传统，尊重迦克墩信经的教导。他通过批评来澄清和捍卫教会的正统立场，而非追求创新。这体现了他作为经院哲学家对教会教义的忠诚[91]。这三个特征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阿奎那基督论批评的方法论框架，为后续建立正确的位格合一理论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奎那之后的神学发展中，还出现过其它解释神人结合的方式。例如，18 世纪的瑞登堡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这已经完全超出了阿奎那及其同时代神学家的思考范围。这表明，对基督神人结合奥迹的探讨，并未因阿奎那的论证而终止。

第四节 位格合一论的理论评价

一 理论的核心成就

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代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对基督论的最高成就。这一理论不仅系统地阐释了基督位格合一的核心教义，更在方法论和教义发展上做出了独特贡献。通过对其核心成就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神学价值。首先，阿奎那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确的概念体系。在《神学大全》中，他对位

[90]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反复强调基督论与救恩论的密切关系，认为任何损害基督位格完整性的理论都会影响救赎的有效性。

[91] 这种对传统的忠诚并非盲从，而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基础上的认同，这是经院哲学的典型特征。

格（persona）概念进行了根本性的界定。位格被定义为"理性本性的独立存在者"（ST III, q.2, a.2：rationalis naturae individua substantia），这一定义不仅继承了博爱修斯的传统，更通过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理论相结合，赋予了它新的哲学深度。阿奎那对这一定义的阐发体现在三个层面：它保持了传统定义的核心内涵，为位格概念提供了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同时也为理解基督的位格统一性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在本性（natura）概念的阐释上，阿奎那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见解。他强调本性作为存在原则（principium essendi）的根本特征，并详细阐明了本性与位格的区分及其关系。这种阐释为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提供了本体论基础，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神性本性与人性本性在基督位格中的结合模式。阿奎那特别强调，本性虽然是存在的根基，但其实现必须通过位格这一具体存在方式来完成，这一洞见对于理解基督位格的统一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位格性联合"（unio hypostatica）的概念，阿奎那系统阐释了基督神人二性结合的具体模式。这种联合既不是偶性的（accidental），也不是本质的（essential），而是位格性的（hypostatic），这一精确界定确保了基督神人二性的完整性，同时又保持了位格的统一性。在此基础上，阿奎那详细阐述了属性交流的三种模式：本质的交流（communicatio idiomatum）、位格的交流（communicatio hypostatica）和功能的交流（communicatio operationum）[92]。这种系统的属性交流理论不仅解决了传统基督论中的诸多难题，也为理解基督的救赎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阿奎那的概念体系最显著的成就在于，它成功地避免了早期基督论中常见的两个极端：要么强调统一性而损害二性的完整性，要么强调二性而损害位格的统一性。通过精确的概念界定和系统的理论建构，他建立了一个既保持概念清晰性，又能充分表达教义深度的理论框架[93]。这一框架不仅为理解基督位格的奥秘提供了哲学工具，也为后续神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代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要成就，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固有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既源于其所依赖的形而上学框架，也体现在对具体

[92] Cross R. The Metaphysics of the Incarnation: Thomas Aquinas to Duns Sco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5-67.

[93] Lonergan B. The Ont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titution of Christ (Collected Works of Bernard Lonergan, vol. 7)[M]. Shields M G, tra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151-178.

神学问题的处理上。通过分析这些局限，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理论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首先，阿奎那的理论受到其形而上学框架的制约。他的概念体系主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的发展空间。例如，他对位格概念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范畴，这种依赖使得位格概念难以完全摆脱实体思维的局限[94]。在表达方式上，阿奎那大量使用经院哲学的技术术语，如"本质"（essentia）、"存在"（esse）等，这些术语虽然在逻辑上精确，但往往使理论显得抽象而难以把握。正如当代神学家拉纳（Karl Rahner）指出的，这种概念框架可能导致对基督位格奥秘的过度理性化[95]。此外，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依赖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他对圣经和教父传统的诠释，有时显得过于形式化而缺乏灵活性。其次，在处理具体神学问题时，阿奎那的理论也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在意识统一性问题上，尽管他试图通过位格的统一性来解释基督的单一意识，但这种解释并未完全解决基督如何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意识的问题。在位格同一性的问题上，阿奎那的理论也面临着解释的困难。虽然他强调位格的统一性，但在解释这种统一性如何与二性的完整性相容时，其论证并不总是令人信服。特别是在解释基督位格的持续同一性时，他的理论框架显示出某些概念上的张力[96]。在属性交流理论方面，阿奎那的解释也存在一些难点。虽然他详细阐述了三种属性交流的模式，但在具体应用时仍然存在一些逻辑困难。例如，在解释神性属性如何传递给人性时，他的理论框架难以完全避免混淆两性的风险。在处理基督的受苦问题时，阿奎那的理论框架也显示出某些局限。虽然他坚持神性本身不能受苦，但这种立场在解释基督十字架上的苦难时面临着解释的困难[97]。最后，从方法论角度来看，阿奎那过度依赖演绎推理的方式也构成了一定的局限。虽然这种方法在逻辑论证上具有优势，但有时会导致对具体历史和经验维度的忽视。这些局限性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阿奎那理论的历史处境，也为现代基督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反思视角。

---

[94] Pannenberg W. Jesus - God and Man. Wilkins L L, Priebe D A, tran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8: 283-294

[95] Rahner K. Current Problems in Christology.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 Baltimore: Helicon Press, 1961: 149-200

[96] Brian Davies.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302-315

[97] Weinandy T F. Does God Suffer?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0: 99-100, 164-165, 192.

三　对新诠释的需要

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虽然代表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要成就，但随着神学思想的发展，其理论框架显现出一些需要重新诠释的方面。这种需要既来自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源于实践应用中遇到的现实挑战。通过分析这些需求，我们可以为理解后续神学思想的发展奠定基础。在理论发展方面，经院哲学的概念体系，尤其是其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依赖，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对神人合一奥秘的理解深度。位格概念过度依赖实体范畴的思维模式，大量使用的技术术语虽然在逻辑上精确，却往往使理论显得抽象而难以把握。正如现代神学家拉纳（Karl Rahner）指出，这种概念框架可能导致对基督位格奥秘的过度理性化[98]。此外，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对圣经诠释的制约，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神人合一奥秘更丰富维度的探索。这些局限表明，需要发展更富有弹性的概念框架来理解这一核心教义。传统位格合一论的解释框架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也显示出一些不足。例如，在意识统一性问题上，虽然试图通过位格的统一性来解释基督的单一意识，但这种解释并未完全解决基督如何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意识的问题。在位格同一性的问题上，传统理论虽然强调位格的统一性，但在解释这种统一性如何与二性的完整性相容时，其论证并不总是令人信服[99]。特别是在属性交流理论的具体应用上，传统框架难以完全避免混淆两性的风险。在实践应用层面，随着时代发展，传统位格合一论的表达方式需要适应现代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教义阐释的现代化不仅要求概念表达更贴近现代人的理解方式，也需要与当代文化展开更深入的对话。这种更新对于教义在现代处境中的有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在牧养实践中，传统理论需要更好地服务于信徒的具体灵性生活。巴特（Karl Barth）曾强调，基督论必须能够转化为实际的牧养智慧[100]。这要求我们的理论诠释不仅在学理上站得住脚，更要能够回应信徒在灵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经历与基督的关系。这种实践性的关注对于教义的活化和深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需求，实际上预示着神学思想必须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同时，寻求新的突破。这种突破可能来自对传统概念的创新性诠释，也可能来自全新的思维方式。对新诠释的需要，为理解后续神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神人合一问题的不同理解路径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

[98] Rahner K. Current Problems in Christology.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61: 149-200

[99] Cross R. The Metaphysics of the Incar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8-195

[100] Barth K. Church Dogmatics IV/1. Bromiley G W, trans. Edinburgh: T&T Clark, 1956: 157-210

第二章 以马内利·瑞登堡的“本性合一”理论

第一节　瑞登堡的神学背景与思想渊源

一　18 世纪欧洲思想文化语境

18 世纪欧洲经历的思想变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更重塑了神学思想的表达范式。要深入理解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需要在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其与中世纪神学传统的延续与转化。随着牛顿自然哲学体系的确立[101]，机械论世界观逐渐主导了知识界，这一范式转换不仅挑战了经院哲学的权威地位，更为神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进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以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神学家将数学演绎方法引入神学领域，试图建立一种基于严格理性论证的神学体系。沃尔夫在其《自然神学》中系统地展现了这一方法论[102]，强调从明确定义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演建构完整的神学体系，这种方法对 18 世纪德语世界的神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施本尔在《虔诚愿望》中倡导"心灵的神学"[103]，强调个人信仰体验和实践。施本尔批评正统路德宗过分重视教义辩论而忽视信仰实践，他的敬虔主义运动不仅影响了德国的宗教生活，更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引发了广泛共鸣。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思潮在实际发展中往往相互渗透，这种张力特别体现在瑞登堡后期的神学思想中。

在瑞登堡的祖国瑞典，欧洲的思想变革呈现出独特的整合特征。作为国教的路德宗既保持了教义的正统性，又对新兴的科学思想保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在乌普萨拉大学，这种科学与信仰的对话传统由来已久。自 16 世纪末以来，乌普萨拉大学就致力于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路德宗神学相调和，这种学术传统为瑞登堡后来的跨学科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法国那种激进的反教会倾向不同，瑞典的启蒙运动呈现出独特的温和特征。在卡尔十一世和卡尔十二世统治时期，瑞典虽然实行严格的路德宗正统政策，但并未阻碍科学研究的发展。这种既维护信仰传统又包容理性探索的文化氛围，为理性与信仰的对话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从阿奎那到瑞登堡的五个世纪间，欧洲的知识体系经历了根本性变革。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文献的重新发现，宗教改革对教会权威的挑战，以及科学革命带来的新式思维方法，共同重塑了神学

---

[101] Newton, Isaac. 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London, 1687.

[102] Wolff, Christian. Theologia naturalis, methodo scientifica pertractata. Frankfurt, 1736.

[103] Spener, Philipp Jakob. Pia Desideria. Frankfurt am Main, 1675.

研究的范式。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展现的神学思想[10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他既继承了传统神学的核心关切，又吸收了新兴科学的方法论[105]，从而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神学视角。

二 瑞登堡的思想发展历程

以马内利·瑞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1688-1772）是十八世纪瑞典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思想家，其思想体系独特地融合了科学理性与神学直觉。作为一位集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于一身的思想家，他的学术生涯展现出罕见的跨学科特征。瑞登堡展现出非凡的早慧天赋，十一岁就进入乌普萨拉大学，专注于语言学、数学、采矿和自然哲学等领域的研究。瑞登堡的思想发展可以清晰地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科学研究时期（1710-1745）、哲学探索时期（1734-1745）和神学启示时期（1745-1772）。这三个时期虽有部分时间重叠，但各自呈现出独特的特征和贡献。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从自然科学研究，到哲学探索，最终到神学启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进阶过程，体现了理性与信仰、经验与启示的独特统一。在科学领域，瑞登堡的贡献跨越多个学科。他在采矿、数学、工程、晶体学和天文学等方面不仅重申前人理论，更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特别是在解剖学和心理学领域，他的许多理论都预见了现代科学的发展。

瑞登堡的人生在 45 岁时经历了重要的转折点。此前，他专注于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此后，直到 84 岁去世，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灵性世界的探索中。他创立了一个独特的神哲学体系，运用“对应”（correspondence）理论阐释自然世界与灵性世界的关系，并建立了一个包含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目的论和创世学说等在内的庞大理论体系。他一生著述丰厚，美国 Swedenborg Foundation 出版的标准版本超过三十卷，平均每卷超过二十五万字。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天堂的奥秘》（Arcana Coelestia）八卷本，不仅奠定了他的神学思想基础，还被康德购买并认真研读。[106]学者们注意到，瑞登堡的思想对康德的形而上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康德在其著作《一个精神预言家的梦想》中对瑞登堡的灵性观念提出批评，但研

[104] Swedenborg, Emanuel. Arcana Coelestia. London, 1749-1756.

[105] Benz, Ernst. Emanuel Swedenborg: Visionary Savant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lated by Nicholas Goodrick-Clarke.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2.

[106] Emanuel Swedenborg, Arcana Coelestia, trans. John Clowes (Swedenborg Society, 1749).

究表明，瑞登堡关于精神直觉的理论间接影响了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尤其是其关于道德律令的探讨。[107]除康德外，瑞登堡的思想还对谢林和叔本华的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谢林在其自然哲学中吸收了瑞登堡的某些神秘主义元素，而叔本华则在其意志与表象哲学中借鉴了瑞登堡的灵性世界理论。[108]瑞登堡的思想不仅在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还对文学、艺术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有所启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深受瑞登堡思想的启发，并将其融入哲理小说《塞拉菲塔》中，甚至宣称“瑞登堡主义”是他的宗教信仰。[109]美国思想家爱默生也是瑞登堡思想的热心读者，并在其《代表人物》（Representative Men）中撰写了《瑞登堡，或神秘主义者》一文，对瑞登堡的神秘主义思想给予高度评价。[110] 心理学家荣格也承认自己深受瑞登堡影响，称其为“伟大的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荣格在医学院时期便开始阅读瑞登堡的著作，并在其心理学理论中有所体现。[111] 同样受到瑞登堡影响的还有美国作家老亨利·詹姆斯，他不仅是瑞登堡学说的追随者，还著有《物质与影子》《瑞登堡的秘密》等作品。[112]此外，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将瑞登堡的四部主要著作——《圣爱与圣智》《圣治》《天堂与地狱》和《天堂的教义》——翻译成日文，并在其著作《北方的佛》中称瑞登堡为“北方的佛”，指出其思想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东西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113]瑞登堡的思想还启发了包括亨利·柏格森、叶芝和威廉·詹姆斯在内的诸多杰出思想家。值得一提的是，海伦·凯勒从 16 岁起便成为瑞登堡主义者。在其著作《我黑暗中的光明》中，她详细记录了通过盲文版《天堂与地狱》接触瑞登堡思想的经历，并从中获得灵性启迪。[114] 瑞登堡的

---

[107] Michelle Grier, “Swedenborg and Kant on Intellectual Intuition,” in On the True Philosopher and the True Philosophy (Swedenborg Society, 2002), 45; Gregory Johnso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Swedenborg on the Development of Kant’s Mature Moral Philosophy,” in Kant on Swedenborg: Dreams of a Spirit-Seer and Other Writings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3), 78.

[108] Friedemann Horn, Schelling and Swedenborg: Mysticism and German Idealism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97); Gregory Johnson, “Swedenborg and Schopenhauer,” in On the True Philosopher and the True Philosophy(Swedenborg Society, 2002), 102.

[109] Honoré de Balzac, Séraphîta, in La Comédie humaine, vol. 22 (1835); Honoré de Balzac, Letter to Mme Hanska, 1837.

[110] Ralph Waldo Emerson, Representative Men (1850); see also “Solution” in May-Day and Other Pieces (1867).

[111] Carl Gustav Jung,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1982);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1933).

[112] Alfred Habegger, The Father: A Life of Henry James Sr.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4).

[113] Daisetz Teitaro Suzuki, Swedenborg: Buddha of the North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96).

[114] Helen Keller, My Religion (1927); Light in My Darkness (1994).

思想不仅对文学艺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延续至今，成为许多领域的重要精神资源。

1.科学研究时期（1710-1745）

在乌普萨拉大学接受教育后，瑞登堡开始了他的科学研究生涯。这一时期，他采用严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在采矿、数学、工程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早期的瑞登堡持机械论世界观，认为自然界是按照严格的物理定律运行的确定性系统。然而，随着对生命现象研究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机械论难以完全解释生命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科学训练对瑞登堡后期的神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将科学研究中的系统性思维和严谨方法带入神学研究，这使得他的神学著作具有独特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在解剖学研究中，他发展出的"系列和层级"理论后来成为其神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115]。

2.哲学探索时期（1734-1745）

在这一过渡时期，瑞登堡开始对当时主导的笛卡尔二元论提出质疑。他认为笛卡尔将心灵与物质完全割裂的观点无法解释人的整体性，这促使他寻求一种更统一的世界观。通过对生命现象的深入研究，他逐渐形成了生机论世界观，认为生命包含了超越简单机械作用的更深层组织原则。这一时期，瑞登堡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有着密切的思想交流。虽然他吸收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某些观点，但同时发展出了独特的哲学见解[116]。他的《动物王国》（Regnum Animale）一书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成果，展现了他从机械论向生机论的转变过程。

表 4：瑞登堡在 1745 年之前的科学和哲学著作

年份	名称（拉丁文）	名称（中文）	主要内容
1716–1718	Daedalus Hyperboreus	北方代达罗斯	瑞典科技期刊，记录各种科学发明和发现
1721	Prodromus Principiorum	自然原理导论	原子和分子理论研究

[115] "系列和层级"理论认为自然界存在着由简单到复杂的有序排列，这一理论后来被他用来解释灵界的结构。这个概念在《圣爱与圣智》（Divine Love and Wisdom）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116] 与莱布尼茨不同，瑞登堡认为单子之间存在实际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预定和谐。这一观点在他后期的对应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年份	名称（拉丁文）	名称（中文）	主要内容
	Rerum Naturalium		
1734	Opera Philosophica et Mineralia (Vol.1): Principia Rerum Naturalium	哲学和矿物作品 第一卷：自然事物的基本原理	宇宙论和自然哲学原理
1734	Opera Philosophica et Mineralia (Vol.2): De Ferro	哲学和矿物作品 第二卷：论铁	冶金学研究，特别是铁的性质和加工
1734	Opera Philosophica et Mineralia (Vol.3): De Cupro	哲学和矿物作品 第三卷：论铜	铜的性质和冶炼工艺研究
1734	De Infinito	论无限	探讨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以及有限与无限的概念
1740	Oeconomia Regni Animalis (Vol.1)	动物王国的经济 第一卷	血液、心脏和动脉的研究
1741	Oeconomia Regni Animalis (Vol.2)	动物王国的经济 第二卷	大脑、神经系统和灵魂的研究

3.神学启示时期（1745-1772）

1745 年，瑞登堡经历了深刻的灵性危机和转折。这次经历使他从一位自然科学家转变为神学思想家，开启了他生命的新阶段[117]。与一般神秘主义者不同，瑞登堡的启示体验具有独特性：他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性状态，能够同时感知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并系统地记录和分析其体验。在这一时期，瑞登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神学体系。他提出"对应"（correspondence）理论来阐释物质世界与灵性世界的关系，建立了新的圣经诠释方法，并发展出包含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目的论等在内的庞大理论体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天堂的奥秘》（Arcana Coelestia）展现了他成熟的神学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118]。

[117] 1743 至 1744 年间，瑞登堡开始经历密集的夜间异象，并在日记中记录这些体验。这些异象多与灵性净化有关，其中包括基督询问他是否准备好承担属灵使命的梦境。到 1745 年 4 月，他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开始体验灵性视野的开启，并开始记录与灵界接触的经历。

[118] 《天堂的奥秘》的影响远超出神学领域。康德购买并认真研读了这部著作，其中的一些思想影响了康德的形而上学思考。此外，这部著作也影响了谢林、叔本华等哲学家的思想发展。

这三个时期的思想发展显示出瑞登堡思想的渐进性和连贯性。从科学研究到哲学探索，再到神学体系的构建，每个时期都为后一阶段提供了重要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保持着科学家的严谨态度和系统思维，这使他的神学著作具有独特的理性特征。

三 独特的认知方法论体系

瑞登堡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认知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融合了科学理性与灵性体验，开创了圣经诠释的新方法，并建立了系统的对应理论。这种方法论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其综合性特征上，更体现在其对后世神学研究方法的深远影响。

首先，瑞登堡实现了科学理性与灵性体验的独特统一。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将自然科学的严谨态度和系统方法转化应用到神学研究中。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方法借鉴，而是对认知方式的根本重构。正如 Lamm (2000: 156)所指出，瑞登堡将笛卡尔式的理性方法应用于神学研究，同时又不失对超自然现象的敏锐观察。在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方面，他突破了传统神学中两者对立的框架，提出理性与启示是相互补充的认知途径。这种观点在其 1743-1745 年间的密集灵性体验中得到了实践验证。他以科学家的严谨态度详细记录并分析这些体验，将个人的神秘体验纳入可检验的认知范式中，实现了经验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有机融合。

其次，瑞登堡基于对应理论开创了系统的圣经诠释方法。如 Jonsson (1988: 234)所言，瑞登堡的对应理论既是一种科学方法论，也是一种神学诠释工具。这一理论基于自然界与灵界之间存在的系统对应关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在《天堂的奥秘》中，他详细阐述了包括字义（literal sense）、内在意义（internal sense）和最内在意义（inmost sense）在内的多层次解经方法[119]。这种方法超越了传统释经学中单纯的寓意解释，建立了一套可验证的解经规则。正如 Benz (2002: 187)指出，虽然这种解经方法偏离了传统教义框架，但展现了深刻的神学洞见。

对应理论的应用范围极其广泛，不仅适用于圣经诠释，还可用于理解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现象。在《圣爱与圣智》等著作中，这一理论展现出严密的逻辑结构和

[119] 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系统地展示了圣经文本的多重意义。字义是圣经的基础和容器；内在意义关注属灵和属天的事物；最内在意义则专指主（the Lord）。这三重意义通过严格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s）相互关联。

深刻的哲学内涵。瑞登堡强调存在层级的对应关系，形式与本质的统一，以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为后世的神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Block (1932: 89)的研究表明，这一方法论对 19 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理解自然与精神世界的对应关系方面，同时也为现代解经学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科学与宗教的对话。

第二节 本性合一论的理论构建

一 概念界定与理论渊源

1. 术语溯源与概念史

本研究提出的"本性合一"（Unio Essentialis）概念，是对瑞登堡神学思想中一个核心理念的学术概括。这一术语虽然并非直接出自瑞登堡的著作，但准确反映了他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基督教传统中理解的耶稣的神性本质与人性的合一，以及人性与神性的合一"（unio Divinae Essentiae Domini cum Humana, et Humanae cum Divina）这一核心思想[120]。选择构建"Unio Essentialis"这一学术概念主要基于两个考虑：首先，它准确反映了瑞登堡思想中神性本质（Divina Essentia）与人性本质（Humana Essentia）之间的合一（unio）关系；其次，这一简练的拉丁术语有助于在学术讨论中准确指代这一复杂的神学概念。[121]

在基督教传统中，描述神人关系最主要的概念框架是"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122]。这一概念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重要阶段：（1）早期教会时期（2-5 世纪）：早期教会对神人关系的理解主要在基督论框架内展开。这一时期的神学讨论尚未形成明确的"本性合一"概念，而是主要关注位格的统一性问题。亚历山大学派的克莱门特和俄利根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

[120] 这一表述在瑞登堡的著作中出现数百次，主要见于：AC n.1426, 1535, 1539 等；AE n.220, 343, 684；DLW n.35, 146；TCR n.18, 49, 139。

[121] 本研究首次系统使用"Unio Essentialis"这一术语，严格限定其涵义于瑞登堡著作中所论述的神性本质与人性的合一关系。

[122] Unio Hypostatica 源自希腊文 ὑπόστασις (hypostasis)，意为"本体"或"位格"，是基督论中描述耶稣基督里神性与人性结合的重要术语。

贡献，他们清晰地区分了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但重点在于理解这两种本性如何在基督的位格中统一。[123]。（2）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6-16 世纪）：中世纪经院哲学，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将位格合一的讨论推向了理论高峰。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系统阐述了位格合一的概念，为后世神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24]。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们虽对传统基督论有所修正，但基本保留了位格合一的概念框架。（3）启蒙运动与现代转向（17-18 世纪）：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和科学革命，促使神学家们重新思考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关系的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瑞登堡开始了他对神人关系的重新诠释，最终发展出了本性合一的理论[125]。瑞登堡的“本性合一”可以被视为对阿奎那“位格合一”的延续与深化。通过“荣化”这一动态过程，瑞登堡解决了阿奎那未能充分回答的“复活后基督状态”问题，将静态的“神性与人性并存”转化为“神性完全充满人性”的动态模式。

瑞登堡对本性合一概念的重构建立在其独特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之上。本性合一是指神性与人性在本质层面的完全结合，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基督通过试探和得胜逐步除去从马利亚来的人性，神性最终充满基督，基督成为完全的神性，是“神性之人”（Divine Human）[126]，从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歌罗西书 2:9）。这一概念重构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超越了传统位格合一理论的局限；二是建立了神性与人性关系理解的新范式；为重新理解创造、救赎和重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瑞登堡的思想体系中，本性合一理论与其它核心概念，如对应理论（correspondentia）和层级理论（degrees）形成了有机统一的理论网络。这种系统性的理论构建为后世神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2. 本性合一的定义体系

本性合一（Unio Essentialis）作为瑞登堡基督论的核心概念，描述了基督在其地上生命中神性与人性之间的独特关系及其转化过程。在《正信的基督教》（True Christian Religion）中，瑞登堡阐述了一个核心命题：“基督逐渐剥离了从母亲那里

[123] Kelly, J.N.D. (2000).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该著作详细阐述了早期教会教义的发展历程。

[124] McGRATH, Alister E.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M]. Wiley-Blackwell, 2012.. 该书系统介绍了中世纪神学的发展。

[125] Lamm, Martin. (2000). Emanuel Swedenborg: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该著作详细分析了启蒙运动对瑞登堡思想发展的影响。

[126] 这是瑞登堡著作中的高频词汇，强调复活之后的基督是完全的神性，是个神性的人。

所继承的人性，并穿上了从父那里所得的神性。这就是所谓的荣化（glorification）。”（TCR n.89）这一论述揭示了本性合一的三个关键特征：首先，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gradual process），而非瞬时的转变；其次，它涉及人性的根本转化（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而非简单的并存；第三，这种转化的最终目标是完全的神性化（complete divinization）。这种理解与传统位格合一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强调神人二性的永恒共存。[127]这一定义揭示了本性合一的根本特征：它是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而非静态的状态。这一观点与传统基督教神学，特别是迦克墩信经所确立的位格合一论形成鲜明对比。瑞登堡通过“荣化”过程，提出了“神性的人性”这一概念，强调复活后基督的人性已被完全神性化。这一观点不仅深化了对基督复活后状态的理解，也为人类的灵性成长提供了新的范式。传统教义强调基督神人二性在道成肉身时的即时性与永恒不变性，而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则突破了这种静态模式，将基督的神人合一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转化过程[128]。

从本质上看，本性合一论包含三个关键维度：首先，渐进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在《天堂的奥秘》（Arcana Coelestia）中，瑞登堡强调，基督的人性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完全的神性，而是通过其在世生命的历程逐步实现神化。这种渐进性体现在两种状态的交替中："耶稣在世时，经历了两种状态，即虚己的状态和荣耀的状态。"[129]这一观点与传统基督论中道成肉身时的即时性形成鲜明对比。其次，转化的完全性是本性合一的核心特征。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明确指出："当耶

[127] TCR n.110. 这段引文出自瑞登堡对基督荣耀化过程的核心论述，阐明了神性与人性合一的渐进本质。

[128] 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III, q.2, a.6 中进一步阐述了传统立场，强调位格合一是一个永恒的、非过程性的事实。相比之下，瑞登堡的动态理解不仅更符合福音书中的记载，如《约翰福音》中基督多次提到他要被"荣耀"（约 17:1，5），也为理解人类的灵性成长提供了更具启发性的范式。

[129] 关于主的两种状态的论述，参见 AC n.1603, 1785, 2288, 2523。原文为"status humiliationis"和"status glorificationis"，英译为"state of humiliation"和"state of glorification"。本文译为"虚己的状态"和"荣耀的状态”（笔者译）。"虚己"一词更准确地表达了拉丁文"humiliatio"的神学内涵，对应于《腓立比书》2:7-8 中基督的自我降卑。

稣完全荣耀化时，他脱去了从母亲所得的一切人性，以至于他不再是马利亚的儿子，而完全是耶和华的儿子，与父合而为一。"[130]这种完全的转化超越了传统位格合一论中神人二性并存的模式，呈现出一种更为彻底的统一。这一转化过程是通过试探的斗争逐步实现的，期间耶稣逐步驱除了一切软弱和遗传的特性，直至完全脱去母性的部分，穿上神性之人。第三，本性合一具有普遍性意义。瑞登堡认为，基督通过这种转化过程，不仅完成了个体层面的神人合一，更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与神合一的范式[131]。正如他在《天堂的奥秘》中所指出，耶稣通过其人性的神性化过程，为全人类开辟了救赎之路[132]。这种合一过程的影响超越了个体范畴，延伸至整个创造界的重建。

因此，本性合一可以定义为：基督作为道成肉身的主体，通过一个渐进的、完全的转化过程，使其人性本质最终被神性所充满并完全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实现了基督个体层面的神人合一，也为整个受造界与上帝的关系重建提供了范式。这种理解既保持了基督论的核心关切，又开辟了理解救赎过程的新视角。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是其基督论的核心，这一概念对传统基督教神学提出了重大挑战，同时也为理解基督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

荣化（Glorification）作为神学概念，特别是在瑞登堡神学体系中，具有深远的内涵和独特的理解维度。从概念源起来看，荣化一词在《圣经》中就有丰富的表述。希伯来文中的 kabod 和希腊文中的 doxa 都传达了"荣耀"的含义，而荣化则是使之得荣耀的过程[133]。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多次提到他要被"荣耀"（约翰福音

---

[130] Arcana Coelestia，AC n.2159. 原文为："Dominus cum plene glorificatus est，exuit omne humanum quod ex matre，usque adeo ut non amplius filius ejus esset，sed Filius Dei，tam ex conceptione quam ex nativitate，et sic unum cum Patre，et Ipse Jehovah."（当主完全荣耀化时，他脱去了从母亲所得的一切人性，以至于他不再是她的儿子，而是神的儿子，无论就怀孕还是出生而言都是如此，因此与父合而为一，就是耶和华自己。）这段经文阐述了主的转化过程中的关键阶段：从带有人性软弱（infirmum humanum）的状态，通过试探的斗争（pugnas tentationum），最终达至完全的神性化（plene Divinum）。这一过程涉及两个重要状态：虚己状态（status humiliationis）和荣耀状态（status glorificationis）。在虚己状态中，主如同仆人（servus）一般崇拜耶和华，而在荣耀状态中，他与父完全合一。（笔者译）

[131] Arcana Coelestia，n.2159. 在这段经文中，瑞登堡通过对主的两种状态（虚己状态和荣耀状态）的描述，揭示了神性化过程的普遍意义。当论及"外邦人的光"（lux gentium）和"直到地极的救恩"（salus usque ad extremum terrae）时，表明这一转化过程具有普世性的救赎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化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而是为全人类开启了一条通向神性的道路。

[132] 需要注意的是，原文中"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可 3:35）这句经文的引用，暗示了这种神性化过程对所有信徒的开放性。主通过自己的榜样，展示了人性如何能够通过遵行神的旨意而达到与神性的结合。这种结合虽然在程度上无法与耶稣的神性化相比，但在性质上遵循相似的模式。

[133] kabod 和 doxa 这两个词在古代闪米特语和希腊文化中都具有"重量"、"价值"的原初含义，后来发展为“荣耀""尊贵"的意思。

17:1, 5），这种荣耀既指向其神性的彰显，也暗示了一个本质的转化过程。从内涵特征来看，荣化概念首先体现为本质的提升转化。这种转化不仅是外在荣耀的彰显，更是内在本质的根本性转变，涉及从有限到无限、从自然到神圣的本质跃迁。在瑞登堡的理解中，这是一个将人性提升至神性层面的过程[134]。其次，荣化涉及意识的拓展与深化。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层面经历质的飞跃，从有限的人性意识扩展到无限的神性意识，这种意识的转变使得对实在的把握更加全面和深入。荣化还带来存在状态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使主体从时空限制中超脱，进入永恒性的存在状态，实现对神圣实在的直接体验与参与。从实现过程来看，荣化可以理解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转化过程，包括净化、光照和完成三个阶段[135]。在净化阶段，主体去除人性中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克服自我中心的倾向，建立对神圣实在的开放性。在光照阶段，主体接受神性光辉的照耀，实现意识的逐步提升与拓展，获得对神圣真理的直观把握。在完成阶段，主体实现与神性的完全结合，获得永恒的生命品质，达到存在的最高状态。在瑞登堡的神学体系中，荣化过程具有普遍性意义，不仅适用于基督的神人合一过程，也为人类的灵性发展提供了范式。这一过程既是个体性的，也具有宇宙性的维度，体现了神圣实在在创造中的终极目的[136]。

3.与传统理论的对比

本性合一论与传统位格合一论在多个层面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理论构建上，更反映了对神人关系的根本理解不同。从本体论层面来看，传统位格合一论强调位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认为神人合一发生在位格层面，并保持本性的绝对区分。相比之下，本性合一论更关注本性层面的转化与提升，强调神人本性的动态关联，承认本性间的层级性和连续性[137]。在方法论上，传统位格合一论采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框架，强调逻辑推演和教义阐释，倾向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而

---

[134] 参见 AC n.2649, 6716；TCR n.126。瑞登堡在这些著作中明确指出，荣化是一个将人性逐步提升并转化为神性的过程。

[135]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源自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特别是伪丢尼修斯的著作，后来被瑞登堡重新诠释（根据 AC 10076 可知，主的荣化过程是通过连续的试探和胜利实现的。这个过程可以类比于人的重生过程，正如 TCR n.105 所述，包含了从外在到内在的逐步转化。在 DLW n.233 中，瑞登堡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转化的渐进性特征）

[136] 参见 AC n.2649，4287。在这些段落中，瑞登堡阐明了主的荣化过程与人类重生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根据 DLW 233 和 TCR 126 的论述，这个过程体现了创造的终极目的，即使人类通过重生达到与神性的结合。

[137] 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迦克墩会议（451 年）对基督二性的理解，传统位格合一论更多地遵循迦克墩定义的框架。在 TCR 82-84，瑞登堡在此详细论述了传统三位一体论与其新理解之间的区别。他指出传统教会将神分为三个位格的理解存在根本性错误，而应当理解为神性的三个本质要素在主里面的统一。

本性合一论则采用动态发展的辩证视角，重视经验描述和现象分析，强调过程性和转化性。这种方法论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两种理论的实践取向。传统位格合一论强调信仰的客观性和教义性，重视外在的礼仪和规范，倾向于制度化的宗教实践。本性合一论则更注重主体的灵性体验，强调内在的转化过程，重视个体的修持实践。[138]这两种理论范式的差异还导致了一系列神学理解上的分歧。在救赎论维度上，位格合一论强调代赎的必要性，而本性合一论则强调内在转化的可能性。在恩典观念上，位格合一论倾向于强调外在恩典，本性合一论则更强调内在恩典的转化力。在人性理解上，位格合一论强调人性的根本堕落，本性合一论则认可人性的发展潜能[139]。在现代语境下，这两种理论展现出不同的适应性。位格合一论倾向于保持传统教义的稳定性，维护教会制度的权威性，强调信仰的客观规范。本性合一论则更能回应现代性的主体诉求，适应多元文化的对话需要，促进宗教间的理解互鉴。这些差异不应被视为对立，而是反映了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对神人关系的不同理解进路。在当代神学研究中，这两种范式的对话与互补，为深化对神人关系的理解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140]。

二　理论基础的三重维度

本节旨在构建瑞登堡本性合一论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主要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对应理论的应用、圣经诠释方法的创新，以及神性与人性关系的理论基础。这三个方面共同为理解本性合一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并为后续对荣化过程的具体分析奠定基础。

1.对应理论的应用与创新

对应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作为瑞登堡神学思想的核心理论工具之一，其渊源可追溯至新柏拉图主义的类比思想和中世纪神学中的象征诠释传统。然而，瑞登堡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重要创新，将其发展为理解神性与人性关系的系统方

[138] 见 AC n.2649, 4287，瑞登堡强调荣化过程是一个实际的内在转化过程，而不仅仅是位格层面的联合。这种理解强调了灵性体验和内在转化的重要性。这种实践取向的差异在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修道传统中特别明显，前者更强调体验性的神化（theosis），后者则更强调制度性的圣化。

[139] 这种人性理解的差异与奥古斯丁和伯拉纠关于原罪的争论有关，影响了后来基督教神学中的人性观。

[140] 现代神学家如卡尔·拉纳（Karl Rahner）试图在这两种范式之间寻找平衡点，提出"超越存在论"（transcendental ontology）的概念。

法论。在《天堂的奥秘》（Arcana Coelestia）中，瑞登堡明确指出："对应理论是理解耶稣的荣化过程的关键工具，因为通过它我们才能看到属世与属灵之间的必然联系"[141]。

对应理论支持本性合一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1）对应关系具有本质的规定性，不是随意的象征或比喻。耶稣在世时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与特定的属灵状态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关系。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多次强调，耶稣通过对应关系使其人性与神性结合，这个过程遵循神性秩序的法则。这种对应关系揭示了荣化过程的内在必然性。瑞登堡的对应理论为理解基督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方法论框架，使我们能够系统地理解神人二性的统一过程。（2）对应理论阐明了神性如何通过有序的层级关系逐步充满并转化人性。瑞登堡在《圣爱与圣智》中阐述：”一切事物都是通过流注（influx）按照对应关系而存在的。这种流注是从高层流向低层，或从内层流向外层。没有这种流注，任何事物都无法持续存在。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属灵事物的对应物，而属灵事物又是属天事物的对应物。“（DLW n.303）他进一步解释：”较高层级的事物流入较低层级的事物，这种流注是按照神性秩序进行的，所有对应关系都遵循这一秩序。“（DLW n.304）这一理解为本性合一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的理论解释。（3）转化过程的系统性：通过对应理论，我们能够理解荣化过程中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阐述：”耶稣在世时，通过不断的试探和胜利，逐步使他所取的人性与神性结合。这个过程是按照最完美的神性秩序进行的，没有任何细节被忽略。“（AC n.2989）这种系统性使我们能够把握荣化过程的整体性特征。

2.圣经诠释方法的突破

瑞登堡的圣经诠释方法建立在三重意义理论的基础上，即圣经具有自然的（natural）、属灵的（spiritual）和属天的（celestial）意义。这种方法与传统的寓意解经有着本质区别，它强调意义层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关系。正如他在《新耶路撒冷教义之圣经篇》（SS n.27-28）中所阐述的，这三重意义对应于三层天堂，并通过对应关系彼此联系。瑞登堡用一个三面切割的宝石来比喻这种关系：光线通过不同切面产生不同的效果，说明了各个意义层次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正信的基督教》（TCR n.194-195）中，他进一步解释这三重意义源于圣爱与圣智

[141] AC n.4723。对应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是瑞登堡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理论之一，它不仅是一种解经方法，更是一种本体论的认识工具。

（Divine Love and Divine Wisdom），并在下降过程中依次获得了属天、属灵和自然三个层次。

这种诠释方法对理解本性合一的贡献主要表现在：（1）内在意义的系统揭示：瑞登堡通过探索圣经的内在意义，系统地揭示了耶稣的每一个生平事件的内在含义。在《正信的基督教》（TCR n.144）中，他详细解释了耶稣的洗礼的内在意义，特别指出鸽子表征重生和洁净，并阐明"用圣灵与火施洗"象征通过属于信仰的神性真理和属于仁义的神性良善来重生。这一解释展示了耶稣的洗礼所包含的深层属灵意义。（2）整体性理解框架：这种诠释方法将圣经中看似分散的关于耶稣的记载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荣化过程叙述。正如《天堂的奥秘》第 2523 节所示，圣言的每一个细节都以特定方式关联于耶稣的荣化过程，并按照神性秩序的规律排列。这种整体性的理解框架使我们能够把握本性合一过程的完整脉络。（3）理论与历史的统一：通过这种诠释方法，本性合一的理论与具体的历史事件得到了有机统一。瑞登堡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耶稣的生命展现了一个从人性到神性的持续进程，这个荣化（glorification）过程是通过试探和胜利逐步完成的。正如他在《天堂的奥秘》（AC 3212）中所述："耶稣的荣化状态可以从人的重生状态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因为人的重生是耶稣荣化的一个形象。"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更揭示了神性与人性结合的普遍规律。耶稣在世时经历的每一个状态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些经历，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荣化，也为人类的重生树立了典范。这种理解使我们能够看到，表面的历史叙事中蕴含着关于神性与人性结合的永恒真理。

3.神性人性关系的重构

瑞登堡在《圣爱与圣智》中阐述了理解神性与人性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本性合一论提供了本体论基础。他指出："圣爱与圣智在基督里是一个实体（substance）。圣爱是圣爱的存在（esse），而圣智是圣爱的显现（existere）。"（DLW n.34）这种理解突破了传统神学中神性与人性二元对立的局限，开创了理解两者关系的新视角。在这个框架下，神性与人性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并列或对立，而是通过存在（esse）与显现（existere）的内在联系来理解。这为理解耶稣的本性合一提供了独特的哲学基础。

这一理论基础包含三个核心要素：（1）存在的层级原理：神性与人性之间存在着有序的离散层关系（discrete degrees），这构成了人性可以被神性提升和转化

的存在论基础。瑞登堡在《圣爱与圣智》中指出，一切造物都具有三重层级（trine），即目的（end）、原因（cause）和效果（effect）（DLW n.154-157）。这些层级不是连续的，而是各自独立却又相互对应的。正如他所述："在每一个完整的事物中都有三个层级，这些被称为目的、原因和效果。这三者按照对应关系相互关联。"（DLW n.154）这一原理为理解耶稣的荣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神性通过这些离散的层级（discrete degrees）而非连续的过程来提升和转化人性。（2）转化的可能性基础：瑞登堡系统阐明了人性具有接受神性的内在能力。在《天堂的奥秘》中，他指出人类的内在构造包含了接受神性流注的器官（receptacles）："人的理性心智（rational mind）有三个层级，对应于三层天堂。这些层级能够随着人接受神性真理而被开启。"（AC n.1495, 1940）在耶稣的荣化过程中，这种接受能力达到了完美的程度。正如他在另一处所述："耶稣通过试探-胜利的过程，逐步使他的人性成为神性真理的完美接受器，直至最终与神性完全结合。"（AC n.1444, 1573）这一理解为本性合一的可能性提供了本体论支撑。（3）整体转化的理论框架：神性对人性的转化是一个涉及意志、理智和生活的整体性过程。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指出："耶稣的荣化过程涉及整个人性的转化，从最内在的理性（rational）开始，逐步延伸到感官层面（sensuous）和身体层面（corporeal）。"（AC 1661）这个过程遵循严格的神性秩序，通过试探与得胜（temptations and victories）逐步完成。正如他进一步解释："耶稣通过最严酷的试探，将他全部的人性，包括事实性知识（原文是 scientifica，英译为 facts）在内，都带入神性秩序。"（AC n.1557, 1661）这种转化不是部分的或表面的，而是深入到存在的每一个层面的根本性改变。

这些理论基础为理解本性合一（unition）提供了系统的思维框架，阐明了转化的内在机制和必要条件。通过理解接受器（receptacles）的功能、转化的整体性过程以及知识概念（scientifica）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为后续讨论耶稣的具体荣化过程（2.3 节）和这一教义在神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2.4 节）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这些概念工具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把握本性合一的实现机制及其在神性秩序（Divine order）中的意义。

三　理论的救赎论阐释

本节将从神学基础的角度，探讨本性合一论在瑞登堡救赎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深远影响。通过分析本性合一与救赎的内在关联、救赎过程中的本性转化特

征，以及神人合一在救赎中的关键作用，揭示瑞登堡救赎论的独特性与现代意义。在瑞登堡的神学思想中，本性合一论构成了其救赎论的理论基石。这一理论不仅重新诠释了救赎的本质内涵，更为理解救赎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正信的基督教》中，瑞登堡明确指出救赎的核心在于耶稣对地狱的制服、天堂秩序的建立，以及为新的属灵教会做准备（TCR n.115）。这种理解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替代性救赎论的局限，将救赎理解为一个更为深刻的秩序重建过程。通过本性合一，耶稣不仅重建了被破坏的神性秩序，更为人类开启了与神结合的新途径。在救赎过程中，本性转化扮演着核心角色。瑞登堡强调，真正的救赎不在于外在的赎罪行为，而在于内在生命品质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通过神性流注（Divine influx）实现，使人能够逐步摆脱自我中心的状态，转向对神性真善的接受与实践（ AC n.10042, 10152）。这一过程要求个体的主动参与，通过持续的自我反省与改善，逐步实现与基督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需要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与坚持。神人合一在救赎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耶稣的荣化过程（glorification），为人类开启了一条通向神性的新途径。这一过程不仅涉及个体与神的关系重建，更包含了存在论层面的深刻变革。瑞登堡在《天堂与地狱》中指出，这种结合主要通过仁义与信仰来实现（ HH n.286-302）。仁义代表着对善的实践，而信仰则是对真理的认知与接受。两者的结合构成了救赎的实质内容，使人能够在存在论层面上与神建立真实的联结。这种理解突破了传统救赎论的局限，为现代神学思考提供了新的维度。首先，它强调救赎是一个内在的、持续的过程，而非外在的、一次性的事件。其次，它突出了个体在救赎过程中的主动性，强调人与神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它揭示了救赎的普遍性特征，表明救赎的可能性向所有愿意接受真理与良善的人开放。

瑞登堡的救赎论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更蕴含丰富的实践意义。这种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个人修持、群体救赎以及教会牧养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实践体系。在个人层面，救赎实践表现为一个渐进性的转化过程。这种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与改善来实现。瑞登堡在《婚姻之爱》中特别强调，人的重生过程类似于自然界的生长规律，需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CL n.145-146）。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经历试探与得胜的循环：试探揭示内在的缺陷与软弱，而通过与基督的配合获得的得胜则带来品格的提升与灵性的成长。这种循环不是消极的重复，而是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每一次的得胜都带来更深层的自我认识和更高度的灵性觉醒。从群体层面来看，瑞登堡的救赎观展现出

显著的普世性特征。他突破了传统教会的排他性救赎观，提出神性之爱不受宗教和文化界限的限制。在《天堂的奥秘》中，他明确指出真正的教会存在于全人类中，不限于特定的宗教团体（AC n.1799, 1834）。这种观点为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宗教对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神性之爱的普遍性体现在它对所有寻求真理与善良的人都持开放态度，这种包容性使得救赎具有了真正的普世意义。在教会牧养实践中，本性合一论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指导。基于本性合一的牧养方法强调引导个体认识并接受神性流注，而不是简单地遵守外在规条。这种方法要求牧者深入理解每个信徒的灵性状态和成长需要，提供个性化的引导和支持。瑞登堡在《新耶路撒冷教义》中特别强调，真正的牧养工作应当关注信徒内在生命的转化，而不是外在行为的规范（NJHD n.123-124）。群体性救赎实践的开展则需要建立在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基础上。教会作为一个属灵共同体，其功能不仅在于提供集体崇拜的场所，更在于创造一个有利于个体灵性成长的环境。这种环境应当既能促进个体与神的直接交流，又能通过群体互动增进彼此的理解与支持。瑞登堡特别强调，真正的教会生活应当体现出对真理的共同追求和对善的集体实践。这些实践层面的阐释不仅丰富了瑞登堡救赎论的内涵，也为现代教会的牧养工作和个人的灵性追求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它既保持了理论的深度，又展现出显著的实践可行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救赎实践体系。

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对神学理论的贡献体现出多层次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些贡献不仅补充和完善了传统救赎论，也为现代神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对实践神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本性合一论通过超越传统替代性救赎理论的局限，开创性地提出了更为深入的救赎观。在《正信的基督教》中，瑞登堡指出传统救赎观过分强调基督受难的代赎意义，而忽视了救赎过程中个体内在生命的转化维度（TCR n.142-143）。他强调救赎不仅是一次性的替代行为，更是一个持续的生命转化过程。这种观点开启了普世救赎的新视角，强调神性之爱的无限包容性，突破了传统教会的排他性救赎观。同时，这种持续性的救赎特征也体现在对个体灵性成长过程的重视上，强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持续实践来实现生命的渐进式转化。其次，瑞登堡的思想对现代神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启示作用。在《天堂的奥秘》中，他提出的普世性救赎观为现代宗教间对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AC n.2853-2854）。这种包容性的神学观点不仅促进了不同信仰传统之间的理解与对话，也深化了人们对神人关系的认识。瑞登堡特别强调神人互动的动态特征，揭示了个体与神性之间的深层联结方式，同时也重视自由意志在救赎过程中的关键作

用。这种整全性的救赎观将个人与群体的救赎维度有机统一，平衡了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的关系。在实践神学层面，本性合一论为当代教会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瑞登堡在《新耶路撒冷教义》中强调，真正的教会生活应当体现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善的实践（NJHD n.241-242）。这种观点为现代牧养工作提供了创新性的思路，强调注重个体的灵性需求，发展整全性的牧养模式。在个人灵性成长方面，本性合一论提供了清晰的成长路径，强调自我反省和持续性灵修习惯的重要性。同时，在教会群体建设方面，这种理论也促进了健康群体关系的建立，培养了服侍型领导的理念，推动了可持续的群体生活模式的发展。瑞登堡的理论贡献深刻影响了现代神学的发展方向。通过对传统教义的创新性诠释，本性合一论不仅丰富了神学研究的内容，更为当代教会的发展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指导原则。这种理论既保持了深刻的神学洞见，又展现出显著的实践价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神学思想体系。这些贡献不仅对神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现代教会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第三节　本性合一的实现过程

一　基督生平中的渐进实现

基督生平展现了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动态过程，可分为童年期的起始、受洗与试探的转折、公开传道的深化，以及十架与复活的完成。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强调，这一过程体现了神性进入人性的渐进性特征（AC n.2803），每个阶段都具有其独特的属灵意义与对应关系（AC n.3518）。以下从属灵意义与神学深度两方面解析这些阶段，并探讨其对信徒的启发意义。

1. 童年期：神性人性结合的起始阶段

基督的童年期虽在福音书中记载不多，却为理解神性如何在人性中扎根提供了关键线索。通过瑞登堡的系统阐释，这些看似简单的历史事件揭示出深邃的属灵真理，展现了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初始阶段（AC n.1460）。道成肉身作为这一阶段的开端，其意义远超出历史事件本身。路加福音记载："她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路加福音 2:7） 而约翰福音则从神学角度宣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

音 1:14）瑞登堡指出，道成肉身象征神性真理主动进入人性状态（AC n.2803），这一过程是渐进的，而非瞬时的转变（DP n.123）。这一事件不仅开启了神圣秩序在世间的重建之旅，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接纳并彰显神性的典范（TCR n.85）。在献殿仪式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结合过程的进一步发展："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上帝。"（路加福音 2:22）瑞登堡指出其深远的属灵意义：献殿表征耶稣逐渐脱去从母亲玛利亚所承受的遗传倾向，同时逐步穿上神性（AC n.2830）。这个转化过程持续进行，直到耶稣里面的一切真理都被提升为神性良善（NJHD n.302）。逃往埃及这一历史事件同样蕴含着深刻的属灵含义。"上帝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马太福音 2:13） 在瑞登堡的解释中，埃及在圣言的内义中象征属世的事实性知识（AC n.1462）。这段时期展现了神性真理如何进入并安置于事实性知识的状态，通过在埃及的寄居，体现了人性在早期如何通过获取外在知识来面对试探并逐步完成净化的过程（AC n.1464）。当我们来到基督十二岁时在圣殿中与教师辩论的事件，可以看到神性智慧在人性中的初步显现。"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加福音 2:49）这一事件标志着重要的转折点：从在埃及被动接受知识，转向在圣殿中主动彰显神性智慧（AE n.864）。

从神学解读的角度来看，这些童年期事件展现了三个关键层面的属灵意义。首先是神性秩序的建立。基督的降生具有双重意义：既是神性进入人性的起点，也是神性秩序在世上重建的开端。这一初步结合为后续的属灵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个体层面开启了耶稣的人性接受神性的能力，在普遍层面为人类与神性结合建立了典范（AC n.1603）。其次是净化与结合的过程。基督逃往埃及的经历象征着人性经历试探和净化的必要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三个关键阶段：遗传倾向的去除、真理知识的获得以及对神性的逐步开放（AC n.1787）。第三是属灵智慧的觉醒。基督在圣殿中的显现体现了理性层面的开启、神性智慧的流入以及对神性使命的初步感知（AC n.1464, 1475）。

这三重属灵意义的解读揭示了基督童年期如何为整个荣化过程奠定基础[142]。通过对应关系的原理[143]，这些事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福音书记载的理解，也为人类重生过程提供了重要范式。特别是在《天堂的奥秘》中，瑞登堡详细阐释了这些属灵

[142] 荣化（glorificatio）是瑞登堡神学中的核心概念，指主耶稣基督将其人性提升为神性的过程。

[143] 对应关系（correspondentia）是瑞登堡神学的重要原理，指属灵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

意义如何与自然层面的事件相对应，从而揭示出更深层的神学真理。这一阶段的研究启示我们，属灵成长始于对神性的初步觉醒与顺服，并通过面对试探逐步净化内心，为更深的属灵结合铺垫道路。这个过程展现了神性如何通过人性的自然发展历程来实现其目的，使人逐步认识到内在的属灵真理。

2.受洗与试探：神性人性结合的关键转折点

基督的受洗与旷野试探期标志着神性与人性合一过程中的决定性转折。这一时期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蕴含深远的属灵内涵。在约旦河边的受洗场景中，"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马太福音 3:16）。瑞登堡在（AC n.2908）中阐释，这一仪式象征着重生的开始（initium regenerationis），尤其是通过试探实现的重生过程。受洗预示着即将展开的荣化过程，标志着神性真理开始主动净化所取的人性（TCR n.144）。紧随其后的旷野试探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转折的意义。"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马太福音 4:1）。瑞登堡在（AC n.1690-1693）中系统阐释了这三重试探的深层含义：首先是物质层面的试探，体现在"将石头变成食物"的挑战中，代表对感官欲望的超越；其次是属灵层面的试探，通过"从殿顶跳下"的诱惑显现，考验对神性智慧的信靠；最后是属天层面的试探，即"万国的荣华"的诱惑，象征对神性使命的完全委身。

从神学视角来看，这一时期展现了三个关键维度的属灵意义。首先是神性秩序的确立（Confirmatio Ordinis Divini）。瑞登堡在（AC n.1685）中指出，受洗标志着神性开始主动引导人性，而试探则表明神性允许人性经历考验以达到更高的状态。这个阶段清晰地展现了神性如何通过有序的方式提升人性。其次是试探与胜利的辩证过程（Tentatio et Victoria）。在（AC n.1692-1695）中，瑞登堡详细阐述了试探的三重层次：外在试探（tentationes externae）关注物质需求，内在试探（tentationes internae）涉及属灵真理，最深层试探（tentationes intimae）直指神性使命。这些试探从外在到内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净化过程，每一重试探的胜利都使人性与神性的结合更为紧密。第三是神性智慧的流入（Influxus Sapientiae Divinae）。在（HH n.223）中，瑞登堡描述了试探后的三个显著特征：对神性的更深觉知（perceptio Divini）、更强大的属灵能力（potentia spiritualis），以及与天使界更紧密的联系（conjunctio cum angelis）。这种流入使基督的人性逐步达到完全的神化状态。

这一时期的经历为现代信徒提供了重要启示。瑞登堡在（AC n.1717）中强调，真正的属灵提升必然伴随着试探，而这些试探是净化和提升的必要过程。通过胜过试探，人性得以与神性建立更深层的结合。这个过程展示了神性如何通过试探来提升人性，使之逐步达到完美状态。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揭示了神性与人性结合过程中的关键转折：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从外在仪式到内在转化。通过对应关系的原理（AC n.2987-2989），这些外在事件完美地反映了内在的属灵实际，为理解属灵成长提供了普遍范式。这不仅是基督自身的经历，也为所有追求属灵成长的人提供了重要典范。[144]

3.公开传道期：神性人性结合的深化历程

耶稣的公开传道期标志着神性与人性结合进入深化阶段。瑞登堡在（AC n.2033）中指出，这一时期的特征是通过持续的试探与得胜，逐步将从母亲所得的人性提升至与神性的完全结合。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尤其在真理层面承受了最严峻的试探，因为神性真理（表现为"人子"）可以受试探，而神性良善（表现为"神子"）则超越一切试探。这一时期的教导具有三重维度：首先是神性真理通过人性的表达（Expressio Divini per Humanum），其次是属天奥秘的揭示（Revelatio Arcanorum Caelestium），最后是对应关系的实践展现（Manifestatio Correspondentiarum）。这三个层面相互交织，形成了完整的属灵教导体系。神迹在这一时期扮演着特殊角色。"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 9:35）。瑞登堡在（TCR n.150）中阐释，神迹具有双重意义：在外在层面彰显神性大能（potentia Divina），在内在层面象征属灵的医治（sanatio spiritualis）。这种双重性完美展现了神性如何通过自然界的形式表达属灵真理。

在荣化过程的深化阶段，瑞登堡在（AC n.2033）中描述了三个关键特征：人性意识的持续扩展（expansio conscientiae humanae）、与神性更深层的结合（profundior conjunctio cum Divino），以及对应关系的逐步完善（perfectio correspondentiarum）。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展现了神性如何系统地提升并完善人性。耶稣的教导方式本身就反映了这一深化过程。"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马太福音 13:34）。瑞登堡在（AC n.3969）中指出，这种教导方

[144] 这种对应关系（correspondentia）的理解方式是瑞登堡神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在[AC n.2987-2989]中，他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外在事件理解内在属灵真理的方法论。这一方法不仅适用于解读圣经事件，也为理解个人属灵经历提供了重要工具。

式体现了神性智慧对人类理解力的适应（accommodatio sapientiae），同时也展现了对应关系的教导原则（principium correspondentiae）。通过比喻，内在真理得以通过外在形式表达，使深奥的属天真理能够为人所理解。这一时期建立了神性流入人性的完整系统。瑞登堡在（DLW n.233）中强调了三个关键层面：教义层面的启示（revelatio doctrinae）、生命层面的转化（transformatio vitae）和秩序层面的重建（restauratio ordinis）。这种流入不仅影响个人层面，更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属灵秩序重建。"从今以后，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翰福音 1:51）。瑞登堡在（AC n.3701）中解释，这段经文揭示了天人之间沟通的恢复（restauratio communicationis）、神性流注的建立（stabilitas influxus Divini）以及对应关系的完善（perfectio correspondentiae）。这种天人交通的重建为后续的完全荣化奠定了基础。

耶稣的公开传道期对现代信徒具有深远启示。瑞登堡在（AC n.2523, 3701）中强调，这一时期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提供了属灵成长的普遍范式（paradigma spiritualis）。这个范式揭示了三个关键原则：真理教导必须符合接受者的状态、外在行为应反映内在转化、属灵成长是渐进的过程。这一阶段完整展现了神性通过人性的完美彰显，以及属灵真理如何通过自然界形式得到表达。通过理解这一时期的深层含义，我们不仅能把握属灵生命成长的规律，更能认识到神性与人性关系的本质，以及属灵真理与自然实相的对应关系。[145]

4.十架与复活：神性人性结合的圆满完成

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约翰福音 19:30）标志着救赎历史的决定性时刻。瑞登堡在（Lord n.29）中阐明，这一宣告揭示了两个根本性的完成：救赎工作的完成（redemptio completa）和荣化过程的完成（glorificatio perfecta）。这双重完成不仅意味着个别事件的结束，更代表着一个全新属灵纪元的开启。十字架作为救赎历史的核心时刻，具有深远的三重意义。瑞登堡在（Lord n.33-35）中系统阐述：首先，它代表着耶稣所经历的最后也是最深的试探，通过这一试探完全征服了地狱的权势；其次，它标志着神性与人性结合的最终完成，人性被完全神化（Deificatio perfecta humanitatis）；第三，它实现了完整的救赎工作，重建了天堂秩序，为人类开启了新的救赎之路。基督教教义中的复活事件更进一步确证了这一

[145] 瑞登堡在[AC n.3701]中特别强调，理解这种对应关系对于把握整个荣化过程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关系到如何理解整个救赎历程中神性与人性的互动模式。

完成的实在性。"摸我看看！魂是没有肉没有骨头的，你们看，我是有的"（路加福音 24:39）。瑞登堡在（Lord n.35）中指出，这段经文揭示了复活的独特意义：它不仅展现了对死亡与地狱的完全得胜，更显明了神性人性的完全合一，以及神性实体（substantiale Divinum）的具体彰显。"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 16:33）这一宣告，正是对这完全得胜的庄严宣告。

十架与复活的影响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整个灵界与自然界中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瑞登堡在（Lord n.61-62）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事件如何从根本上重构了整个灵性世界的秩序。通过征服地狱的权势，耶稣不仅重建了天堂的等级序列，更建立起新的属灵流注系统。这种重建恢复了天堂的和谐，同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救赎纪元，使天堂与人类之间的联系得以重新确立。在人类层面，这一事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重生典范。耶稣的整个生平，特别是十架与复活的经历，展现了重生的全过程：如何面对并克服试探，如何逐步与神性建立更深的联结，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属灵真理。这个典范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通过耶稣的实际经历展现的具体道路。瑞登堡在（AC n.2813）中强调，理解这一典范对于每个人的重生过程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为根本的是，耶稣的十架与复活开启了人类与神关系的新纪元。在这个新时代中，人类获得了与神直接交通的可能性，不再需要通过繁复的仪式或中介。这种新的救赎之路使每个人都能直接接近神性，从而获得真正的属灵自由。瑞登堡在（DLW n.233）中指出，这种自由不是放纵，而是在认识真理基础上，自愿地选择与神结合的生活方式。

瑞登堡在（Lord n.61）中强调了一个核心真理："新教会必须认识到基督是唯一的神，天地的主宰。因为通过十架与复活，祂已经完全地将神性与人性合而为一。这个认识是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关键。"这一宣告为现代信仰实践提供了根本指引。这一真理首先构成了信仰的核心基础。承认并理解基督教传统中理解的耶稣的神性人性的合一，不仅是教义性的认知，更是理解整个救赎计划的关键。通过这一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把握重生的本质与途径。瑞登堡在（AC n.2034）中指出，当我们认识到耶稣通过荣化过程所展现的完美典范时，重生的道路就在我们面前清晰地展开了。这种认识直接影响着信徒的日常生活实践。正是因为耶稣已经完全地将神性与人性合而为一，我们在面对各种试探时才有了可靠的指引。祂的榜样教导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与神的结合，如何在各种处境中保持属灵的自由。瑞登堡在（TCR n.105）中强调，这种实践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对耶稣完成之工的活泼回应。对于教会而言，这一真理指明了其神圣使命。新教会的责任不仅在于传扬完

整的真理，更在于引导人们走上属灵重生的道路。通过忠实地传递这一信息，教会参与到建立新耶路撒冷的伟大工程中。瑞登堡在（AR n.876）中指出，这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是通过每一个信徒的重生过程逐步实现的现实。

十架与复活作为耶稣荣化过程的完满完成，标志着一个新属灵纪元的开启。在这个新纪元中，每个人都被邀请去认识并接受耶稣已完成的工作，从而走上重生与救赎的道路。这个永恒的典范不仅为所有信徒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更赐予我们实践信仰所需的内在动力。通过对这一真理的深入理解与实践，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这转化的大能，并为新耶路撒冷的建立做出贡献。[146]

二 合一的离散层级发展

本性合一的实现过程展现出明显的离散层级特征。瑞登堡在《圣爱与圣智》中系统阐述了离散层级的基本原理："每个人从出生起就具有三重高度层级或离散层级，它们是一个高于或内在于另一个的。这些层级能够逐步开启，随着开启的程度，人在上帝里面，上帝也在人里面。"（DLW n.236）这种离散层级的理论为理解本性合一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离散层级的理论基础

离散层级(discrete degrees)与连续层级(continuous degrees)是理解耶稣的荣化过程中本性合一的关键概念。离散层级表现为质的跳跃性变化，各层级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不能通过简单的积累或渐进而达到更高层级。就像属天、属灵、自然这三个层级，它们之间存在明确的界限，需要通过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才能建立联系。再如，意愿、思维和行动之间是离散层级关系——它们本质不同，各自独立。无论行动如何完善，都无法通过积累变成思维；思维也不会自动转变为意愿。这种质的跳跃性特征，需要通过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才能建立联系。瑞登堡还用人体肌肉和神经的结构说明离散层级：最小的纤维组成较大的纤维束，纤维束再组成完整的器官。这种层层组合的结构，每一层都有明确的界限，不是渐变的关系，而是阶梯式的（DLW n.190）。相比之下，连续层级体现为量的渐进性变化，如同从

[146] 瑞登堡在[AC n.2813]中特别指出，十架与复活的完整意义不仅涉及历史事件的认知，更是关乎如何在现代处境中实践这永恒真理。这种理解对于把握整个救赎计划及其在个人生命中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

幼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或者从暗淡到明亮的光度变化。这两种层级在耶稣的荣化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离散层级更为根本。

在耶稣的荣化过程中，三重层级具有其独特的构成与功能。属天层级(celestial degree)是最内在的层级，直接接受神性之爱的流注，对应着意愿(will)的功能。属灵层级(spiritual degree)居于中间，接受神性智慧的流注，对应着理解(understanding)的功能。自然层级(natural degree)最为外在，接受并实现上述两个层级的流注，对应着行动(action)的功能。这三重层级的完美统一是荣化过程的核心目标[147]。

各层级之间通过垂直对应的方式建立联系。较高层级通过对应关系将神性流注传递给较低层级，这种传递遵循从内而外的规律。每个较低层级都包含着较高层级的完整映射，但以其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神性流注的传递需要各层级保持正确的秩序，较低层级必须对较高层级保持开放和顺服的态度[148]。

2.内在层级的神性化：从属天到属灵[149]

在《离散层级》中，耶稣的荣化过程(Glorification)始于内在层级的神性化。这个过程遵循着从属天到属灵的转化路径：神性首先流入最内在的属天层级，然后逐步向属灵层级过渡。这种转化要求内层维持在一个开放和纯净的状态，使神性能够逐步充满人性。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属天层级首先经历意愿的净化，包括：去除自我之爱；净化世俗之爱；建立对神性之爱的纯粹接受。随后，理解力经历属灵层级的提升：从感官层面的认知开始；发展到对神性真理的理性理解；最终达到对神性真理的直观感知。这个从属天到属灵的转化过程展现了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基础。每一个层级的开启都需要经过试探的考验，通过试探使人性逐步被提升。耶稣在荣化过程中，将从马利亚所取的人性逐步提升至神性，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有序的，遵

---

[147] Burnham，N.C. Discrete Degrees. Philadelphia: The Academy of the New Church，1821. 第八章"The Mind in Three Degrees"和第九章"Three Degrees - Another View"详细阐述了这三重层级的构成与特性。Burnham 引用了《圣爱与圣智》(Divine Love and Wisdom)中第 236-237 节的教导:"每个人从出生就有三个高度的层级，它们可以依次打开;人越是打开这些层级，就越在主里面，主也越在他里面……这三个高度的层级被称为自然的、属灵的和属天的。"这一基本教义为理解主的荣化过程提供了重要基础。

[148] Burnham， Discrete Degrees， 第十章。作者在此基于瑞登堡《圣爱与圣智》(DLW n.231-234)阐述了层级间流注与对应的基本原则。

[149] 属天层级(Celestial)：最高的层级，与神性之爱直接相关，代表意愿层面，关注善的本质。属灵层级(Spiritual)：中间层级，与神性智慧相关，代表理解层面，关注真理的认知。自然层级(Natural)：最外在的层级，与物质世界相对应，代表行为层面，关注具体实践。这三个层级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每个层级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目的，共同构成了瑞登堡神学中的层级理论核心。

循着严格的神性秩序。在从属天到属灵的转化中，较高层级的开启建立在较低层级的完善基础上。这种逐层提升最终导向完全的神性化，使人性能够完全接受并传导神性的流注。这个过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从最内在的属天层级到属灵层级的完整转化，使所取的人性能够与神性完全结合，建立起完整的神性秩序。

3.中间层级的转化：属灵到自然的桥梁

在《离散层级》中，属灵理性层级作为中间层级，其转化过程具有独特的重要性。这一层级通过离散度的提升而被神化，而不是通过连续度的改变。这意味着属灵理性必须经历质的飞跃，而不是量的积累。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AC n.2557)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个过程:"理性心智首先通过真理被光照，就像晨光初现时的情形。这种光照逐渐增强，直到达到正午的光明。"在这个过程中:理性首先被神性真理光照；随后通过对应关系理解更高层级的真理；最终建立起与属天层级的对应关系。在《圣爱与圣智》（DLW n.176-178）中，瑞登堡通过描述大气层如何传导太阳的热和光来说明理性心智的作用。正如大气层在不同层级中传递和调节阳光，理性心智也在不同层级间传递和调节神性的流注。

在属灵层级中，真理与良善的结合遵循着严格的秩序规律。这个过程在《天堂的奥秘》(AC n.3203)中被详细描述:"真理与良善的结合就像婚姻，需要经过求爱、订婚到最终结合的完整过程。"具体表现为:首先是真理的接受与确认；其次是良善通过真理的引导而流入；最后是真理与良善在理性层面的结合。瑞登堡用雅各天梯的异象(创世记 28:12[150])来说明这个过程。在《天堂的奥秘》(AC n.3699-3701)中，他解释说:"天使在梯子上的上下运动表征着真理与良善如何通过理性心智而结合。梯子本身代表着理性作为中介的功能。"这个结合过程反映了神性智慧与神性之爱在中间层级的运作方式。属灵理性作为中间层级，其核心功能在《天堂与地狱》(HH 430)中被描述为“像空气之于光和热那样的媒介"。具体表现为：向上：通过对应关系接受属天层级的流注；向下：将属天的影响转化为自然层级可以接受的形式；调和：在不同层级之间建立有序的联系。这种联结不是简单的传递，而是涉及到形式的转化。就像光通过棱镜被分解成不同波长的可见光一样，属天的流注通过属灵理性被转化成更具体、更适合自然层级接受的形式。这个过程确保了荣化过程中各层级之间的有序联系，同时保持了各层级的独特性。

---

[150] 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创世记 28:12 和合本)

4.外在层级的完满：自然层级的完全神化

在《离散层级》中，自然层级的神化是荣化过程的最后阶段，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阶段。瑞登堡在《圣爱与圣智》(DLW 233)中强调:"最后的事物(ultimates)包含了一切先前的事物，正如果实包含了整棵树的生命。因此，当最外在的层级被神化时，它就成为一切神性特质的完美容器。"这种转化之所以特别具有挑战性，是因为：自然层级最远离神性本质；它承受着最大的对抗力量；需要克服物质世界的惯性。自然层级的转化遵循"最后的要成为最先的"(ultimum fit primum)原则。在《天堂的奥秘》(AC n.3739)中，瑞登堡解释说:"当最外在者被神化时，它就像基石一样，不仅支撑整个建筑，还赋予建筑完整性和稳固性。"这个过程涉及:感官知觉的完全重组；外在行为的彻底转化；物质层面的完全顺服。

在《婚姻之爱》(CL n.168)中，瑞登堡用音乐家和乐器的关系来说明这种转化:"就像一个熟练的音乐家能使他的乐器完全服从于他的音乐意图，同样，当感官完全被神化时，它们就成为表达神性的完美工具。"这种转化表现为：感官能够直接感知属灵实在；物质完全服从于神性秩序；外在与内在达成完美对应。
正如瑞登堡所教导的，这种顺服不是通过压制或否定实现的，而是通过提升和转化。就像金属在熔炉中被提纯一样，自然层级经过神性之火的炼净，最终成为神性的完美载体。当自然层级完全神化时，三个层级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在《正信的基督教》(TCR n.109)中，瑞登堡描述这种状态:"就像完美的人体，其中灵魂(属天)、心智(属灵)和身体(自然)和谐统一。"这种统一创造了神性之人(Divine Human)，具体表现为：属天层级提供神性之爱的流注；属灵层级确保神性智慧的运作；自然层级成为完美的表达形式。这种统一创造了一个新的实在：神性之人(Divine Human)。这不仅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更是一个具体的实在，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层级的完美统一；建立了神与人类交流的永恒基础；为人类的重生提供了具体模式。

在这个最终阶段，各层级之间的对应关系达到完满。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AC n.4523)中用人体的完美运作来说明这种状态:"就像健康的身体中，意志的每个冲动都能立即转化为相应的行动，没有任何阻碍。"这种完满的对应关系表现为:内在的神性意愿完全对应于外在的行为；神性智慧完全反映在感官认知中；神性生命自由流通于所有层级。这种完满的对应关系确保了神性能够完全地通过已经神化的人性来运作，实现了瑞登堡所说的"神性充满人性"(Divinum Humanum)的理想状

态。正如他在《圣爱与圣智》(DLW n.233)中所说:"当最后的事物被神化时，神性流注就像阳光通过完全透明的水晶那样，毫无阻碍地流通于所有层级。"这样的完满状态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更是为人类的重生提供了具体的模式和方向。现代瑞登堡研究者普遍认为，这种完整的神化理论为理解人类与神性关系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视角，[151]为基督教传统注入了新的视角。

第四节 本性合一论的理论评价

本性合一论作为瑞登堡神学思想的核心理论，展现出显著的创新性与系统性。本节将从理论成就、局限性及发展前景三个维度展开全面评价，以期深入把握这一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理论的核心成就

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在神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创新、基督论理解以及救赎论拓展等方面。正如琼森(Jonsson)在《远见的科学家》(Visionary Scientist)中所指出："瑞登堡的神学思想体系展现了一种罕见的综合能力，他不仅保持了传统神学的深度，更将其与启蒙时代的科学精神巧妙地结合起来。"[152]这种独特的综合能力为现代神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在方法论层面，瑞登堡通过其对应理论(Correspondence Theory)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虽然他的神学思想完全基于《圣经》的精神内涵，但其解释方法实际上是由他先前发展的知识体系所决定的。这一理论不仅在《天堂与地狱》中得到系统阐述，更在《圣爱与圣智》中得到深化发展。正如伍斯特(Worcester)在其研究中指出："瑞登堡的对应理论通过人体与天国的类比，揭示了物质世界与灵性世界之间的深刻联系，并为探索这些关系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153] 虽然这种方法在某些属灵

---

[151] Jonathan S. Rose 在其著作《Swedenborg's Garden of Theology》（2011 年）中分析了瑞登堡的神学框架，指出他对神化（Glorification）概念的独特贡献，即通过人类的自由意志与神圣意志的合作实现灵性转变。

[152] Jonsson, Inge. Visionary Scientist: The Effect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n Swedenborg's Cosmology.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99, p.82.

[153] Worcester, John. Physi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Boston: Massachusetts New Church Union, 1889, pp.7-8, 354-355.

真理的验证上可能难以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的实证标准，但其整体性思维方式为当代神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基督论方面，瑞登堡提出了一种动态的神人二性统一理解。他在《天堂的奥秘》中详细阐述，基督的神性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而非传统神学中静态的位格合一："耶稣持续不断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被荣化时，才将纯粹的人性分离并脱去。"（AC n.2159） 这种动态理解不仅深化了对基督论的认识，也为人类属灵成长提供了范式。在《圣爱与圣智》(Divine Love and Wisdom)中，他进一步阐明："耶稣通过逐步地使人性神性化，最终达到完全的合一。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就像人的重生一样。"（DLW n.221）在救赎论层面，瑞登堡对救赎本质的重新诠释具有重要意义。在《正信的基督教》(True Christian Religion)中，他强调救赎是一个持续的内在转化过程："救赎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更是一个持续的属灵重生过程。"（TCR n.579） 他将基督的荣化过程与人类的重生建立起深刻的对应关系："耶稣的荣化过程为人类的重生树立了典范。"（AC n.3138） 这种救赎观强调个人的内在转化，与当代强调灵性成长的神学思潮形成深刻共鸣。[154]在认识论层面，瑞登堡提出了独特的认知理论。他在《圣爱与圣智》中系统阐述了感觉认知、理性认知和灵性认知三个层次："人类的认知能力分为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规律。"（DLW n.237） 这种多层次的认知理论不仅丰富了传统神学认识论，也为理解人类认知过程提供了独特视角。他特别强调灵性认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把握神圣真理的关键途径。[155]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还体现出显著的整合特征。他试图将神学思考与自然科学知识、哲学思辨与灵性体验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种整合性思维在当代跨学科研究中显示出特殊价值。[156]他的理论虽然产生于 18 世纪，但其中蕴含的许多洞见对现代神学研究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二　理论的局限性

尽管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从现代神学和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局限性。这些局限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概念框架和社会维度等方面，需要在现代语境下进行深入反思。在方法论层面，瑞

[154] Jonsson, Inge. Emanuel Swedenborg.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71, p.178.

[155] Horn, Friedemann. Schelling and Swedenborg.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97, p.156.

[156] LAWRENCE, James F. Swedenborg's Science: A Paradigm for Integration[J]. The New Philosophy, 1992, 95: 447-470.

登堡的对应理论虽然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但其论证过程较多依赖个人的灵性体验。这种高度个人化的认知方式在现代学术语境中面临着可验证性的挑战。Wayne Proudfoot 在其开创性著作《Religious Experience》(1985)中指出，宗教经验的研究需要在保持现象学描述的丰富性的同时，建立起可供学术讨论的客观标准。[157]这一观点揭示了瑞登堡理论在方法论上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空间。Caroline Franks Davis 在《The Evidential Force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进一步补充说明："重要的神学思想往往需要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获得新的诠释和发展。"[158]在与现代科学对话方面，瑞登堡的理论虽然展现出前瞻性的洞见，但其 18 世纪的科学知识框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某些局限。Ian Barbour 在其经典著作《Religion and Scienc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s》中强调："任何试图整合科学与宗教的努力都需要认真对待当代科学的最新发展，同时保持对传统神学洞见的尊重。"[159]这提示我们需要在保持瑞登堡核心思想的同时，对其具体论述进行现代性的转译和更新。在社会维度方面，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较为强调个体的内在转化，而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关注相对不足。这一局限在当代解放神学和政治神学的视角下显得尤为突出。Arthur Peacocke 等当代神学家强调了神学思考需要超越个人灵性层面的重要性。Peacocke 在《Theology for a Scientific Age》中探讨了神圣意义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指出神学必须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160]。这一观点揭示了瑞登堡思想在社会维度上的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认识这些局限性并不会减弱瑞登堡思想的重要价值。相反，通过认识这些局限，我们能够更好地在现代语境中发展和运用其思想遗产。这种更新不仅有助于瑞登堡思想在当代的传播，也能为现代神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维度。我们需要在保持其核心洞见的同时，积极吸收现代方法论的进展，更新其概念框架，并拓展其社会维度的关注。

---

[157] Proudfoot, Wayne. Religious Exper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179-189.

[158] Davis, Caroline Franks. The Evidential Force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241

[159] Barbour, Ian G. Religion and Scienc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7, p.77

[160] Peacocke, Arthur. Theology for a Scientific Age: Being and Becoming-Natural, Divine and Huma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pp. 312-337. Peacocke 在第 15 章"Divine Meaning and Human Becoming"中讨论了神学对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意义。

三　理论的发展前景

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在当代神学发展中仍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些前景主要体现在与现代科学的对话、跨文化神学的发展以及实践神学的创新等方面。特别是在比较宗教研究领域，通过心智理论的视角，为理解不同宗教传统中的精神实践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这在当今多元宗教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在与现代科学的对话方面，瑞登堡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为建立科学与信仰的桥梁提供了重要启示。特别是在量子物理、认知科学等前沿领域，其对应理论的某些核心洞见正获得新的诠释空间。Fritjof Capra 在《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指出："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发现，特别是关于实在的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的认识，与包括瑞登堡在内的神秘主义传统展现出令人惊讶的相似性。"[161]在跨文化对话领域，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对话平台。Wilfred Cantwell Smith 在《信仰的含义与终结》中指出："真正的跨文化神学对话需要建立在对终极实在的共同理解基础之上。"这一观点与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形成了某种呼应，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有益的概念框架。[162]在实践神学和心理咨询领域，瑞登堡的理论为探索现代心理咨询和灵性辅导提供了一定的思考角度。尽管瑞登堡的思想在主流心理学中较少被直接应用，但其关于内在与外在世界关系的观点，与某些整合性心理治疗模式中对身心灵连接的关注存在概念上的相似之处。精神病学家 Wilson Van Dusen 是少数将瑞登堡思想应用于临床实践的专业人士之一，他在其研究中探索了瑞登堡的对应理论如何帮助理解某些心理现象[163]。这种思想传统代表了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它我们可以探索灵性维度如何融入心理健康实践中。"在生态神学方面，瑞登堡强调的自然界与灵界的对应关系，为建构现代生态神学提供了重要思路。虽然 Mary Evelyn Tucker 在《宗教与生态学》[164]中并未直接提到瑞登堡，但她强调了宗教传统在重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为我们进一步将瑞登堡的'对应理论'纳入生态神学的框架提供了启发。"在社会伦理领域，瑞登堡理论中个体内在转化与社会变革的关联性，为当代社会伦理提供了重要启示。Jürgen Moltmann 在《希望神学》的修订版中指出："个体的属灵转化与社会正义的实现是相辅相成

---

[161] Capra, Fritjof. The Tao of Physics. Berkeley: Shambhala, 1975, p.303

[162] Smith, Wilfred Cantwell. 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62, p.189

[163] Van Dusen, Wilson. The Presence of Other Worlds: The Psychological/Spiritual Findings of Emanuel Swedenborg[M]. West Chester, Pennsylvani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4: 82-85.

[164] Tucker, Mary Evelyn. Religion and Ecology: Can the Climate Change? Daedalus 130, 2004, p.78

的，瑞登堡的理论虽然侧重前者，但其中蕴含的整体性视角对于理解这种关联具有重要价值。"[165]

展望未来，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作为一个具有深刻洞见的神学思想体系，其发展潜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将个人灵性体验与科学的客观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建立更全面的理解框架，使其在现代语境中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需要深化与现代科学的对话，尤其是在意识研究和量子物理等前沿领域，通过科学视角为瑞登堡思想提供新的诠释工具；同时，也需要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如社会正义、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以体现这一神学思想对现实议题的深刻关怀和指导意义。正如 Cornel West 在《美国逃不开的种族问题》25 周年新版中所指出的：“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神学传统都需要在保持其核心洞见的同时，不断回应时代的新挑战。”[166]这一观点表明，瑞登堡的思想虽然产生于 18 世纪，但其核心洞见在解决当代问题时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性。通过推动与现代科学的深入对话、促进跨文化交流以及创新实践应用，这一思想体系有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获得更丰富的诠释与发展，从而为人类灵性探索和社会进步提供持续的智慧支持。

[165] Moltmann, Jürgen. Theology of Hop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p.330

[166] West, Cornel. Race Matters: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17, p.xxiii.

第三章 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

基督论是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议题，其发展历程体现了神学思维的重要转变。本章将聚焦于从阿奎那的"位格合一"到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这一基督论范式的转换过程。这一转换不仅反映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本变化，也展现了对基督神人关系理解的深化。通过对比分析这两种基督论模式的本质差异、思维方式的转变及其神学意义，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基督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一节 两种基督论的本质差异

在基督教神学研究史上，基督论始终是最受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关于阿奎那与瑞登堡基督论的比较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天主教学者吉尔松（Étienne Gilson）在其代表作《中世纪哲学精神》中，从经院哲学的角度系统阐释了阿奎那基督论的理论体系，特别强调了其在逻辑结构和本体论基础上的完备性[167]。而巴特（Karl Barth）则在《教会教义学》第四卷中从救赎论的视角重新审视了阿奎那的贡献，指出其基督论与救恩论的内在关联[168]。近年来，随着比较神学研究方法的兴起，学界开始尝试在更宽广的框架下理解这两种基督论。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使得学者们更加关注基督论理解的多元可能性。同时，实践神学的蓬勃发

[167] Gilson, Étienne. 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A.H.C. Downes.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1 [原版 1936], pp. 213-225. 吉尔松在此详细分析了阿奎那基督论中的哲学基础。

[168]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IV/1. Edinburgh: T&T Clark, 1956, pp. 157-210. 巴特在此探讨了基督论与救赎论的关系。

展，也推动了人们对基督论实践维度的深入思考。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的局限：对这两种基督论的比较往往局限于个别层面，缺乏系统性的整体对比；对其在思维模式和认知方式上的深层差异关注不足；对这两种进路在现代神学中的整合可能性探讨也相对欠缺。

阿奎那和瑞登堡在基督论上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进路。阿奎那沿袭迦克墩会议的传统，在《神学大全》中系统阐述了"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理论，强调在基督唯一位格中同时具有完整的神性和人性[169]。在这一框架下，基督的神人二性被理解为在逻辑上同时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它们在基督的位格中得到完美的统一。这种理解体现了经院哲学精确的概念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为天主教传统的基督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登堡的"本性合一"（unio essentialis）理论。他基于其独特的灵性体验，在《正信的基督教》中提出基督的神人合一是一个动态的"荣化"（glorification）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督逐步将其人性提升并转化为神性，最终实现了完全的神化。这种理解突破了传统位格合一理论的静态框架，将基督论的重点从本质属性的逻辑关系转向了生命转化的实际过程。这两种基督论的差异绝非仅限于概念使用或理论表述的层面，而是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认知进路和救赎理解。本节将从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救赎论三个维度，深入分析这两种基督论的本质差异。这种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基督论发展的重要转折，也为现代神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通过对比这两种进路的特点和局限，我们可以探索出一条更加完整和平衡的神学道路。

一 思维模式的根本差异

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阿奎那与瑞登堡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范式。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他们对具体教义的理解上，更深刻地反映在其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中。

1. 静态结构 vs 动态过程

阿奎那的思维模式展现出显著的静态结构特征。这种特征深深植根于他所继承的经院哲学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在《神学大全》（Summa

[169]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III, q.2, a.1-2. 阿奎那在此系统阐述了位格合一的概念。

Theologica）中，阿奎那明确阐述了基督位格的本质："在基督里，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不是偶然的，而是本质的、位格性的联合。"（ST III, q.2, a.6）这种表述反映了他对存在结构永恒性的强调，体现了典型的静态本体论思维。在阿奎那的思维框架中，"存在"(esse)是一个关键概念，它强调的是永恒不变的本质特性，而非时间中的变化过程。这种对永恒本质的关注使得他的神学体系呈现出鲜明的静态结构特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登堡所展现的动态过程思维。在《圣爱与圣智》中，瑞登堡提出了一个根本不同的视角："耶稣在世时，使其人性逐步神性化，直到与神性完全结合。这个过程是根据神性秩序，循序渐进地进行的。"（DLW n.221）这种理解方式引入了时间维度，将基督的存在理解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生命历程。瑞登堡特别强调，基督的"荣化"过程是通过一系列试探-争战-胜利的循环来实现的："耶稣在世时经历的每一个试探与得胜，都是其人性逐步达至神性的阶段性实现，这个过程始于降生，终于复活，体现了完整的神性秩序。"（DLW n.227）

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阿奎那的静态思维倾向于通过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来把握真理，这种方法为建立系统的教义体系提供了基础。而瑞登堡的动态思维则更注重对生命过程的观察和理解，这种方法更有助于把握灵性生命的发展规律。在当代神学研究中，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需要在静态结构与动态过程之间保持辩证的平衡，既要重视教义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又要关注灵性生命的发展动态。

2. 抽象 vs 具体

阿奎那倾向于使用抽象的哲学概念来阐述神学真理。在《神学大全》中，当论述基督的本质时，他大量运用如"本质"（essence）、"位格"（person）、"实体"（substance）等形而上学概念。这些源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抽象术语构成了他神学思维的基本框架。例如，在讨论基督的两性时，他写道："基督具有完整的神性本质和完整的人性本质，在位格的统一中结合。"（ST III, q.2, a.2）

与之相反，瑞登堡则倾向于通过具体的意象和经验来传达属灵真理。在《圣爱与圣智》中，他经常使用自然界的现象作为说明工具。比如，他用太阳的热与光来说明圣爱与圣智的关系："正如太阳的热与光不可分离，圣爱与圣智也是如此运作。"（DLW n.5）这种具体的比喻不仅使深奥的真理更容易理解，也反映了他的

对应理论(correspondence)的核心思想。在这一理论中，物质世界的每一个现象都与属灵实在有着确定的对应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类比系统。正是这种对应关系的认识，使得瑞登堡能够系统地运用自然现象来阐释属灵真理。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反映在他们对神学知识的获得方式上。阿奎那主要通过理性思辨和逻辑推导来建构其神学体系，而瑞登堡则强调直接的属灵经验和观察。这种方法论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著作风格和教学方式。这种抽象与具体思维方式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教学方法和著作风格。阿奎那的著作主要面向受过严格哲学训练的神学家，其论证过程严格遵循经院哲学的辩证方法。而瑞登堡的著作则试图让普通读者也能理解深奥的属灵真理，通过大量具体的自然现象和生活经验来阐释属灵真理。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他们对圣经诠释的方法上：阿奎那倾向于从经文中提炼出普遍的教义原则，而瑞登堡则更注重揭示经文中蕴含的具体属灵经验和生命图景，通过其对应理论建立起自然界与属灵世界的系统联系。

二 认知方式的本质区别

在探讨阿奎那与瑞登堡的认知方式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两位思想家在认识论基础上的根本差异。阿奎那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采取经验-理性的进路："无物在智者之内，先非在感官之中"（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prius fuerit in sensu）。在《神学大全》中，他明确指出："人的认识始于感官，经由想象，而后通过主动理智的抽象作用，获得普遍性的认识。"（ST I, q.84, a.6）这一过程体现了从个别到普遍的认知路径。与之相对，瑞登堡则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对应-启示进路。在《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中，他强调："属灵的认识并非来自感官经验的归纳，而是通过天堂之光的照明，直接把握实在的本质。"（HH n.130）这种认知方式更倾向于从普遍到个别的展开过程，其特点是强调灵性直观的优先性，通过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直接理解实在的本质结构。

这种认识论的差异深深植根于两人不同的本体论预设之中。阿奎那在实体-偶性（substance-accident）的框架下思考问题，他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强调形式（forma）与质料（materia）的结合，并通过四因说来解释存在的构成。在《神学大全》中，他明确指出："在受造物中，本质（essentia）与存在（esse）是有区别的"（ST I, q.3, a.4），这种区分构成了其本体论的基础。在因果关系的理解上，他重视自然因果链条，承认第二原因的相对独立性。而瑞登堡则建立了一个层级-流

注（degrees and influx）的框架。在《圣爱与圣智》中，他区分了三重天堂的层级（celestial, spiritual, natural degrees）以及广度层级（degrees of latitude），强调灵界与自然界的对应关系："一切自然存在都源于属灵实在的流注（influx），并与之保持完美的对应。"（DLW n.52）在他看来，自然界完全依赖于灵界的流注，两者通过对应关系保持密切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

在方法论层面，这种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阿奎那采用严格的论证-分析方法，其思维特点是系统的逻辑论证和严格的概念分析。在《神学大全》中，每个问题（quaestio）都遵循固定的结构：先提出问题，继而列举反对意见（objectiones），然后是"相反意见"（sed contra），最后给出自己的解答（respondeo）并回应各种反对意见。这种方法充分体现了经院哲学严密的论证传统。相比之下，瑞登堡倾向于直观-综合的方法，强调整体的直观把握，采用象征性的解释和类比的思维方式。在《圣爱与圣智》中，他经常通过自然现象来阐释属灵真理："正如太阳通过热和光滋养自然界，主通过圣爱与圣智维系整个创造。"（DLW n.5）这种方法不仅使深奥的真理更易理解，也展现了他独特的对应性思维方式。

这种方法论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两人的真理观。阿奎那坚持符合论的真理观，将真理定义为智性与实在的符合，强调客观对应关系和逻辑一致性，其真理验证依赖于理性论证、经验验证和教会传统。瑞登堡则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启示论真理观，他认为真理在于灵性与神性的对应，强调内在意义关系和象征一致性，其真理验证主要依靠灵性直观、对应关系的确立和圣经启示的印证。这两种真理观的差异也反映在他们对圣经诠释的方法上。阿奎那倾向于从经文中提炼教义真理，而瑞登堡则着重发掘经文的内在属灵意义，形成了其独特的"内义"（internal sense）诠释体系。

这种认知方式的本质区别对现代神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在认识论层面，阿奎那的理性分析方法（via rationalis）和瑞登堡的灵性直观方法（via spiritualis）代表了神学认识的两个重要维度。这两种进路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认知方式。正如当代神学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所指出的，完整的神学认识需要同时包含理性的普遍性和启示的特殊性。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阿奎那与瑞登堡的认知方式差异反映了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理性思辨与灵性直观的辩证关系。理解这种本质区别，不仅有助于把握神学认识的特点，也为现代神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思想资源。在当代神学研究中，我们需要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也注重灵性深度的开掘，从而实现理性与信仰的有机统一。

三　救赎论视角的重要转变

阿奎那与瑞登堡在基督论上的根本差异，最终体现在他们对救赎本质的不同理解上。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他们各自的神学思维特点，更深刻地揭示了基督教救赎论从法律性范式向生命性范式的重要转变。阿奎那的救赎论建立在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的基础之上，强调基督作为中保（mediator）的角色。在这一框架下，救赎被理解为一个法律性的过程：基督通过其完美的神人二性，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赎罪的法律要求。这种理解深受安瑟伦"代赎说"（satisfaction theory）的影响，将救赎描绘为一个满足神圣公义要求的法律行为。在《神学大全》中，阿奎那详细论证："基督的受难不仅足以救赎人类的罪，而且有余。因为他所受的苦难源于完美的爱，且其神性赋予了这种受难无限的价值。"（ST III, q.48, a.2）这种解释框架通过强调救赎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为经院哲学传统中的赎罪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登堡的生命性救赎观。在《正信的基督教》中，他提出了一个根本不同的视角："救赎的本质不在于满足某种法律要求，而在于实现生命的根本转化（transformation）。耶稣通过逐步荣化其人性的过程，为全人类开辟了一条通向神性的道路。"（TCR n.579）在瑞登堡看来，基督的救赎工作首先是一个生命的转化过程（process of glorification），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代赎。这种理解将救赎从外在的法律框架转向了内在的生命更新，强调了救赎的实践性和过程性特征。

这种视角的转变带来了三个重要的神学洞见：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救赎的本质。在阿奎那的框架中，救赎主要表现为法律地位的改变（status change），而在瑞登堡的理解中，救赎则是实质性的生命转化（life transformation）。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到对信徒生活的理解：前者更强调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的法律地位，后者则更注重生命成圣（sanctification）的实际过程。其次，这种转变深化了对基督工作的理解。在传统的位格合一理论中，基督的救赎工作主要通过其受难和死亡来完成，而在瑞登堡的本性合一（unio essentialis）框架下，基督的整个生平，特别是其荣化过程，都成为救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他在《圣爱与圣智》中所强调的："耶稣在世上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救赎的一部分，因为每一步都在为人类开辟

一条通向神性的道路。"（DLW n.233）第三，这种转变重塑了救赎论的实践取向。阿奎那的进路强调教会圣事（sacraments）的中介作用，通过制度化的仪式来传递救赎的功效。而瑞登堡的理解则更强调个人灵性生活的直接性，认为每个信徒都可以通过效法基督的榜样，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生命的转化。这种差异反映在他们对教会角色的不同理解上：前者强调教会作为救恩的必要中介，后者则更注重个人与神的直接关系。

这种救赎论视角的转变对现代神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它提醒我们需要平衡救赎的法律性和生命性维度，既不能忽视救赎的客观基础，也不能忽略其主观实现。其次，它为当代基督徒生活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解框架，帮助我们将救赎与日常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最后，这种转变也为现代教会的牧养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提醒我们在强调教会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个人灵性生活的培养。

表 5： 阿奎那与瑞登堡基督论的核心差异对比

比较维度		阿奎那基督论	瑞登堡基督论
基本进路	思维特征	静态结构思维	动态过程思维
	理论基础	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灵性启示、对应理论
	概念表达	抽象哲学概念	具体自然比喻
方法论	认识路径	经验-理性进路	对应-启示进路
	论证方式	三段论推理、概念分析	象征解释、灵义阐发
	真理标准	理性论证与教会传统	灵性直观与圣经启示
救赎论	核心理解	法律性救赎	生命性救赎
	理论基础	位格合一论	本性合一论
	实践重点	教会圣事、制度化仪式	个人灵性、生活实践

本节通过对阿奎那"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与瑞登堡"本性合一"（unio essentialis）两种基督论模式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基督教神学思维的重要转变。这

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理论构建方式上，更深刻地反映了对基督本质的理解差异。阿奎那依循经院哲学的思维传统，通过严密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建立了一个静态的、结构性的基督论体系（ST III, q.2, a.1-2）。在这一体系中，基督的神人二性被理解为在其位格中永恒共存的本质属性。这种理解为天主教的传统基督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某些理论困境，特别是在解释神人二性的实际互动关系时。相比之下，瑞登堡基于其独特的灵性体验，提出了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基督论理解（TCR n.126）。他将基督的神人合一描述为一个渐进的"荣化"（glorification）过程，强调了基督人性向神性提升的动态特征。这种理解不仅克服了传统位格合一理论中的某些困难，也为理解基督的救赎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在解释基督生平的具体事件时，这种动态模式显示出更强的解释力。

两种基督论模式的差异，从根本上反映了不同的神学思维方式：一个倾向于通过理性分析建立普遍有效的教义体系，另一个则更注重个别经验和具体过程。这种差异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对立，而是反映了基督论理解的不同维度。事实上，这两种进路可以被视为互补的视角：位格合一强调了基督身份的本体论基础（ontological foundation），而本性合一则揭示了这一身份实现的具体过程（processual realization）。在当代神学研究中，如何整合这两种视角，既保持教义的稳定性，又不失动态的生命特质，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这一理论转变不仅为我们理解其他神学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更为当代基督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思考框架。它提醒我们在进行神学思考时，需要同时关注结构与过程、本质与变化、普遍性与具体性这些维度。这种平衡的思维方式，对于深化我们对基督奥秘的理解，以及发展符合现代处境的基督论诠释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节 基督论思维的典范转移

基督论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转变，不仅是教义内容的更新，更体现了思维方式的典范转移。这种转移展现了基督论理解的历史发展过程，反映了从中世纪到近代的神学思维革新。

一　转移的历史进程

1. 位格合一说的历史局限

位格合一说自迦克墩会议（451 年）确立为正统教义以来，一直是平衡基督神人二性关系的重要框架。这一教义的形成经历了早期教会数个世纪的神学争辩，从尼西亚会议（325 年）对基督神性的确认，到以弗所会议（431 年）对"上帝之母"称号的争议，最终在迦克墩会议上形成了"一个位格两个本性"的经典表述。在随后的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家们，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等人，试图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范畴进一步阐释这一教义，使之系统化和理性化。然而，随着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深入发展，位格合一说的内在局限性逐渐显露，特别是在概念复杂性和逻辑矛盾方面。此外，16-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更进一步挑战了这一解释框架的有效性，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理论危机。在教会传统解释层面，位格合一说首先面临着概念界定的复杂性问题。为了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传统教义不得不运用大量抽象的哲学概念。正如阿奎那在《神学大全》第三部分所展现的，“位格”（persona）、"本性"（natura）、"本质"（essentia）、"存在"（esse）等形而上学概念的运用，虽然试图厘清基督位格与本性的关系，却也导致了解释体系的日益复杂化。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不仅在不同神学家之间存在诸多争议，更在东西方教会的术语使用上（如 hypostasis 与 persona）显示出显著差异。例如，迦帕多家教父们倾向于从三位一体的角度理解位格概念，而西方教会则更多从个体本质的角度来理解。更为棘手的是逻辑推理中的内在矛盾。当神学家们试图解释一个位格如何同时具有两个意志、神性与人性如何在不混淆的情况下完全合一等问题时，常常陷入难以自洽的困境。这一点在单意说（Monothelitism）的历史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六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680-681 年）虽然否定了单意说，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逻辑困境。正如 Wolfhart Pannenberg 在《系统神学》中指出，这些逻辑困境不仅导致了持续的神学争议，更影响到教会的实践生活。普通信徒难以理解抽象的位格概念，牧者们在传教实践中也面临着如何向非基督徒解释这一教义的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位格合一说面临的挑战愈发严峻。16-17 世纪的科学革命标志着人类理解世界方式的根本性转变。Alexandre Koyré 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中深入分析了这一转变：经验观察方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演绎推理，机械论世界观削弱了对超自然干预的信任，而实证主义的兴起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形而上学概念的正当性。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基督论提出了更为根本的质

疑。笛卡尔的方法论怀疑深刻影响了神学思维方式，斯宾诺莎对传统形而上学概念的批判动摇了其根基，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认识界限的划定，更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质疑了传统形而上学概念的有效性。与此同时，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提出了新的认识论要求。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强调经验认识的重要性，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怀疑和贝克莱对抽象概念的批判，都要求神学概念必须能够回溯到具体的经验基础。正如 Karl Barth 在《教会教义学》中指出，这些内在局限和外部挑战不仅暴露了传统解释框架的不足，也为新的神学思维方式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位格合一说在这些内外部困境的冲击下，最终推动了基督论范式的转移，为本性合一说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这种转变不仅是教义解释方式的更新，更是对基督论理解的根本性突破。

2. 本性合一说的孕育与形成

本性合一说的形成并非突然之举，而是在新时代思维方式的影响下逐步孕育而成的。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欧洲思想界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换，这种转变为新的神学思维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工具和方法论基础。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瑞登堡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成功地将当时最新的科学方法与传统信仰实践相结合，开创了理解基督论的新途径。新思维方式的萌芽首先体现在科学方法对神学研究的深远影响。牛顿的自然哲学不仅建立了系统的实验方法，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通过仔细观察自然现象来发现背后的普遍规律。这种方法论很快影响到神学领域，促使神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如何通过观察和经验来理解信仰真理。同时，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为理解实在的层级性提供了重要启发，这种系统思维方式对后来瑞登堡发展对应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实验哲学特别强调直接观察的重要性，这种态度也逐渐渗透到神学研究中，使得神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人的属灵经验和直接启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瑞登堡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瑞登堡深谙当时最新的科学方法。在其早期的矿物学、生理学研究中，他就展现出对系统观察和归纳推理的精准把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动物王国》（Regnum Animale）中发展出的"系列和程度"（series and degrees）理论，为后来理解灵性世界与自然界的对应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瑞登堡在 1745 年经历属灵觉醒后，他并未抛弃科学思维方式，而是将其与属灵洞见有机结合，这种结合产生了独特的认识论突破。

瑞登堡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现并系统阐述了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的普遍原理。这一原理表明，物质世界与属灵世界之间存在着系统的、可理解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随意的比喻，而是基于实在本身的内在结构。通过这一理论框架，瑞登堡成功地将科学的系统性思维与属灵真理的理解结合起来。例如，在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时，他不再诉诸抽象的位格概念，而是通过对应关系来说明神性如何通过人性运作，就像灵魂通过身体显现一样。这种解释既保持了科学的严谨性，又避免了传统位格合一说中的逻辑困境。在此基础上，瑞登堡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在《天堂的奥秘》（Arcana Coelestia）中，他详细阐述了如何通过对应关系来理解圣经文本，特别是关于上帝的降世化身。这一新框架的特点在于：首先，它建立在可验证的属灵经验基础上，而不是纯粹的思辨推理；其次，它提供了一个连贯的解释系统，能够自洽地说明从神性到人性的全部过程；最后，它与现代科学世界观相容，避免了与理性认识的冲突。这种新的解释框架最终发展成为本性合一说的理论基础，为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提供了更符合现代思维方式的途径。

3. 转移的必然性

从位格合一说向本性合一说的转移，并非单纯的理论更替，而是多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这种范式转移反映了时代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信仰认识的逐步深化，以及教会实践中日益凸显的现实需求。通过考察这一转移过程的必然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基督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首先，时代发展对神学思维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18 世纪以来，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牛顿力学建立的机械宇宙观要求任何解释都必须符合自然规律的一致性，而不能诉诸随意的超自然干预。同时，实证主义的兴起强调经验证据的重要性，使得传统的纯思辨方法越来越难以被接受。正如 Isaiah Berlin 在《启蒙运动的时代》中指出，这一时期形成的"科学精神"要求神学解释必须具有可验证性和系统性[170]。传统位格合一说中大量抽象概念的运用，与这种新的认知要求之间存在明显张力。此外，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为理解人的意识和主体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使得传统位格概念的局限性更加明显。例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通过其经验主义进路，强调宗教体验的核心在于个体的心理和灵性体验，而非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171]

---

[170] [1] Isaiah Berl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56), 第 2 章。

[171] James W.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M].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02.

其次，信仰理解的深化也推动了这一转变。随着圣经研究方法的进步和教会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早期基督教信仰发展的认识更加清晰。历史批判方法的应用揭示了位格合一说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偶然性，同时也展现了早期教会对基督身份理解的多样性。例如，Adolf von Harnack 在《教义史教程》中指出，位格合一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哲学概念的影响，而这些概念并非源自圣经本身。此外，对犹太启示文学传统的深入研究也为理解新约基督论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研究表明，早期基督徒理解耶稣身份的方式远比传统教义更为丰富多样。这种认识的深化促使神学家们寻求更符合圣经原意的解释框架。

最后，教会实践的现实需要也强烈要求教义解释的更新。在现代传教事业中，传统的位格合一说常常成为与其他文化对话的障碍。特别是在与东方文化的接触中，西方形而上学概念的运用往往导致严重的理解困难。如 Karl Rahner 在《神学论文集》中所指出，现代教会面临着如何用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传达基督信仰的挑战。同时，基督教教育和牧养实践也需要更容易理解和应用的解释框架。本性合一说通过强调经验可及性和系统性，更好地满足了这些实践需求。

从更深层的角度看，这一范式转移深刻体现了神学认识不断更新的内在规律。正如 Bernard Lonergan 在《神学方法》中所指出，神学是一种动态的、历史性的活动，其表达形式必须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和时代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位格合一说向本性合一说的转变，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位格合一说主要强调基督的两性在位格上的结合，而本性合一说则进一步关注两性在本质上的统一性，这一转变不仅回应了现代科学理性和哲学思维对系统性和逻辑一致性的要求，也为基督论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可能性。通过建立更符合现代认知框架的解释体系，本性合一说为基督信仰在当代世界的传播和理解提供了更具适应性和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二　从对立到统一的转换

在探讨从对立到统一的转换之前，值得简要提及瑞登堡基督论在传统神学界面临的挑战。作为对正统基督论的重新诠释，本性合一理论曾受到来自传统神学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位一体理解、基督位格唯一性、救赎论观点及启示权威等方面。瑞登堡拒绝将父、子、圣灵理解为三个位格的做法被视为接近形态论；其强调的"

荣化"过程被质疑可能威胁基督位格的连续性；对代赎教义的重新诠释也被认为偏离了宗教改革传统。

然而，这些批评并非不可回应。瑞登堡的三一观实际上回归了早期教父对三位一体的经济性理解；其基督论强调的是位格内神人关系的动态发展，而非位格本身的变化；其救赎观与东正教的神化传统相呼应；而其解经方法虽独特，却与亚历山大学派的寓意解经传统有相通之处。通过将瑞登堡的思想放在更广阔的历史神学背景中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它并非完全脱离基督教传统，而是对被边缘化的某些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发展。

1. 概念理解的转换

在基督论发展史上，从位格合一说向本性合一说的转变，首先体现为核心概念理解方式的根本转换。这种转换不仅涉及概念内容的更新，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一转换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从抽象位格到具体本性的转换，以及从静态结构到动态关系的转换。

从抽象位格到具体本性：传统位格概念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其高度抽象性上。中世纪经院哲学将位格（persona）定义为"理性本性的独立实体"（rationalis naturae individua substantia），这种定义虽然在逻辑上精确，但远离了普通信徒的理解能力和日常经验。正如 Karl Barth 在《教会教义学》中指出，这种抽象概念难以与圣经中生动具体的基督形象建立有效联系。更重要的是，位格概念源自古希腊戏剧中的"面具"（prosopon）一词，这种词源暗示了某种外在性和非本质性，这与理解基督的真实身份存在潜在冲突。相比之下，本性（natura）概念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本性概念更接近人们的直接经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体验来理解什么是"神性本质"和"人性本质"，而不必诉诸抽象的哲学范畴。其次，本性概念更符合圣经的表达方式。在福音书中，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主要通过其具体的言行和特质来展现，而不是通过抽象的位格概念。如《约翰福音》中的"道成了肉身"（1:14），就是以具体的本性变化来描述道的降世。这种概念转换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是对传统位格概念的反思和批判，这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开始。路德虽然接受传统的位格合一说，但他更强调基督具体的救赎工作，而不是抽象的本体论思辨。到了启蒙运动时期，康德的认识论批判进一步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概念的基础。最后，通过瑞登堡的系统工作，本性概念作为理解基督身份的核心范畴得到确立。

从静态结构到动态关系：传统的基督论思维往往带有强烈的结构性特征，试图通过精确的概念划分和逻辑推演来构建一个静态的理论体系。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现代越来越明显。例如，传统教义中"两性不相混淆、不相分离"的表述，虽然在逻辑上严密，但难以说明神性与人性之间实际的互动关系。本性合一说带来的重要突破在于，它引入了动态的关系性思维。这种思维不再将神性和人性视为静态的本体属性，而是理解为动态的生命过程。瑞登堡通过"流入"（influx）理论解释神性如何通过人性运作，就像灵魂通过身体表达一样。这种理解方式的优势在于：1. 它能更好地解释基督生平中的动态发展过程，特别是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2:52）这样的描述。2. 它为理解神人互动提供了更清晰的框架。通过关系性的视角，我们可以理解神性如何在不失其超越性的同时，真实地通过人性运作。3. 它更符合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越来越强调关系和过程的重要性，而不是静态的实体。

这种动态视角的形成得益于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现代物理学中场论和量子力学带来的思维革命，这促使人们更多地从关系和互动的角度理解实在。其次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系统生物学的兴起，为理解复杂系统中的动态关系提供了新的范式。最后，现代哲学特别是过程哲学的发展，也为理解神人关系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通过这双重转换，基督论的理解获得了新的深度和活力。这不仅使教义表达更接近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也为处理传统基督论中的各种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这种转换为基督信仰在现代处境中的表达和实践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2. 解释模式的转换

基督论解释模式的转换是继概念理解转换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这种转换体现了方法论层面的根本变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逻辑分析到系统整合的转换，以及从教义推演到经验印证的转换。这些转换不仅改变了我们理解基督论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了神学研究的整体方法论。

传统基督论研究长期依赖于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分析方法，试图通过概念的精确划分和逻辑推演来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例如，迦克墩信经中对基督二性的界定："不相混淆、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就是这种分析方法的典型产物。然而，这种方法存在明显局限：它过分强调概念的明确界定，往往导致教义表述僵化；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难以处理复杂的神学实在；同时也忽视了

信仰经验的整体性和生命性特征。瑞登堡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引入了整体性的视角，他将基督的神人二性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一样。这种整体视角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影响，包括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概念、神秘主义传统中对整体性经验的重视，以及启蒙运动后新的认识论思维方式。系统思维的引入为基督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框架，强调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系统内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及动态平衡和发展变化。例如，瑞登堡在《神性之爱与智慧》中，通过"对应"（correspondence）原理解释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了系统思维的特征。这种方法不仅能更好地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也为理解整个救赎计划提供了更完整的视角。

在教义解释方面，传统方法主要依赖于逻辑推演和权威论证。这种方法虽然保证了教义的严密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教义表述往往过于抽象，难以与信徒的实际经验建立联系；过分依赖历史传统，缺乏现代语境下的解释力；难以回应现代人的具体信仰需求。瑞登堡的方法论创新之一是强调经验基础的重要性，这体现在对个人属灵经验的重视、对圣经具体叙事的关注，以及对教义与生活实践联系的强调。例如，瑞登堡通过自己的属灵经历来理解和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这种方法为教义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在保持信仰本质的同时，实证方法的适当运用也为基督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包括历史考证方法的应用（如考古发现的整合、文本批判的方法、历史背景的研究），心理学视角的引入（如宗教经验的心理学分析、信仰发展的规律研究），以及社会学维度的关注（如教会群体的实证研究、信仰实践的社会影响）。这种解释模式的转换不仅增强了基督论研究的现代性和适用性，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也促进了信仰理解与实践的结合，加强了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可能。通过这种解释模式的转换，基督论研究不仅在方法论上得到更新，也在实践层面获得了更强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为基督论在现代处境中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3. 思维方式的转换

在基督论研究中，思维方式的转换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它不仅影响了我们理解和阐释基督论的方式，更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神学思维的范式。这种转换主要体现在从二元对立到统一整合，以及从机械结合到有机统一两个层面。

传统基督论长期受困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无论是在神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上，还是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处理中，往往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这种对立性

思维导致了诸多历史性的神学争议，例如涅斯托利派与一性论的争辩，实际上都源于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瑞登堡提出的新观点超越了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他通过"对应"（correspondence）的概念，建立起一种更为深入的统一视角。在这种视角下，看似对立的要素实际上处于一种动态的统一关系中，就像天堂与世界、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整合性思维不是简单地调和矛盾，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真正的统一。例如，在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时，不再执着于"如何将两种本性结合"的问题，而是从整体生命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统一。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使得许多传统上被视为对立的概念得到了新的理解和诠释。

更为重要的是从机械结合到有机统一的转换。传统的机械思维倾向于将基督的神人二性理解为两个独立部分的简单组合，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现代科学世界观下变得越发明显。机械思维难以解释生命的整体性，也无法充分说明神人二性的深层统一。瑞登堡通过引入有机统一的概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框架。在有机统一的视角下，基督的神性与人性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并列或混合，而是像灵魂与身体那样的有机整体。这种有机统一具有几个重要特征：首先，整体大于部分的简单相加；其次，各个层面之间存在着生命性的联系；最后，这种统一是动态的、发展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特别体现在瑞登堡对"荣耀化"（glorification）过程的理解上，他将其描述为一个渐进的、有机的转化过程，而不是某个时点的突然改变。通过这种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基督论获得了更深层的解释力，能够更好地回应现代人对生命整体性的理解需求。

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传统基督论难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也为现代神学与科学对话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新的思维框架下，基督论不再是抽象的教义论述，而成为了理解整个存在实在的关键。同时，这种转换也促进了神学与现代思想的对话，特别是在整体性思维、生态意识和系统理论等方面的交流。这种思维方式的革新，最终导向了一种更为整全的神学视野，使基督论能够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回应现代世界的挑战。

表 6：位格合一说与本性合一说的核心对比

比较维度	位格合一说	本性合一说
核心概念	位格（persona）：理性本性的独立实体	本性（natura）：存在的本质特性

思维方式	静态结构：强调概念划分和逻辑关系	动态过程：强调生命发展和关系互动
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经院哲学	现代科学方法、系统思维、对应理论
解释模式	逻辑分析：通过概念界定解释教义	系统整合：通过整体关系理解真理
圣经依据	强调基督神人二性的区分与合一	强调基督生命的动态发展过程
实践意义	维护教义纯正，防止异端偏差	促进信仰理解，联系生活实践
现代适应性	概念抽象，与现代思维有距离	与现代科学思维相容，易于理解

这一对比清晰展示了两种范式在思维方式和理论构建上的根本差异。位格合一说侧重于通过精确的概念定义和逻辑分析来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而本性合一说则更强调通过动态的生命过程和整体关系来把握这一奥秘。这种范式转换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更新，更是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

三 新范式的建构过程

1. 基础重构

在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基督论范式转换过程中，认识论基础的更新是一个关键性突破。这种更新不仅影响了我们理解基督论的方式，更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解基督位格与本性关系的认知路径。第一个转向是从理性推演到经验观察。传统基督论主要依赖理性推演来理解基督的位格合一，往往将其简化为逻辑关系的论证。例如，迦克墩信经就是通过严密的理性论证来确立基督"不相混、不相变、不相离、不相分"的位格合一理论。而新范式则强调通过对基督生平的具体观察和对圣经记载的深入体验来理解基督的本性。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透过福音书中基督具体的言行，直观地理解其神性与人性如何在实际生命中展现合一。第二个转向是从权威传统到直接认知。传统基督论长期依赖教会会议的权威解释和教父们的传统诠释，将基督的位格合一理解局限在既定的教义框架内。新范式则鼓励直接回到圣经

文本，通过个人对基督生平的直接研究来认识基督的本性合一。这种转变并非否定传统教义的价值，而是在传统基础上，强调每个信徒都能通过直接研经来深入理解基督神人二性的奥秘。例如，通过直接思考"道成了肉身"这样的经文，来理解基督本性合一的实质。第三个转向是从概念分析到整体认知。传统基督论倾向于将基督的神性、人性分开讨论，过分强调概念的精确界定。这种方法虽然在逻辑上严密，却容易导致对基督整全形象的割裂理解。新范式强调要在整体框架下理解基督的本性，将神性与人性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认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基督神人二性的动态统一，看到基督的神性如何通过其完全的人性得到充分彰显，从而实现对基督本性合一更深刻的把握。这种认识论的更新直接影响了基督论研究的方向和深度，为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基础。它不仅帮助我们突破了传统基督论认知方式的局限，更为理解基督本性合一开辟了新的视角。

在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基督论范式转换中，方法论基础的革新与认识论的更新相辅相成，为理解基督本性合一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工具。这种方法论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应法的建立。这种方法论突破源于对圣经解经方法的创新理解，特别是在理解基督本性时的应用。对应法认为，物质世界与属灵世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比喻或寓意，而是本质上的映射。在基督论研究中，对应法帮助我们理解基督的神性如何通过其人性得到完全的彰显。例如，通过理解人的意志、理解力和行动三者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基督神性中的圣爱、圣智和圣用如何通过其人性具体展现。这种方法为理解基督本性合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次是系统观的形成。传统基督论往往将基督的位格与本性割裂开来讨论，或是将其神性与人性分开研究。新的系统观则将基督的位格与本性、神性与人性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这种系统思维强调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认为只有在整体框架下才能真正理解基督本性合一的深层含义。例如，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其中神性通过人性得到充分展现，人性因神性而得到完全。这种系统观帮助我们避免了割裂式的理解，为基督论研究提供了更完整的方法论框架。最后是研究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研究方法的全面更新上，从传统的教义论证转向多维度的整合研究。新的研究范式既重视圣经文本的细致研究，又注重个人的属灵体验；既关注历史传统的价值，又强调当代处境的重要性；既保持理性思考的严谨，又不忽视直觉认知的作用。这种范式转变使基督论研究不再局限于抽象的神学讨论，而

是与具体的信仰生活紧密结合。例如，在研究基督的本性合一时，不仅考察相关的圣经经文和神学传统，还要思考这一真理如何影响信徒的实际生活和属灵成长。这三个方面的方法论革新，为基督论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范式转换提供了必要的方法支撑。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完整、更有效的研究体系，使我们能够从多个层面深入理解基督本性合一的丰富内涵。

2. 核心转换

传统基督论长期停留在位格合一的框架内，这一理解源于迦克墩会议(451 年)的定义："在两性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的情况下，两性的区别并不因为联合而消失。"这种位格合一的理解虽然确立了正统教义，却也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现代神学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在其基督论研究中指出了传统立场的局限性，他认为传统基督论倾向于将神性与人性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实体，这种二元思维框架难以充分解释基督里神人合一的动态本质。潘能伯格特别强调，基督的身份必须在历史过程和末世论视角中理解，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本体论构造。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提供了突破性的新视角。在讨论亚伯拉罕的故事作为基督荣化过程的代表时，瑞登堡阐述了耶稣如何通过试探与得胜，将人性逐步转变为神性，直至完全合一(AC n.2288)。这种理解不是将两个独立本性简单结合，而是描述了一个真实的转化过程。这一观点得到了圣经多处经文的支持。例如，当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约翰福音 17:5）时，正是指向这种本性的转化与合一。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提供了突破性的新视角。在讨论亚伯拉罕的故事作为耶稣荣化过程的代表时，瑞登堡阐述了耶稣如何通过试探与得胜，将人性逐步转变为神性，直至完全合一(AC n.2288)。这种理解不是将两个独立本性简单结合，而是描述了一个真实的转化过程。这一观点得到了圣经多处经文的支持。例如，当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约翰福音 17:5）时，正是指向这种本性的转化与合一。

瑞登堡的基督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静态的位格合一转化为动态的本性合一过程，这不仅解决了传统基督论中的诸多矛盾，也为理解救赎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正信的基督教》中，瑞登堡探讨了耶稣在世上经历的试探与得胜，强调这些经历是为了实现神人的完全合一，使其人性成为神性人(TCR n.126)。这种动态的合一过程在福音书中多处得到印证。例如，路加福音记载的登山变像："他的面

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路加福音 9:29），正显示了神性透过人性彰显的过程。约翰福音记载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 1:14），更是完整地展现了这一转化的全过程。在《天堂的奥秘》的另一段落中，瑞登堡强调耶稣在世上所经历的每一个试探都与其荣化过程相关，通过战胜这些试探，耶稣逐步使人性与神性合一(AC n.1690)。这与希伯来书的教导相呼应："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 5:8）这种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转向，不仅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基督论的局限，更为理解救赎过程提供了实践维度。在《新耶路撒冷教义》中，瑞登堡探讨了耶稣的荣化与人的重生之间的对应关系，指出耶稣的荣化过程为人类的重生提供了模式(NJHD n.298)。这与保罗在罗马书的教导"模成他儿子的形像"（罗马书 8:29）形成了深刻的呼应。通过这种本性合一的理解，基督的救赎工作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展现了一个具体的、可理解的转化过程。这不仅解决了传统基督论中神人二性如何统一的难题，也为现代人理解和经历与神的联结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正如潘能伯格在《耶稣——上帝与人》中所阐述的，基督论不应仅限于抽象的教义陈述，而应为人类与神的关系提供具体的范式。[172]瑞登堡的本性合一理解正是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动态的、过程性的理解框架。

3. 系统整合

瑞登堡对三一论的重新诠释构成了其神学体系的核心基础。在《正信的基督教》中，他明确指出："圣三一存在于主耶稣基督一个位格之内，如同灵魂、身体和它们的活动存在于一个人之内。"（TCR n.167）这种理解在同一著作中得到进一步阐述："父是神性本身，是不可见的；子是神性人性；而圣灵是从两者发出的神性运作。"（TCR n.167）这种统一的理解不仅避免了传统三位格可能导致的三神论困扰，更为理解神与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框架。正如他在《天堂的奥秘》中解释的："耶稣的神性通过其神性的人性流入人类，这是救恩的根本途径。"（AC n.10076）这种对圣三一的理解直接影响了瑞登堡的救赎论。在《天堂的奥秘》中，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耶稣通过荣化其人性，即使其人性与神性结合的过程，为人类的重生开辟了道路。"（AC n.2034）这种理解将救赎从法律意义上的代赎转向了生命本质的转化。在《新耶路撒冷教义》中，他进一步阐述了重生的具体过程："重生是上帝赐予人新意志和新理智的过程，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人的自然状

[172] 参见 Pannenberg, W. (1968). Jesus: God and Man (L. L. Wilkins & D. A. Priebe, Trans.). Westminster Press, pp. 334-347.

态转变为属灵状态。”（NJHD n.185-186）这种对救赎和重生的理解进一步塑造了瑞登堡的整体神学架构。在教会论方面，《新耶路撒冷及其天堂教义》明确指出："教会的本质不在于外在的崇拜，而在于按照教义生活；不在于教义的告白，而在于按照教义行事。"（NJHD n.246）这种理解使教会成为生命转化的实践场域，而非仅仅是教义传授的场所。在《天堂的奥秘》中，他强调："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王国，应当反映天堂的秩序，这秩序建立在对上帝的爱和对邻之爱之上。"（AC n.4835）这种整体性的理解为个人灵性成长提供了清晰的指导。《圣爱与圣智》强调："仅有真理的知识并不构成灵性生活，除非这些真理被接受到意愿中并转化为生活。"（DLW n.233）《天堂的奥秘》进一步指出："真理若不与良善结合，就不能成为人的生命；真理只有在被意愿接受并付诸实践时才真正成为人的一部分。"（AC n.3539）最终，如《生命教义》所强调的："所有宗教都有生活的教义，每个宗教都教导人不可行恶而应当行善。"（Life n.1）瑞登堡的系统整合最终指向一个统一的实践目标。在教会牧养层面，《天堂的奥秘》指出："真正的牧者应当引导人们走向良善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传授教义知识。"（AC n.343）在跨宗教对话方面，《圣治》提出了一个包容性的视角："所有国家中的人，只要按照他们宗教的教导生活，避免恶行并承认神性存在，都能得救。"（DP n.330）这种理解在《正信的基督教》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真理的本质是普遍的，但在不同的教会和宗教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TCR n.154）正如他在同一著作中所总结的："信仰若与仁义分离就不是信仰，仁义若与信仰分离就不是仁义，两者必须结合才能产生真正的属灵生活。"（TCR n.336）通过将三一论、基督论、救赎论和教会论有机地统一起来，瑞登堡不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神学框架，更为重要的是，他为现代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提供了清晰的实践指导，同时也为跨宗教对话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范式转换的神学意义

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基督论范式转换，不仅是神学理论的更新，更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的确立。要理解这一转换的深远意义，首先需要回顾传统神学中的"位格合一"概念。自迦克敦会议(451 年)以来，正统基督论一直坚持基督是"一个位格、两种本性"的教义，阿奎那在《神学大全》(ST III, q.2, a.1-6)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立场，认为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位格中结合，但两性各自

保持其本质特性不变。这种理解虽然解决了早期教会中的诸多争议，却也带来了神人二性如何真正统一的难题。本节所探讨的"本性合一"，是指以瑞登堡为代表的神学思想，它将基督的神人二性理解为本质上的统一，而非传统位格合一说中的两种本性在一个位格中的结合。瑞登堡在《圣爱与圣智》(Divine Love and Wisdom)中明确指出："在一位神性之人里面，无限的事物是有差别地合一"(DLW, n.14)，强调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动态关系，类似于灵魂与身体的关系。这一理解突破了传统基督论中神人二性并存却可能分离的困境，为理解基督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范式转换在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回应了传统三位一体教义和基督论中的某些理论张力，也为现代神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资源。本节将从三个维度系统阐述这一范式转换的深远意义：首先，分析其在三一论上的突破，即如何超越了传统位格理解的局限；其次，探讨其在基督论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神人关系的动态理解；最后，考察其在救赎论上的创新，展示这一范式转换如何重塑我们对救赎过程和目的的理解。通过这三个核心神学领域的探讨，我们将看到瑞登堡的"本性合一"思想如何为现代神学和信仰实践开辟新的可能性。

一　理论突破与实践成果

基督论范式从传统"位格合一"向"本性合一"的转换，标志着现代神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重大突破。这一转换不仅涉及对基督论的重新诠释，更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神学思维模式的确立。本章将从认识论更新和方法论创新两个维度，系统阐述这一范式转换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认识论的更新

传统位格合一理论在教会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尼西亚会议（325 年）和迦克墩会议（451 年）确立的正统教义中。然而，正如 Karl Rahner 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尽管基督徒在教义上正统地承认三位一体，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几乎只是单纯的一神论者。"[173]这一洞见揭示了传统三位一体教义的表述方式往往导致信徒在实践信仰生活时将三位一体视为一个抽象概念，而难以与之建立真实的关系。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经院哲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本性合一论的提出开创了理解基督神人关系的新途径。这种理解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体

[173] Rahner, K.: The Trinity, trans. Joseph Donceel, London: Burns & Oates, 1970, p. 10.（本文引用为作者自译）

本体论框架，而是建立在存在本身的层级对应关系之上。现代神学家们广泛认同，三位一体教义在基督教伦理实践中的缺席反映了教义认信与实际生活之间的断裂，这一认识论上的断裂需要通过新的神学范式来弥合。在现代神学发展中，许多神学家强调神学认识必须建立在神的自我启示之上，而这种启示本身就具有整体性和层级性的特征。本性合一论通过强调存在的层级对应关系，为理解神的启示提供了更完整的认知框架。二十世纪的三位一体神学复兴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试图将三位一体教义从抽象的形而上学讨论转向与救恩历史和基督徒生活的具体联系。在与现代哲学的对话方面，本性合一论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如果说康德哲学强调认知主体的先验结构，本性合一论则指向存在本身的层级性，这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形成了有趣的对话。现代神学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重新思考三位一体教义的实践意义，特别是在宗教多元主义背景下如何理解三位一体教义与基督徒日常生活的关系。Rahner 提出的著名"Rahner 法则"——"经济的三位一体就是内在的三位一体，反之亦然"——代表了一种将三位一体教义与救恩历史紧密联系的尝试。这一认识论路径为本性合一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基督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方法论的创新

在解经方法论上，本性合一论带来了重要突破。传统的解经方法往往在字义解释和寓意解释之间摇摆，而本性合一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经框架。这种方法既保持了经文字义的基础性地位，又认识到圣经文本本身具有的层级性特征。这一观点与 Henri de Lubac 对教父时期"四重含义"解经法的研究形成了有益对话。[174]尽管 de Lubac 本人并未直接论述本性合一论，他对字义与灵意关系的分析为我们理解本性合一论的解经方法提供了历史视角。在实践方法论上，本性合一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理论应用，而是认识到实践本身就是真理彰显的场所。本性合一论的方法论创新可以追溯到 Hans Urs von Balthasar 的神学美学思想，尽管他使用了不同的术语表达。Balthasar 指出，神学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神学的美学维度需要通过具体的信仰生活与实践来展现。他强调，神学真理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建构，更需要在信仰实践中得到验证和体现[175]。这一思路为现代教会的牧

[174] Cf. Henri de Lubac, Medieval Exegesi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vol. 1, pp. 75-89. 在这些页码中，de Lubac 详细探讨了文本多层次诠释的传统，特别是字义与灵意之间的辩证关系。

[175] Hans Urs von Balthasar, The Glory of the Lord, vol. 1: Seeing the Form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2), pp. 125-142.

养实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发，并且与本性合一论的核心理念相契合。本性合一论正是通过强调神学理论的实践性与生活性，为当代教会提供了新的牧养视角。此外，本性合一论还体现了对个人经验与教义建构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一理解在当代经验神学的发展中得到了支持。例如，Edward Schillebeeckx 在《基督：作为主的耶稣之经验》（Christ: The Experience of Jesus as Lord）一书中指出，信仰经验是神学反思的核心基础。他在书中详细探讨了经验与教义的辩证关系，强调基督信仰的经验不仅是教义建构的起点，更是教义在信仰实践中的验证方式（Schillebeeckx, 1980: 30-45）[176]。尽管 Schillebeeckx 并未直接使用“本性合一”的术语，但他的思想为理解本性合一论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特别是在经验与教义互动关系的维度上。本性合一论同样强调经验与教义的内在联系，认为真正的教义理解必须在具体的信仰经验中实现。综上所述，本性合一论的方法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它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解经框架，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重视个人经验在神学建构中的地位。这些创新不仅丰富了现代神学的内容，也为教会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正如 David Tracy 所指出的，当代神学需要在多元处境中寻求诠释的可能性。他在《多元性与模糊性》中写道：“经典是那些揭示了意义和真理的持久可能性的文本或事件。”[177]Tracy 在此探讨了神学诠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挑战，提出了“经典”概念作为跨文化对话的可能基础。本性合一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神学反思提供了一个更加整合的方法论框架，使神学能够更好地回应现代处境的挑战。

二　神学思维的深化

本性合一论所带来的神学思维转变具有根本性意义，它不仅更新了传统的三一论理解，更为现代基督论和救恩论提供了新的思维框架。这种深化既保持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又展现出与现代处境对话的新可能性。

（一）三一论的重新诠释

[176] Edward Schillebeeckx, Christ: The Experience of Jesus as Lord (New York: Crossroad, 1980), pp. 30-45.

[177] David Tracy, Plurality and Ambiguity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7), 112. 原文为：“The classic is that text or event which discloses a permanent possibility of meaning and truth.”

传统三一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复杂的位格关系理论体系。然而，Catherine Mowry LaCugna 在其开创性著作《神为我们：三位一体与神的生命》中指出，三一教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思辨，与基督徒的实际灵性生活脱节。[178]本性合一论通过重新诠释"认主独一"的概念，为理解三一真理提供了新的进路。瑞登堡在《正信的基督教》中明确指出："在基督里，神性与人性不仅在位格上合一，更在本质上完全统一"（TCR n.98）。这种本质统一的理解与当代神学家 Karl Barth 的思想有着深刻共鸣。Barth 在《教会教义学》中强调，基督的完全神性是理解三一真理的基础，神在其启示中所显明的正是祂自身的本质。[179]这种理解不是抽象的教义陈述，而是建立在神自我启示的具体事实之上。从位格区分到本质统一的转变代表了三一论理解的重要突破。虽然 Barth 强调基督完全神性的重要性，但他的思想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位格区分框架的限制。Jürgen Moltmann 在其三一论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相关思路，指出神性本质的统一性必须在救恩历史的具体展开中得到理解。[180]Moltmann 认为三位一体不是封闭的概念，而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历史过程。这一观点与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强调的动态荣化过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瑞登堡指出："耶稣通过其在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逐步实现神性对人性的完全充满"（AC n.2523）。本性合一的三一观突破了传统位格区分的局限。Robert W. Jenson 在其系统神学著作中指出，传统三一论过分强调位格的区分，有时反而模糊了神性本质的完整性。[181]他认为西方三一论的困境在于试图用静态框架理解本质上动态的实在。这种对动态性的强调与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形成了明显的呼应，后者将基督的神人合一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荣化过程，而非静态的位格结构。在救恩历史的视角下，三一真理展现出其深刻的实践意义。Elizabeth A. Johnson 在《她是谁》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动态理解，强调三位一体的奥秘不仅是神学思辨的对象，更是信仰团体生活的实际基础。[182]这种理解不仅有助

---

[178] 参见 Catherine Mowry LaCugna, God For Us: The Trinity and Christian Life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1)。LaCugna 在该著作中系统分析了三一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抽象化的问题。

[179] 参见 Catherine Mowry LaCugna, God For Us: The Trinity and Christian Life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1)。LaCugna 在该著作中系统分析了三一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抽象化的问题。

[180] 参见 Jürgen Moltmann,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81)。Moltmann 在该著作中提出了其开放式三一论的核心观点。

[181] 参见 Robert W. Jenson, Systematic Theology, Vol.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Jenson 在该著作中批判性地分析了传统三一论的局限。

[182] 参见 Elizabeth A. Johnson, She Who Is: The Mystery of God in Feminist Theological Discourse (New York: Crossroad, 1992)，195-197 页，222 页。Johnson 从女性主义神学视角重新诠释了三一教义的实践意义。

于克服传统三一论中的某些逻辑困境，更为现代教会的合一性提供了神学基础。Johnson 的观点与瑞登堡在《正信的基督教》中的核心主张形成共鸣，后者强调神性本质的统一性是理解三一真理的关键（TCR n.166-169）。然而，并非所有当代神学家都完全认同这种本性合一的理解。例如，Wolfhart Pannenberg 虽然赞同动态的三一观，但他在其系统神学著作中也警告说过分强调本质统一可能导致位格特殊性的模糊化，而这些特殊性在救恩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183]对此，我们可以回应说，本性合一论并非否认位格的功能区分，而是将这种区分理解为神性本质在救恩历史中的不同表现方式，正如瑞登堡在《圣爱与圣智》中所阐明的（DLW n.146）。当代实践神学的发展进一步彰显了三一真理的现实意义。本性合一论对三一真理的重新诠释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为现代教会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这种强调神性本质统一性的理解有助于促进不同宗派间的对话，并为信徒提供更为整全的灵性视角。正如实践神学家 Ray Anderson 所强调的，真正的三一信仰必须在具体的牧养实践中得到体现，它不仅关乎信仰内容，更关乎信仰生活方式。[184]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视角，正是瑞登堡本性合一论的核心贡献之一。

（二）基督论的深化

本性合一论对基督论的深化代表了神学思维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传统基督论的理解，更为现代神学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传统基督论自迦克墩会议以来，主要以"一个位格、两个本性"的框架理解基督的神人关系。这一理解在中世纪神学，尤其是阿奎那的思想中得到系统阐述。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详细论述了位格合一的本质，强调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位格中的合一，同时各自保持其本质完整性。这种理解虽然解决了早期教会面临的基督论争议，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理论困境，尤其是在解释神人二性如何真正统一的问题上。阿奎那通过位格合一(unio hypostatica)的概念处理这些问题，认为基督的位格是神人二性在一个实体中的统一。然而，这种解释在形式上虽然维护了基督神人二性的完整性，但在实质上难以充分说明二者如何在具体救恩历史中实现真正的统一。瑞登堡的本性合一论正是在回应传统位格合一论的局限性中提出的。与阿奎那强调位格层面的静态合一不同，

[183] 参见 Wolfhart Pannenberg, Systematic Theology, Vol.1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1)。Pannenberg 在该著作中平衡地讨论了三一论中本质统一与位格区分的辩证关系。

[184] 参见 Ray S. Anderson, The Shape of Practical Theolog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1)。Anderson 在该著作中探讨了三一教义对实践神学的深远影响。

瑞登堡在《圣爱与圣智》中提出了一种更为动态的理解，强调基督的神人合一是一个渐进的荣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神性逐步充满并转化人性，直至实现完全的本质统一。这种理解超越了传统位格合一论的框架，为理解基督的神人关系提供了更为动态和历史性的视角。在《正信的基督教》中，瑞登堡明确指出耶稣通过其在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逐步实现神性对人性的完全充满，这种观点与传统位格合一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更强调神人二性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区分与合一。

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范式转换，其神学意义首先体现在对基督神人关系的理解上。传统位格合一论强调神人二性的区分与位格层面的合一，这种理解虽然维护了基督神人二性的完整性，但也带来了二元论的倾向，难以充分解释基督作为救主的统一性。本性合一论则通过强调神性对人性的动态充满，提供了一种更为统一的理解，既维护了基督的完全神性和完全人性，又更好地解释了二者在救恩历史中的真正统一。这种转换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处境中对传统的创造性发展，它保留了传统基督论的核心关切，同时为现代处境中的基督论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性合一论对基督论的深化还体现在对救恩本质的理解上。传统位格合一论在强调基督神人二性区分的同时，有时难以充分解释救恩如何真正实现人与神的联合。而本性合一论通过强调神性对人性的动态充满，为理解救恩的本质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神学基础。在瑞登堡看来，救恩不仅是罪的赦免，更是人性被神性充满并转化的过程，这种理解与东正教传统中的"神化"(theosis)概念有着深刻共鸣。通过这种理解，救恩被理解为人真正参与神性生命的过程，而非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地位改变。这种对救恩的理解不仅更符合圣经中关于"与基督联合"的教导，也为现代信徒提供了更为整全的灵性视角。

在现代神学语境中，传统位格合一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尤其是其抽象的形而上学语言对现代人而言变得越来越陌生。本性合一论通过强调神人关系的动态性和历史性，为现代处境中的基督论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许多现代神学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本性合一"的术语，但他们对基督神人关系的理解与瑞登堡有着深刻共鸣。例如，潘能伯格强调基督的神人关系应被理解为一个在历史中展开的动态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神性逐步在人性中彰显其完满。这种理解与瑞登堡在《天堂的奥秘》中强调基督的荣化是一个渐进过程的观点高度一致。同样，莫尔特曼也指出，新的基督论理解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处境中对传统的创造性发展。这些现代神学家的观点，虽然在表述上与瑞登堡有所不同，但在强调基督神人关系的动态性和历史性方面，与本性合一论形成了深刻呼应。在实践层面，本

性合一论为理解基督徒生活提供了更为整全的视角。传统位格合一论在强调基督神人二性区分的同时，有时难以充分解释信徒如何真正参与基督的生命。而本性合一论通过强调神性对人性的动态充满，为理解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神学基础。这种理解不仅关乎教义的正确性，更关乎信仰生活的真实性，它帮助信徒理解自己的灵性成长是参与基督荣化过程的一部分，从而为基督徒生活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神学基础。

综上所述，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基督论范式转换，代表了神学思维的重要深化。这种转换通过提供一种更为动态和历史性的视角，既丰富了传统基督论的理解，又为现代处境中的神学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为现代信仰实践提供了更为整全的神学基础。在当代多元文化和多宗教的背景下，这种强调神人关系动态统一性的理解，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对话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为信徒提供了更为整全的灵性视角。

（三）救赎论的重构

救赎论作为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议题，直接关涉人类救恩的本质与实现途径。传统救赎论自中世纪以来，主要以代赎理论为主导范式，强调基督通过十字架的死亡满足神的公义，为人类的罪提供赎价。这一理解在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传统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了以法律关系为核心的救赎理解框架。然而，随着现代神学的发展，这一传统救赎论框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尤其是在解释救赎的整全性与神人关系的动态性方面。传统救赎论，尤其是安瑟伦和改革宗传统发展的满足论与代赎论，主要关注罪的赦免与法律地位的改变。在这一框架下，救赎被理解为基督通过十字架的死亡满足神的公义要求，为人类的罪付上赎价，从而使信徒在法律意义上被称义。这种理解虽然强调了神的公义与救赎的客观性，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理论困境。首先，它过度强调法律关系，有时忽视了救赎的关系性与转化性维度；其次，它倾向于将救赎理解为一个静态的法律地位改变，而非动态的生命转化过程；最后，它在强调基督的替代性受苦时，有时难以充分解释这种替代如何真正实现人的内在更新。

瑞登堡的救赎论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重构方案，它不仅回应了传统救赎论的局限性，更为现代处境中理解救赎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瑞登堡的救赎论重构首先体现在对救赎本质的重新理解上。与传统救赎论强调法律地位的改变不同，瑞登堡将救赎理解为一个动态的神人关系重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救赎不仅关乎罪

的赦免，更关乎人性的内在更新与转化。这种理解与东方教会的救赎传统有着深刻共鸣，后者更强调救赎的神化维度。瑞登堡在《真实基督教》中指出，救赎的本质是人通过接受耶稣的神性生命，逐步实现与神的重新联合，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人的法律地位，更转化人的内在本质。这种对救赎本质的重新理解，超越了传统救赎论的法律框架，为理解救赎的整全性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瑞登堡的救赎论重构还体现在对救赎历史性的强调上。传统救赎论倾向于将救赎理解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一次性成就，而瑞登堡则强调救赎是一个贯穿基督整个生平的历史过程。在《天堂的奥秘》中，瑞登堡详细阐述了基督如何通过其在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逐步战胜邪恶势力，重建神人关系的过程。这种理解不仅更符合福音书对基督生平的叙述，也为理解救赎的历史性与过程性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视角。通过强调救赎的历史性，瑞登堡的救赎论避免了将救赎简化为单一事件的倾向，而是将其理解为神在历史中的救赎行动的整体展开。瑞登堡救赎论重构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救赎主体性的重新理解。传统救赎论倾向于将人理解为救赎的被动接受者，强调人在救赎中的无能为力与全然依赖。而瑞登堡则在肯定救赎的神圣主导性的同时，也强调人在救赎中的主体参与。在《天堂与地狱》中，瑞登堡指出救赎虽然是神的主动作为，但也需要人的积极回应与合作。这种对救赎主体性的重新理解，避免了传统救赎论中可能出现的决定论倾向，为理解救赎中的神人合作提供了更为平衡的视角。

瑞登堡的救赎论重构还体现在对救赎宇宙性维度的开拓上。传统救赎论主要关注个体灵魂的得救，而瑞登堡则将救赎理解为具有宇宙性维度的事件。在《圣爱与圣智》中，瑞登堡阐述了救赎如何不仅关乎个体人类，更关乎整个宇宙秩序的重建与更新。这种宇宙性的救赎视角，与现代神学中强调救赎的整全性与生态维度的思想有着深刻共鸣。通过开拓救赎的宇宙性维度，瑞登堡的救赎论为现代处境中理解救赎与创造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瑞登堡的救赎论重构也为当代生态神学提供了重要资源。传统救赎论在强调个体灵魂得救的同时，有时忽视了救赎的生态维度。而瑞登堡通过强调救赎的宇宙性维度，为理解救赎与生态关怀的关系提供了神学基础。在当代生态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将救赎理解为包含整个创造界的更新与重建的视角，为基督教生态伦理提供了深刻的神学支持。在方法论层面，瑞登堡的救赎论重构体现了一种整合性的神学方法。他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救赎论的洞见，而是在吸收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整合圣经叙事、理性思考与灵性经验，发展出一种更为整全的救赎理解。这种整合性方法既保持了与传统的连续性，又为现代处境中的救赎理解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整合性方法，使瑞登堡的救赎论能够在肯定

传统核心关切的同时，也回应现代处境中的新挑战。同样，瑞登堡的救赎论重构也为当代宗教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传统救赎论的排他性倾向有时成为宗教对话的障碍，而瑞登堡通过强调救赎的普遍性与整全性，为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神学基础。在当代多元宗教的背景下，这种强调救赎普遍性的视角，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传统的对话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瑞登堡救赎论重构的现代意义首先体现在对救赎整全性的强调上。现代神学越来越认识到，救赎不仅关乎个体灵魂的得救，更关乎整个人——包括身体、心灵与社会关系——的整全更新。瑞登堡通过强调救赎的整全性与宇宙性维度，为现代处境中理解救赎的多维性提供了重要资源。其次，瑞登堡救赎论的现代意义体现在对救赎关系性的强调上。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关系的核心地位，瑞登堡通过将救赎理解为神人关系的重建与深化，为现代人理解救赎的关系维度提供了深刻洞见。最后，瑞登堡救赎论的现代意义还体现在对救赎过程性的强调上。现代神学越来越认识到，救赎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生命转化过程。瑞登堡通过强调救赎的历史性与过程性，为现代人理解救赎的动态性提供了重要视角。在实践层面，瑞登堡的救赎论重构为基督徒灵性生活提供了更为整全的神学基础。传统救赎论在强调信仰决志与称义的同时，有时忽视了救赎在日常生活中的持续展开。而瑞登堡通过强调救赎的过程性与整全性，为理解信仰生活的整体性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视角。这种理解不仅关乎教义的正确性，更关乎生活的真实性，它帮助信徒将救赎理解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展开的神圣历程，从而为基督徒灵性生活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神学支持。

总之，瑞登堡的救赎论重构代表了神学思维的重要发展。这种重构通过提供一种更为整全、动态与关系性的救赎理解，既丰富了传统救赎论的内涵，又为现代处境中的神学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为现代信仰实践提供了更为整全的神学基础。在当代多元文化与生态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强调救赎整全性与宇宙性的理解，为基督教与现代世界的对话提供了重要资源，同时也为信徒提供了更为整全的灵性视角。

三　当代神学的启示

本性合一论的范式转换为当代神学带来深远影响，不仅开启了跨宗教对话的新维度，也为教会实践和现代神学发展提供了创新性的思路。这些启示对于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和促进教会更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宗教对话的新维度

在跨宗教对话方面，本性合一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神学平台。传统基督论在宗教对话中常常面临两难困境：坚持教义特殊性可能导致对话障碍，而过度强调共同点则可能削弱自身传统。本性合一论通过对"认主独一"概念的重新诠释，为这种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它既坚持基督的完全神性，又以更具包容性的神学语言表达这一信念，从而为跨宗教对话创造了更有建设性的空间。特别是在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中，本性合一论展现出独特优势。传统三位一体教义常常成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话的障碍，而本性合一论通过强调神性本质的统一性，为两种信仰传统提供了共同的对话基础[185]。这种理解有助于超越纯粹教条式的争论，转向更深层次的神学交流。真正有效的宗教对话需要在承认各自传统独特性的同时，寻找能够相互理解的共同语言。本性合一论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语言，使基督教能够以伊斯兰教也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其核心信念。在与东方宗教传统的对话中，本性合一论同样开辟了新的路径。与佛教的如来藏思想和大日如来观念相比较，本性合一论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对比框架[186]。基督的神性本质与佛教中"法身"概念存在哲学对应关系，两者都指向终极实在在具体形式中的彰显。本性合一论强调基督神性的完全显现，与佛教如来藏思想中"佛性普遍内在"的观念形成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空间。这种对话不仅丰富了各自的神学理解，也为共同应对现代性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一神论传统的桥梁建设方面，本性合一论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神学语言。这一观点在 Keith Ward 的著作中得到了呼应，他指出，通过重新审视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中的结合（即所谓的“本性合一”），可以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创造新的可能性[187]。Ward 强调，基督教的启示观念不仅体现了神性与人性在基督中的和谐统一，也展现了存在的层级性和神性的完整性。这种神学视角

---

[185] 参见 David Burrell, Knowing the Unknowable God: Ibn-Sina, Maimonides, Aquina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6), 92-108.

[186] 参见 John P. Keenan, The Meaning of Christ: A Mahayana Theology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9), 123-145.

[187] 参见 Religion and Revel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271-290.

能够为一神论传统提供共同的语言基础，使不同宗教能够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探索更深层次的共同点。Ward 的论述表明，真正有效的宗教对话并非试图消除各传统间的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寻找能够跨越教义分歧的共同框架。本性合一论通过强调基督人性被完全神化为神性这一核心观念，赋予了基督教一种既忠于自身传统又开放于他者的神学表达方式。这不仅有助于超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期存在的教义性争论，还为三者之间的神学交流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Ward 的观点与本性合一论的核心理念相呼应，为现代宗教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二）教会实践的更新

本性合一论对教会实践的更新首先体现在崇拜生活方面。传统基督论虽然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但在实际崇拜中，这种理解有时难以转化为深刻的灵性体验。本性合一论通过强调基督神性的完全彰显，为崇拜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神学基础。对基督完全神性的深入认识能够显著提升崇拜的属灵深度，使信徒在崇拜中更直接地体验神的临在。这种理解有助于促进信徒与神的直接交通，使崇拜超越形式主义的局限，成为真正的灵性相遇。在牧养事工方面，本性合一论提供了更清晰的属灵指导框架。传统牧养模式有时过于强调教义的正确性，而忽视了信徒灵性生活的整全性。本性合一论通过强调神人关系的动态性和整全性，为牧养工作提供了更为平衡的视角。有效的牧养必须建立在对神性本质的正确理解之上。本性合一论通过强化信徒的属灵经历，为教会合一提供了实践基础。这种理解有助于克服教会分裂的倾向，促进不同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本性合一论还为教会在现代社会中的见证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多元文化和多宗教的背景下，教会常常面临如何既坚持自身信仰传统又与社会有效对话的挑战。本性合一论通过提供更为整全的神学视角，帮助教会在坚持核心信仰的同时，也能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与社会对话。这种平衡对于教会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见证至关重要，它使教会能够既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又能与不同背景的人群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三）现代神学的发展方向

在学术研究方面，本性合一论开启了基督论研究的新领域。传统基督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教义的分析和解释上，而本性合一论则提供了一种更为动态和整合性的研究视角。这种研究不仅深化了三一论的现代诠释，也促进了神学与现代思想的对话。通过重新审视基督的神人关系，本性合一论为理解三一神学与人类经验之间

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丰富了现代神学的研究领域。实践神学的创新是本性合一论另一重要贡献。现代教会面临着诸多新的社会和文化挑战，需要发展新的牧养模式来回应这些变化。本性合一论通过提供更新的教会事工方法，帮助教会更好地回应现代社会的挑战。有效的实践神学必须既忠于传统信仰，又能在新的处境中创造性地应用这些信仰。本性合一论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平衡，它既保持了对传统信仰的忠诚，又为这些信仰在现代处境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性合一论还为神学与其它学科的对话提供了新的平台。在现代学术环境中，神学常常需要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话。本性合一论通过提供一种更为整合性的神学视角，为这种跨学科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它不仅为传统神学提供了新的诠释可能，更为神学在现代学术环境中的参与开辟了新的途径。真正有效的神学必须能够在不同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本性合一论的范式转换正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真正的神学革新必须同时服务于教会的合一性和现代社会的需要。本性合一论的范式转换正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它为神学在二十一世纪的持续更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

本节从理论突破、思维深化和当代启示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基督论范式转换的神学意义。这一范式转换不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实现了重要突破，更在神学思维的深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并为当代神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启示。在理论层面，本性合一论突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立了基于存在层级对应关系的新认知框架，并在解经方法和实践方法论上实现了创新。这些突破不仅丰富了神学思想的内涵，也为神学与现代思想的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思维深化方面，本性合一论重新诠释了三一论，深化了基督论理解，重构了救赎论框架，为现代教会提供了更完整的神学思维体系。这种深化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处境中对传统的创造性发展，它既保持了与传统的连续性，又回应了现代处境中的新挑战。在当代启示层面，本性合一论为跨宗教对话开辟了新维度，推动了教会实践的更新，并为现代神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些启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为教会在现代社会中的见证和使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真正的神学更新必须同时具备理论深度和实践关联性。本性合一论的范式转换恰恰体现了这一特质：它既保持了正统信仰的核心内容，又展现出与现代处境对话的新可能性。这种转换不仅丰富了神学思想的内涵，更为教会在现代社会中的见证和使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性合一论的范式转换代表了

现代神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为神学在二十一世纪的持续更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源。

结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考察基督论的历史发展和深入比较分析，证明了从"位格合一"到"本性合一"的基督论范式转换具有深远的神学意义和当代价值。这一范式转换不仅代表了基督论理解的重要突破，更为当代神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研究表明，"本性合一"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位格合一"论静态的形而上学框架，提出了一种动态、过程性的基督论理解。通过详细论证，本研究确立了"本性合一"理论的三个关键特征：首先，它强调基督通过"荣化"（glorification）的动态过程——即基督在世间生活、受难、复活和升天的整个救赎历程中，逐步摆脱人性的局限、完全穿上神性；其次，它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建立了基于存在层级对应关系的新认知框架；最后，它为理解基督复活后的状态提供了更为完整的神学解释。

本研究的重要发现是，瑞登堡的"本性合一"理论与阿奎那的"位格合一"论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展现出显著的互补性。前者通过动态过程诠释神人二性的转化，后者则提供了严密的理性框架。这种互补关系为整合性基督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现代神学在保持传统连续性的同时实现创新提供了范例。在理论突破方面，本研究区别于以往仅关注位格合一理论或将瑞登堡思想视为异端的研究，首次

系统化地提出并论证了"本性合一"作为一个独立且有效的基督论概念，建立了评估基督论理论的新框架，并揭示了静态与动态视角在基督论研究中的互补关系。这一理论创新不仅深化了对基督神人二性关系的理解，也为信仰与理性的对话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实践意义方面，"本性合一"理论为现代基督徒理解基督的神人二性、个人灵性成长，以及教会牧养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特别是在跨宗教对话、教会实践更新和现代神学发展方向等领域，这一理论框架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上述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局限性：在理论广度方面，研究主要聚焦于阿奎那和瑞登堡两位思想家，对中间过渡期神学家的贡献讨论有限；在方法论层面，研究主要采用静态比较方法，对思想动态发展的把握有待加强；研究主要在西方神学传统内部进行分析，对东方教会传统和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基督论理解涉及不多；对理论在具体宗教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相对有限；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还有拓展空间。基于本研究的成果与局限，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本性合一"理论在跨宗教对话、科学与信仰对话，以及实践神学等领域的应用潜力。特别是在构建整合性的基督论实践模型方面，这一理论框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拓展比较视野、采用更动态的方法论、加强跨学科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基督论发展的理解，使这一古老而核心的神学议题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和意义。

通过本研究，"本性合一"作为一个创新性的神学概念得到了系统的论证和发展。这一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的结合，不仅丰富了基督论的理论内涵，也为当代神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框架，为基督论研究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也为现代教会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致谢

在本篇硕士学位论文的完成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师长和亲友的帮助与支持，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吴广成老师。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不仅在选题方向、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上给予了悉心指导，更始终以鼓励和关怀支持着我前行。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神学研究的热忱，不仅指引了本研究的方向，更深深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

其次，我要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宗教专业的全体教师。他们的教导为我奠定了扎实的神学研究基础，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也极大地提升了本论文的学术价值。特别要感谢侯冲老师在文献研究方法上的专业指导，感谢牛宏老师在佛教经典原文研究上的悉心教导，感谢王志军老师引领我步入宗教学理论研究的殿堂，感谢吴雁老师在伊斯兰研究和宗教心理学领域的指导，感谢王招国老师、伍小劼老师和曹凌老师在佛道专题研究上的教诲。各位师长为我树立了严谨治学的典范，教导我追求学术真理的理念与方法。

我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班长张宇的责任心和领导力使我们整个团队更加团结，与同学们的学术讨论激发了我许多研究灵感，他们的支持和友谊也是我克服研究困难的重要力量。

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表达最深切的感激之情。感谢父母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让我能够专心追随自己的学术梦想。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刘晚凤，她的耐心、鼓励和无私付出是我完成这项研究的坚强后盾。

正是在各位师长、同窗和亲人的帮助与支持下，本论文才得以顺利完成。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友谊和成长，将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宝贵的财富。

周玉阳

2025 年 3 月

参考文献

一、古典文献

1. Anselm. Cur Deus Homo [M]. Minneapolis: Banning Press, 2000.

2. Aquinas, Thomas. De Ente et Essentia [M]. Trans. Armand Maurer.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1968.

3. Aquinas, Thomas. De Unione Verbi Incarnati [M] .Opuscula Theologica. Vol. 2. Ed. R. M. Spiazzi. Turin: Marietti, 1954.

4. Aquinas, Thomas. De Veritate [M] Opera Omnia. Vol. 22. Rome: Leonina Commission, 1970.

5. Aquinas, Thom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M]. Trans. Anton C. Pegi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6. Aquinas, Thomas. Summa Theologica [M]. Trans. Fathers of the English Dominican Province. New York: Benziger Brothers, 1947.

7. Aristotle. Categories [M].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 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8. Aristotle. Metaphysics [M].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2. Trans. W. D. Ro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9. Athanasius. De Incarnatione [M]. Sources Chrétiennes. Vol. 199. Ed. Charles Kannengiesser. Paris: Cerf, 1973.

10. Boethius. Contra Eutychen et Nestorium [M]. Ed. Claudio Moreschini. Munich: K. G. Saur, 2000.

11. John of Damascus. De Fide Orthodoxa [M]. Ed. Bonifatius Kotter. Berlin: De Gruyter, 1973.

12. Newton, Isaac. 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M]. London, 1687.

13. Spener, Philipp Jakob. Pia Desideria [M]. Frankfurt am Main, 1675.

14. Swedenborg, Emanuel. Arcana Coelestia [M]. London, 1749–1756.

15. Swedenborg, Emanuel. Apocalypse Explained [M]. London, 1785–1789.

16. Swedenborg, Emanuel. Conjugial Love [M]. London, 1768.

17. Swedenborg, Emanuel. Divine Love and Wisdom [M]. Amsterdam, 1763.

18. Swedenborg, Emanuel. Divine Providence [M]. Amsterdam, 1764.

19. Swedenborg, Emanuel. Heaven and Hell [M]. London, 1758.

20. Swedenborg, Emanuel. New Jerusalem and its Heavenly Doctrine [M]. London, 1758.

21. Swedenborg, Emanuel. The Doctrine of the New Jerusalem Concerning Sacred Scripture [M]. Amsterdam, 1763.

22. Swedenborg, Emanuel. True Christian Religion [M]. Amsterdam, 1771.

23. Swedenborg, Emanuel. Doctrine of Life [M]. Amsterdam, 1763.

24. Swedenborg, Emanuel. Doctrine of the Lord [M]. Amsterdam, 1763.

25. Swedenborg, Emanuel. Apocalypse Revealed [M]. Amsterdam, 1766.

26. Wolff, Christian. Theologia naturalis, methodo scientifica pertractata [M]. Frankfurt am Main, 1736.

二、现代研究著作

1. ACKRILL, J. L. Aristotle's Categories and De Interpretation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2. ADAMS, Marilyn McCord. Christ and Horrors: The Coherence of Christ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ANDERSON, Ray S. The Shape of Practical Theology[M].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4. BARBOUR, Ian G. Religion and Science: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ssues[M].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7.

5.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IV/1[M]. Bromiley G W, trans. Edinburgh: T&T Clark, 1956.

6. BENZ, Ernst. Emanuel Swedenborg: Naturforscher und Seher[M]. München: Rinn, 1948.

7. BENZ, Ernst. Emanuel Swedenborg: Visionary Savant in the Age of Reason[M]. Trans. Nicholas Goodrick-Clarke.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2.

8. BENZ, Ernst. Schelling: Werden und Wirken seines Denkens[M]. Zürich: Rhein-Verlag, 1955.

9. BERLIN, Isaiah.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56.

10. BLOCK, Marguerite Beck. The New Church in the New World[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32.

11. BURNHAM, N.C. Discrete Degrees[M]. Philadelphia: The Academy of the New Church, 1821.

12. BURRELL, David. Knowing the Unknowable God: Ibn-Sina, Maimonides, Aquinas[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6.

13. CAPRA, Fritjof. The Tao of Physics[M]. Berkeley: Shambhala, 1975.

14. CHENU, M.-D. Toward Understanding ST. Thomas[M].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4.

15. CROSS, Richard. The Metaphysics of the Incarnation: Thomas Aquinas to Duns Scotu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 D'COSTA, Gavin. The Meeting of Religions and the Trinity[M].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0.

17. Brian Davies The Thought of Thomas Aquina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18. DAVIS, Caroline Franks. The Evidential Force of Religious Experienc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19. DAVIS, Leo Donald. The First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 (325-787): Their History and Theology[M].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1990.

20. DE LUBAC, Henri. Medieval Exeges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21. TANNER 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Vol. 1: Nicaea I to Lateran V[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 DUPUIS, Jacques. Toward 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us Pluralism[M].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7.

23. EMERY, Gilles. The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St Thomas Aquina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 GILSON E. Being and Some Philosophers[M]. 2nd ed.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2002.

25. Gilson, Étienne. 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A.H.C. Downes.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1 [原版 1936].

26. GORMAN, Michael. Aquinas on the Metaphysics of the Hypostatic Un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7. GRILLMEIER, Aloys. Christ in Christian Tradition, Vol. 1: From the Apostolic Age to Chalcedon (451)[M]. 2nd ed. Trans. John Bowden. London: Mowbray, 1975.

28. HANEGRAAFF, Wouter J. New Age Religion and Western Culture: Esotericism in the Mirror of Secular Thought[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29. HANEGRAAFF, Wouter J. Swedenborg, Oetinger, Kant: 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Secrets of Heaven[M].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7.

30. ROSE Jonathan S. Scribe of Heaven: Swedenborg's Life, Work, and Impact.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5.

31. HORN, Friedemann. Schelllings 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 in ihrem Verhältnis zu Swedenborg[M]. Zürich: Swedenborg Verlag, 1954.

32. JAMES, William.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M].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1902.

33. JENSON, Robert W. Systematic Theology, Vol.1[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 JOHNSON, Elizabeth A. She Who Is: The Mystery of God in Feminist Theological Discourse[M]. New York: Crossroad, 1992.

35. JOHNSON, Gregory, ed. Kant on Swedenborg: Dreams of a Spirit-Seer and Other Writings[M].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3.

36. JONSSON, Inge. Emanuel Swedenborg: A Drama of Creation[M]. Trans. Tore Rosén.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99.

37. JONSSON, Inge. Emanuel Swedenborg[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71.

38. JONSSON, Inge. Visionary Scientist: The Effects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n Swedenborg's Cosmology[M].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99.

39. KEENAN, John P. The Meaning of Christ: A Mahayana Theology[M].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9.

40. KELLER, Helen. My Religion[M]. New York: Doubleday, 1927.

41. KELLY, J.N.D.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M]. London: Continuum, 2000.

42. KERESZTY, Roch A. Jesus Christ: Fundamentals of Christology[M]. New York: Alba House, 2002.

43. KIRVEN, Robert H. "A Comparison of the Theological Writings of Emanuel Swedenborg and Paul Tillich." Ph.D. dissertation[D]. Brandeis University, 1965.

44. KOYRÉ, Alexandre. 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7.

45. LACUGNA, Catherine Mowry. God For Us: The Trinity and Christian Life[M]. San Francisco: HarperCollins, 1991.

46. LAMM, Martin. Emanuel Swedenborg: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M]. Trans. Tomas Spiers and Anders Hallengren.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0.

47. LEGGE, Dominic. The Trinitarian Christology of St Thomas Aquina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48. LONERGAN, Bernard. The Ont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titution of Christ[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49. MCGRATH A E.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M]. Wiley-Blackwell, Second Edition.2012.

50.MCGUCKIN J A. St.Cyril of Alexandria: The Christological Controversy[M]. Leiden: Brill, 1994.

51. MOLTMANN J. Theology of Hope[M].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52. MOLTMANN J. Trinity and the Kingdom[M].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81.

53. NIELSEN L O.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Twelfth Century[M]. Leiden: Brill, 1982.

54. O'COLLINS G. Christology: A Biblical,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Study of Jesu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5. OWENS J. The Doctrine of Being in the Aristotelian Metaphysics[M]. 3rd ed.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1978.

56. PANNENBERG, Wolfhart. Jesus - God and Man[M]. Wilkins L L, Priebe D A, tran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8.

57.PANNENBERG, Wolfhart. Systematic Theology, Vol.1[M]. London: A&C Black, 2004.

58. PANNENBERG, Wolfhart. Systematic Theology, Vol.2[M]. London: A&C Black, 2004.

59. VAN DUSEN, W. The Presence of Other Worlds: The Psychological/Spiritual Findings of Emanuel Swedenborg[M]. West Chester, Pennsylvani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4.

60. PEACOCKE, Arthur. Theology for a Scientific Age: Being and Becoming-Natural, Divine and Human[M].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61. PROUDFOOT, Wayne. Religious Experienc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62. RAHNER, Karl. The Trinity[M]. Trans. Joseph Donceel. London: Burns & Oates, 1970.

63. ROSE, J. S. Swedenborg's Garden of Theology[M]. Bryn Athyn,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11.

64. SCHILLEBEECKX, Edward. Christ: The Experience of Jesus as Lord[M]. New York: Crossroad, 1980.

65. SMITH, Wilfred Cantwell. 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M].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62.

66. SUZUKI, D.T. Swedenborg Buddha of the North[M].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96.

67. TANNER, Norman P.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Vol. 1: Nicaea I to Lateran V[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

68. TORRELL, Jean-Pierre. Saint Thomas Aquinas: The Person and His Work[M]. 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6.

69. TRACY, David. Plurality and Ambiguity[M].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7.

70. VAN DUSEN, Wilson. The Presence of Other Worlds: The Psychological/Spiritual Findings of Emanuel Swedenborg[M]. New York: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74.

71. VON BALTHASAR, Hans Urs. The Glory of the Lord, vol. 1: Seeing the Form[M].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2.

72. WARD, Keith. Religion and Revelation[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73. WARREN, Samuel M. A Compendium of the Theological Writings of Emanuel Swedenborg[M].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9.

74. WEINANDY, Thomas F. Does God Suffer?[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0.

75. WEST, Cornel. Race Matters: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M]. Boston: Beacon Press, 2017.

76. WHITE, Thomas Joseph. The Incarnate Lord: A Thomistic Study in Christology[M].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5.

77. WORCESTER, John. Physiological Correspondences[M]. Boston: Massachusetts New Church Union, 1889.

78. YOUNG, Frances M. From Nicaea to Chalcedon: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M]. 2nd ed. London: SCM Press, 2010.

79. Friedemann Horn. Schelling and Swedenborg: Mysticism and German Idealism[M].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1997.

三、期刊论文

1. GORMAN, Michael. Christ as Composite According to Aquinas[J]. Traditio, 2000, 55: 143-157.

2. KIRVEN, Robert H. Swedenborg and Tillich on the Nature of Religion[J]. Studia Swedenborgiana, 1995, 9(2): 11-38.

3. LAWRENCE, James F. Swedenborg's Science: A Paradigm for Integration[J]. The New Philosophy, 1992, 95: 447-470.

4. OWENS, Joseph. The Accidental and Essential Character of Being in the Doctrine of St. Thomas Aquinas[J]. Mediaeval Studies, 1958, 20: 1-40.

5. TUCKER, Mary Evelyn. Religion and Ecology: Can the Climate Change?[J]. Daedalus, 2004, 130: 78-92.

四、文集论文

1. GRIER, Michelle. Swedenborg and Kant on Spiritual Intuition[A]//On the True Philosopher and the True Philosophy[C]. London: Swedenborg Society, 2002.

2. JOHNSON, Gregory. Swedenborg and Kant on True Philosophy[A]//On the True Philosopher and the True Philosophy[C]. London: Swedenborg Society, 2002.

3. JOHNSON, Gregory. Swedenborg and Schopenhauer[A]//On the True Philosopher[C]. London: Swedenborg Society, 2002.

4.Rahner K. Current Problems in Christology [A]// Rahner K.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1. Trans. Cornelius Ernst. Baltimore: Helicon Press, 1961: 149-200.

5.JOHNSON, Gregory.“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Swedenborg on the Development of Kant’s Mature Moral Philosophy”[A]//Kant on Swedenborg: Dreams of a Spirit-Seer and Other Writings[C]. West Chester, PA: Swedenborg Foundation, 2003, 78.

五、中文文献

中文著作

1. 亚他那修. 论道成肉身[M]. 刘小枫主编, 何光沪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 亚历山大·夸黑.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M]. 陈瑞麟、张乐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以马内利·瑞登堡（Emanuel Swedenborg）. 天堂的奥秘（第一卷） [M]. 周玉阳译. 东京：サカエ出版（Sakae Shuppan），2025.

4. 威廉·詹姆士. 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M]. 唐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中文期刊论文

1. 李珺平. 波德莱尔应和论与斯威登堡通灵术——兼及康德[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9, 30(05): 1-5.

2. 张鹏峰, 詹树魁. 论史威登堡神秘主义对布莱克诗学观的影响[J]. 文艺理论研究, 2021, 1(06): 202-210.

中文文集论文

1. 周伟驰. 史维登堡契合论与波德莱尔象征主义诗歌之关系[A]//基督教思想评论(总第二十一辑)[C].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11.